

辯正論序

穎川陳子良 撰

既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鈎深繫象或探賾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元洽於大千言未起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迹泯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元心即心非色為色無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非色為色故能色斯色矣騰馳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姜遜顯精微子長蘧室平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宵遊播遷江左近因流寓又虞襄州隋世入關從師請業玉遂荆岫皎潔之性彌彰桂徒幽林芬芳之風更遠法師應真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既善緣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道華郁郁間緝錦之文詞飄颻凌雲之氣班貢金玉未可司

○辯正論

年潘陸江海寧堪方駕至如莊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洞之文九府九仙之錄登真隱決之秘靈寶度命之儀吞若胸中說猶指掌加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開持比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疲辯中觀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於是四方華運如歸長者之園七貴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侍安遠才邁筆生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牆墜者也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竝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隱其旨誓恐入涅槃爰發大悲遂製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峯碧鷄之銳競馳黃馬之駿爭驚莫不崇隆柯摧雲銷霧卷狀鴻爐之焚纖羽猶炎景之鏤輕冰負勝之傳於斯可見雙歸慈定已破魔軍聊奮慧刀即降愚賊佛日於是重暉法雲由其廣被然法師所作詩賦皆頌碑諱章表大無教法及破邪論等二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論凡八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

辯正論卷第一 第三篇 既

極品藻之名理攸述多年仍未流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寢聞設霸而興陽春和寧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內外兼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諭弟子穎川陳子良近申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辟寶珠之賜物既悟四備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登所未聞聊為注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

辯正論卷第一

唐沙門釋法琳 撰

三教治道篇第一 上下

十代奉佛篇第二 上下

佛道先後篇第三 第五

釋李師資篇第四

十喻篇第五 第六

九歲篇第六

氣為道本篇第七

信毀交報篇第八 第七

品藻眾書篇第九

出道偽謬篇第十 第八

歷世相承篇第十一

歸心有地篇第十二

辯正論卷第一 第三篇 既

三教治道篇第一上

有上庠公子問於右學通人曰蓋聞
氣象變通莫過乎陰陽埏埴覆燹莫

過乎天地尋夫五運未形本元人物

命決於天地未分之時有太易有太初有太極

有太素有大極有五運也蓋象未形謂之太易

太易始萌謂之太初象形之謂之太始形變

故備五運太素實是謂之太極神變五氣

之名有五運也今時宜虛來有人物也 三才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既立乃叙尊卑 氣聖度太極太素太一

軒皇始公孫二十五日而主有初新日第二所

以土地三元一運萬月為及首月三十二人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有十千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土作貢疎山莫川般王伐罪予民有

亂解網剪髮拯溺救焚爰至赫赫隆

同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周濟濟多士開雕麟趾之德

如李老仙方意存羽化釋迦梵本期自涅槃縱體於太清之中遊神於常樂之境貴練形以不死求寂照於無生攝鵬鷁之寓言張過未之虛說何異鄒衍談天終歸眇莽虞丘辯夢徒駢華詞今大唐馭極聖皇垂拱尚賢尚齒貴德貴仁反正之化已弘還淳之風廣庠理須捨繁就簡去偽歸真愚謂佛道二派在政非急久欲聞奏請試論之不揆所疑敢陳未喻夫子多識前古深究學源獻替可否幸詳其要於是右學通人綬容峻坐良久而謂曰異乎吾所聞也論去觀天之象則見日月五星次度之分觀地之象則知百川四瀆所歸之虞觀古今之跡上形太極混元之前却觀將來未萌之事秋毫不疑乃曰智也子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說考周孔六書之訓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萌道德創其首瞿曇三藏之文慈悲為其本事跡乃異理數不殊皆盡美盡善可崇可慕也是以談衆妙以虛心開善權以及引吾往嘗見遠達先生頗

辯正論卷第一

第七張 既

亦聞之說通方論具叙三教兼陳九派先生適遠巖阿莫知氏諱客儀閑雅進退可觀言笑溫弘動止有則雖語有品藻而志無褒貶餅餌松木靡測其季棲寂煙霞孰詳其世至於三古李老煉若鏡中百氏技條明如掌內窮周孔之今典究佛道之弘規察其所懷在乎道通齊物觀其所尚歸乎平等性空先生燕默之餘顧謂偉曰世不達者多相是非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不是不非其所非而非其所不非此則是其所非而非彼所是矣夫論儒之教也意在居家理治長幼順序在上不驕為下不乱巨子盡其忠孝僕妾竭其歡心大則配天祀帝尊親享祖欲使天地昭察鬼神効靈災害不興禍亂不作小則就利乘時謹身節用施政闡門之內流恩僕隸之下咸奉其事各得其宜也道之教也言万物之所以生至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然而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叙道則為始為母談教則有微有妙是以元始拱默於

辯正論卷第一

第八張 既

全臺太上垂衣於紫殿遺二真以導俗命五老以披圖履幽而明抱一而貞寂魄乎大羅偃仰乎太清然後設无為之化行不言之教布黃庭紫府之文授金版銀繩之錄玄霜絳雪之妙玉液雲英之奇九雲明鏡之華八練神丹之彩足以還年却老足以羽駕長生遊閻死而忘歸沐咸池而不返乍披褐於閭閻或控鶴於蓬萊靜慮姑蘇之阿思微崆峒之上與天地而遐久共陰陽而晦明佛之教也大矣哉牢籠華藏出九重圓蓋之表照灼雲臺吞八維方質之外非色妙色流光混元之前分身化身列影太虛之始故以磅礴而造陰陽鍾錘以成天地大象之象含育於四象剛材之材通運於五材玉衡轉眇眇乎不測其機合璧懸茫茫乎孰計其化不暇不昧惟微惟彰統衆聖之靈府赴羣生之嘉會也於是出火宅而御三車入受河而揮八棹現希有事豈獨養羅樹國說不思議非但摩伽陀國種種方便一一慈悲破生死之樊籠濟涅

辯正論卷第一

第九張 既

照之彼岸莫不意珠騰曜智炬凝輝
總納百川濟東溟之在地網維万象
逾北極之居天寧與高下相傾偏星
交覓誠固推之於真際反之於玄源
玄源也者則境智俱亡真際也者則
權實斯泯大宣究竟之旨普運神通
之力尋其善巧謳和之致陶鈞負荷
之切造化无以方日用莫能擬足以
括囊四大超忽三景子當書紳以自
鏡也 公子曰美則美矣疑且疑焉
夫能往社稷者莫過懷忠養至親者莫
過奉孝經天地者莫過修文定禍亂
者莫過講武安上下者莫過弘禮移
風俗者莫過習樂此固皇王之要訓
亦治道之大方維摩竭慈悲之談厲
鄰垂道德之論未為濟世之急猶涉木
屑之詞非唯僕之末賓抑亦賢之同去
通人曰訥言敏行君子所稱无以己
之寡聞取況於典論子不聞曾侯之誠
手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事多事多患
若事親親主則以忠孝為初遠害全身
則以道德居始利生救苦則以慈悲
統源奉孝懷忠可以全家國行道立

德可以播身名興慈運悲可以濟羣
品濟羣品則恩均六趣播身名止榮
披一門全家國乃功包九合故忠孝
為訓俗之教道德為持身之術慈悲
蓋育物之行亦猶天有三光鼎有三
足各稱其德並著其功遵而奉之可
以致嘉祐也 公子曰前漢藝文志云
全身保國凡有九流一曰儒流謂順陰
陽陳教化述唐虞之政宗仲尼之道
也二曰道流謂守弱自卑陳堯舜捐
讓之德明南面為政之術奉易之謙
謙也三曰陰陽流謂順天歷象敬授
民時也四曰法流謂明賞罰法以助
禮制也五曰名流謂正名列位言順
事成也六曰墨流謂清廟宗祀養老
施惠也七曰縱橫流謂受命使乎專
對權事也八曰雜流謂兼偏墨之銓
舍名法之訓知國大體事无不貫也
九曰農流謂勸勵耕耒備陳食貨也
遵其道可以安庶品行其事可以利
國家為政備矣於民足矣縱先生通
方之說右學盡善之詞恐類風牛不
相及也通人曰觀一可以知百觀此

足以明彼但佛教沖曠名義弘多檢
而言之具有玄錄今為吾子略舉大
猷自祥雨散空瑞蓮現海半滿之門
洞豁空有之榮蕪揚賦賦有迴情入
法之暮靈山有攝束歸本之訓在用
如水分千月為體若鏡鑒万示斬葦
舍識共陰慈雲塵沙佛土咸霑甘露
及收光白氎暫影提河於是乎五百
應供攝為扇而聞持八万修多拂龍
牀而器瀉珠函寶印既溢王宮貝葉
梵文還盈海藏昇堂万計竟沐身田
負牆百億爭開心樹爰至摩騰入洛
僧會遊吳遠流法鼓之音俱傳慧風
之葉以類相聚亦有九流顯其嘉名
稱為九錄一曰真詮二曰權旨三曰戒
品四曰禪門五曰呪術六曰論部七
曰注解八曰章疏九曰傳記言真詮
者蓋方等之中心諸佛之要觀也事
无不統理无不窮其言巧妙其義深
遠包十仙之與行惣八載之玄文緣
覺涉求迷同汎海聲聞在聽悅若聞
天此華嚴之引致也裂見網之宏宗
破邪軍之要術珠清濁水藥現深藏

迷乳之色既分迴天之醉俄醒樂民
剋滿常果仍圓斯涅槃之極旨也三
獸混迹一乘摠轡衣珠已現鷲寶仍
傳十无上之冲規四安樂之妙行鑒
多寶之所為悟長者之本心通法華
之會歸也布此十如冥茲四絕即色
非色離名無名招招乎流六度之舟
涌涌焉登三空之岸謂般若之玄鋒
也理之包舉在此四焉

權旨者世雄方便之教也誘五濁之
衆逗三乘之機接疲侶而置化城引
窮子而持糞器如來歿後迦葉集經
所謂四種阿含八部辟喻本生本事
之旨貫華散華之談王宗之所分判
安散之所編錄為緣散說部表彌多
言戒品者代佛之為師訓僧之令軌
也亦出必由戶齋剋待舟蓋万善之
梯基五乘之脚足也或約時約處隨
事隨根致有七聚別名五篇殊旨開
遮之說既異輕重之相靡同天竺流
行乃分五部中華傳習今有四焉迦
葉創其綱維崛多分其條貫教訓正
俗既非礼不成滅惡生善亦非戒不

辯正論卷第一

第三十三

剋佛在佳持爰因憐梵滅後傳授實
啓波離寔三葉之司辰乃六根之抑
史也言禪門者三學修心之紀也能
為得聖之因窠稱盡漏之要是以聲
聞繫想則水淨心池菩薩重修則華
開意樹禪能發慧佛有誠言四等六
通憩禪林而始就八除十入依定窟
而方成智度論云以禪定力服智慧
藥得神通已還化衆生况復置世界
於一毛凝海水為五味故曰緣法察境
唯寂乃照其斯之謂歟言呪術者衆
生滅罪之訓毒害消伏之方挫撓摧
兇救危起死如禪提逐鬼若先居勅神
六字之除灾七佛之護命及常合道
因物成務濟世之術孰若是乎言論
部者摧邪立正釋滯開瞶之義府也
良以代移正像人變流淳直路難登
邪途易入致令雪山採藥爭取毒草
深水求珠竟持瓦礫故有通法聲聞
傳燈菩薩折彼邪論申此正經觀觀
既剪五翳所以去亡雲霧廓清三光
於焉遂朗古錄序云至聖繩墨曰經
弟子述經曰論論者如立明之作傳

辯正論卷第一

第十四

也呵梨曰經若有論義則易解旃延
以深了實諦創軋度之文諸聖以富
洽名理繼婆沙之說次則成實毗曇
類精密者而詳之蓋小乘之英華也
至於建無畏幢馬鳴標其稱首然正
法炬龍樹統其基源百論破外以簡
邪中觀祛內之偏執十二玄門之精
詣摩訶衍義之宏深並大教之棟幹
也言注解者就六現義述而不作之
儔也並立像以取形即事而出理若
生聲之注淨名支陸之訓般若屬詞
灑落挽意標奇昔仲尼既歿寄微言
於荀孟大覺已逝傳法印於通人高
山仰止實開膠滯者也言章疏者舉
綱提經拾遺補闕通一部之文義亦
所以脩遺忘也大法初度未遑解釋
衛安帛遠創啓玄章自斯厥後覽焉
談柄至於憑敷大品受亮涅槃集鏡
毗曇靜琳成實何但詞省意深固亦
義周文愜猶丹青之寫狀若水鏡之
圖形也並懸諸日月足稱譚俎矣言
傳記者釋門記事之書也如班馬述
作陳范修文王隱之序晉儀素宏之

辯正論卷第一

第十五

著漢紀斯並治民小術動碩學之奇才忠孝片善攝史目之芳翰况三達易隱八戒難思卓朗擅其嘉智法開播其清辯帛祖既方諸秘阮支遁亦疋彼王何高逸隱節之文遜世遊方之錄十科導世之士五部利物之賢美德形容簡素斯在矣尋法王垂軌為息苦輪既病有万殊故樂非一准致使勝盈天府偈積龍宮香為八億負初分而莫勝羅漢五千閑散華而靡遍况乎數塵寶軸墨點玄言十地觀而未詳八恒觀而不測豈儒道名法之類能擬議其性海之門乎

公子曰古哲云文繁者失其要理寔者喪其實今見之矣縱釋氏銓旨禪戒之談呪術傳記之典自是一家勸已之譽未為五常經國之訓猶方孔圓枘雖美於形而闕於事矣且書有五常之教謂仁義禮智信也懲傷不殺曰仁防害不嫚曰義持心禁酒曰禮清察不盜曰智非法不言曰信此五德者不可造次而虧不可須臾而廢王者履之以治國君子奉之以立

辯正論卷第一 第六張 既

身用無暫替故去常也夫子向序佛教言緩而義近非不愕然太為濶落矣五常也者在天為五緯在地為五嶽在處為五方在人為五藏存物為五行廣而言之無所不統仰觀俯察其能有加焉於是通人听雨而笑沉吟久之徐而諭曰世云千金易傾一言難吐徒費指掌恐子夜遊不免失言強復論其大較索沈氏均聖論云炎昊之初純炁之始人未粒食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聖德慈愍恩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棄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盛人改火變腥為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也也君子曰沈侯學綜玄儒理兼孔釋匪斯人子奚有斯論乎所以兩者太是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偏童菩薩先遊故土推行漸化慈濟五濁宣布五常而吾子未訪所聞今粗為陳其本何者佛初成道近接下凡爰開小教因尸利而說三歸因末伽而說五戒為迦王而說十善為長者而說六齋此四者何耶三歸勸其捨邪五戒防其行惡十善

辯正論卷第一 第七張 既

使其指貴六齋令其得樂釋名云歸向也戒止也善嘉也齋肅也言三歸者教其歸向三尊防止五欲備延嘉貺肅敬容儀則冥祇欣萃微慶允洽者矣一日不殺二謂不盜三不邪嫚四不妄語五不飲酒為五戒也戒者禁也勒也勒身口如馬著轡禁情欲如猴帶鐐智度論云大惡病中戒為良藥大恐怖中戒為守護死闇冥中戒為明燈三惡道中戒為橋梁生死海中戒為大船也夫不殺者如負天踏地之屬圓首方足之儔水陸山空胎卵濕化語其種類凡有四生一一生中皆有八万四千形狀不等然而人畜乃殊貴賤云別至於顯顯怖死汲汲貪生避苦以樂其身求安以養其命此情一種斯理万均何有枉害忠貞濫誅淳善所以良士殲其神被駭趙同死大厲搏膚亡阜積惡規之悲秦婉肆无辜之酷垂舟之歌已作黃鳥之詠徒哀次則列國瀟川從禽夢澤張羅亘野布網連山火逐嶺以高伍煙隨草而疎密奔電之鷹爭舉追風

辯正論卷第一 第八張 既

之馬竟前獲觀箭以虎驚厲看弓而
迫墜洞霄遠脰之痛解胆陷腦之酸
奚獨喪蟬池空遂使士狙林盡加以
垂絲曲渚下釣深潭獲朱鯉於河滿
收紫鱗於井谷斯等並稟五常俱合
四氣同霑佛性共有神明何忍陳此
肉山樹茲炮烙松鱗羽之命盡荏荼
之群腫漆指之龜羔如朱之鬻供何
曾之威饌脩婁護之珍著美彼心肝
充其口腹歎他燕爾樂我嘉賓慶七
德之光榮悅九仞之繁會寔乃傷大
慈之本意故至聖以禁焉所以飼魚
長者睡感天花見金元明經救殲沙彌冥延
促算見賢傳爰致金剛之體終為長壽之
因護法曰得金剛體不致果報此則永斷宿
熾其德一也言不盜者盜跖之行舉世
不容梁上之頑是人皆患囊裝無子
遺之貨眩篋有絕本之貧遂使布被
莫充葛袍奚擬長者慙寄口之累精
民著屠販之勞豈止犯菜偷魚竊茶
私棄煎以盜僧歸物用常住財思求
多求以利生利曾無媿色都不介懷
何獨帶累見前信亦殃咎後世

辯正論卷第一 第二十七

諸養生之要以節欲為第一 大聖之慈制戒過之
其德二也言不邪媚者敗德滅身媚
辜為甚所以妹妃亡夏姐后喪邦褒
姒之仆隆周嬖媚之傾皇晉神仙遭
騎頭之辱天廟致焚軀之災故稱衆
罪之根是日擇殃之本近乎枕世遠
障苦提斷而不行其德三也言不飲
者酒為亂本亦稱狂藥過興三毒之
僞僞造六根之疊標露形體咆嘯言
聲貴賤悉欺親疎等罵既恃既抗或
老或歌親王半飲而衰朝楚子虎酣
以敗德成都繁累月之醉中山因千
日之眠體頹頹其如近心昏昏其似夜
三十五失過患並生見智度論八万四千
塵勞俱起現在遮智慧之業將來獲
愚癡之報此罪最深故佛不許飲能
奉戒獲福無窮其德四也言不妄者
口是禍媒舌稱閻本能為伐身之斧
厥号衆惡之門刀劍起咽喉之間繩
索居屑齒之際語寒風足使翠柯零
葉談芳節能令橋木舒華褒貶由其
一言生死出其三寸友于日之以水火
室家為此而乖離大害則滅族傾邦

辯正論卷第一 第二十八

小僇則危身故命招未來之重報結
現在之深怨實四過之根株乃十惡
之林藪釋典述如皋之誠周廟書銅
人之銘福元以加其德五也
公子喜而對曰鄙聞海無異鹹湯无
異熱仁者所談殺盜等戒亦猶先王
仁義之教也終是眼目之異号頭首
之別名耳將知殊途同歸百慮一致
斯之謂矣五教已足何煩五戒
通人曰五教之職禁其現非五戒之
募防其來過五教事彰為罪言報盜
一刑經乃遠其三報謂現報生息一刑
免一時之現罪遠三報斷三世之來
殃亦如六宗七福之儀三寶四郊之
禮時月朔望之奠吉凶慶弔之蕃禮
王制云庶人薦蕪以卯薦麥以魚薦
黍以豚薦稻以鴈諸侯用牛大夫用
羊士用犬豕祭天地以醴栗饗宗廟
角握皆謂有故而私殺也是以修其
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教謂
禮義政謂刑禁縱禮見其生不忍其
死聞其聲不取其肉抑亦漸斷之談

辯正論卷第一 第二十九

未為極慈之訓原夫釋氏之教也勸之以善化之以仁行不殺以止殺斷其殺業以斷殺故而民畏罪王者為政問之以獄齊之以刑將殺以止煞不斷煞業以不斷故而民弗禁智度論云殺有十罪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眾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眾生惡之如見毒蛇五者賄賂心怖覺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九者身壞命終在泥犁中十者若出為人常當貧窮短命矣

夫懼十罪於將來而殺自止制五刑於現在而過不懲書防曰下立驗目前此之謂也法句經云殺生求生去生道遠提謂經云不殺曰仁仁主肝木之位春陽之時万物盡生正月二月少陽用事養育羣品好生惡殺殺者無仁不邪日義義主肺金之位七月八月少陰用事外防嫉妬危身之害內存性命竭精之患禁私不嫖嫖者無義不飲酒日禮禮主心火之位

辯正論卷第一 第三十二條 說

四月五月太陽用事天下太熱万物發狂飲酒致醉心亦發狂口為妄語亂道之本身致危亡不盡天命故禁以酒酒者無禮不盜日智智主腎水之位十月十一月太陰用事万物收藏盜者不順天以得物藏之故禁以盜盜者無智不妄日信信主脾土之位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中央用事制御四城惡口傷人禍在口中言出則殃至氣發則形傷危身速命故禁以舌舌者無信辭喻經云安持淨戒馬巧捉堅嚮勒身被精進鎧乃脫魔王賊百句辟喻經云五根之禍劇於毒龍過於醉鳥五根納受如海吞派如火得薪未嘗厭足五根如箭意想如弓思念如矢以五戒仗守護六根如視巡馬天地本起經云劫初之時人食地肥有一衆生頻取五日之食因制盜戒以禁之也以食地肥而生貪欲因制嫖戒以嫖欲故共相欺棄因制煞戒以求欲故妄語諂曲因制不妄語戒以飲酒故昏亂行非因制酒戒計五戒之興其來已久萌於天地

辯正論卷第一 第三十二條 說

之始形於万物之先細入無間大彌八極衆生之父人道之根包括三才牢籠三世含有羣有統御陰陽者也四天王經云一戒有五善神若有歸向三寶守齋持戒四王上啓天帝天帝令二十五神營衛門戶臨其命終往生天上於是曳七寶之妙衣羅百味之香食明珠類月美女如雲花合花開既無終始目迎目送自有周旋魔化比丘經云五戒人根十善天種云言持五戒當得人身修行十善必獲天報十善者所謂身三口四意業三種合為十也智度論云無放口之四害元恣身之三患發菩提心經云以此十戒防身口意持身戒者永斷一切殺盜嫖行不斷物命不侵他財不犯外色又亦不為殺等因緣及其方便不以杖木瓦石傷害衆生若物屬他他所受用一草一葉不與不取又亦未曾攀睽細色於四威儀恭謹詳審是名身戒持口戒者斷除一切妄言兩舌惡口綺語離間和合誹謗毀此文飾言詞及造方便惱觸於人

辯正論卷第一 第三十四條 說

言必至誠柔款忠信言常饒益教化
修善是名口戒持心戒者除滅貪欲
瞋恚邪見常修軟心不作過罪信是
罪業得惡果報思惟力故不造眾惡
於輕罪中生極重想設誤作者恐怖
思悔知恩報恩心元慳慳樂作福德
常以化他恒生慈悲憐愍一切是名
心戒持十善戒死得生天受上妙樂
是以披五色之雲衣曳三銖之綺服
質多樹下妙勝堂中隨天眾而優遊
步香園而容與坐間一劫瞬頃千年
光華麗日月之輝芬郁美旃檀之氣
育玉經云王令國中人民悉行十善
持五戒月六齋年三長齋牛馬犬猪
一切皆齋云云淨土經云當持九齋所
謂歲三月六九齋應九神除九惱滅
九惡愈九病三齋出三界求三道制
三派斷三苦治三毒塞三途應三尊
六齋制六情禁六賊止六裏得六和
起六行成六德辟喻經云天主帝釋
勅四天王以六齋日案行天下伺求
人間所造善惡見大國王以十善四
等治化天下天主歡喜即賜人王金

辯正論卷第一

論二十五張 既

輪千福雕文刻鏤眾寶琉璃光明洞
達絕日月光金銀銅鐵凡四輪寶空
中自下八斛明珠光欲如日能除熱
氣在王宮中復有女寶徒室而降純
肉无骨具滿女安腹圓不現耳軟而垂
容態閑美六十四瘦腰毛青綴髮澤
不乱能知王心應時供奉奇異七寶
水中涌出寶馬八万白為六牙四大
天王捉七寶瓶香湯灌頂持天寶冠
為王者之王若行時七寶導前四兵
從後云云又育王經云育王夫人寶璽二
具珠衣千領雖處王妃受天服御云云
所謂珠光列後玉女羅前風生霧縠
之裙香起雲羅之袖大論云奉戒持
齋見得五利刀不能傷毒不能害火
不能燒水不能浸於一切瞋恚怒害
惡眾生中見者歡喜辟喻經云一日
持齋有六十万歲獲得五種福少病
身安少婦少睡生天淨土經云八王
者謂八節日也言天王所奏文書一歲
八出故稱八王此日取急言歲終事
畢考課結定上言天帝三十二日四
鎮司命司錄閻羅所司神明觀察疏

辯正論卷第一

論二十五張 既

記罪福不問尊卑一月六奏六齋日
是一歲三覆即三長齋月也今人左
右肩上有左右契左神男右神女男
神踰善女神踰惡先前一日夜半上
天校定罪福各自求功爭了罪福毛
髮不差如來大悲為拔彼苦勸修齋
戒令其得樂余今明以語子子當回
也無違勿為下士自取笑也宋典云
文帝以元嘉中問何侍中曰范泰謝
靈運云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
則以佛經為指南文帝又云如其率
主之演皆純此化吾坐致太平矣尚
之對曰目聞自渡江已來王導周顒
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
却超王謐等或号絕倫或稱獨步略
數十人靡非時俊清信之士無乏於
時竊謂釋氏之化无所不可何者夫
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
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
傳此風訓已遍寓內編戶千万則仁
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
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万刑息
於國陛下所謂坐致太平也凡人一日
受八戒則

辯正論卷第一

論二十五張 既

◇高麗大藏經◇

一日不無生而一日无咎罪一日不偷盜則二親元盜罪一日收三實則一為每人一日事二親元盜罪一日收三實則一為每人一日不失信一日不爲等子一日不妄謂則一日不失信一日不獨語則一日不失獲一日不兩舌則一日兄弟睦一月不至罵則一月室家和睦一身一日苟獲此功兒一月至五月一年至十年自作教地與神相續提一人以至百人徙一鄉以至百鄉小善則閭閻士女大善則鄉比五公扶而告之以足以立身補化虛而修實者以此立身无身不立以此立國无國不立乃得聖之達聞豈輔治之洪範也

子曰周孔設教必導之以德齊之以刑故有五刑之屬三千之罪犯猶罕遵法度多陷刑網若依佛語護戒捨刑則日長奸盜若存公用罰又偏負大慈進退兩楹幸聞厥中

通人曰趙書云石虎嘗問國師佛圖澄
曰佛法既不許煞罰今為天下之主非
刑煞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煞生雖
復事佛詐獲福耶澄荅曰帝王事佛
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暴虐
不害元辜至於凶惡無賴非化所遷
不能改惡且有罪不得不煞有惡不得
不刑但當煞可煞刑可刑耳若暴虐
恣意煞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无解
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
教永隆帝祚方遠石雖不能盡行而
為益不少宋典云文帝之世外因沙
門求鄒跋摩導化之聲播於遐邇以

第三卷第一 第二十八張 賦

宋元嘉八年至于建鄴文帝問慈
勲又曰言曰弟子常欲持戒不煞以
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不遠万里來
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對曰夫道
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
與定夫所修各異定夫身賤名劣言
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為用帝
王以四海為家万民為子出一嘉言
則士女以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
刑不戾命倭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
寒暖應節百穀滋繁衆庶繁茂如此
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煞德以衆矣
寧在闕半日之食全一命之命然後方
為弘濟耶帝大喜焉嘗試論之可為
永鑒必能存至治之本者當坐朝問
道奉法無親虎猛相資咸惠兼舉弘
通三寶憐愍四生則百姓畏而愛之
九有不嚴斯治周官無以陳其薄効
洪範不足以比其玄功 公子問曰奉
佛能有益者何故三方雲繞四海鼎
沸行道轉經而無福耶
通人對曰趙書云晉軍出臨淮泗人
情危懼莫和所之石虎驥曰吾之奉

第一、第二

佛供僧而更致於一殺佛無神也證明
 世爲大南王三刺賓寺常供大衆會
 中有六千羅漢吾此微軀亦預斯會
 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
 受鷄身後甯晉地今得爲王豈非福
 耶壇場軍殺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
 寶夜興盡念千虎乃悟而颺焉仁王
 經云佛告波斯匿王一切國土安立万
 姓快樂皆由般若波羅蜜是故付囑
 諸國王不付囑四部衆何以故无王
 力故此閭浮提有十六大國五百中
 國十千小國其國土中有七種難一
 切國王爲是難故講讀般若七難即
 減七福即生万姓安樂帝王歡喜云
 何爲七難一者日月失度時節反逆
 或赤日出黑日出二三四五日出或
 日蝕无光或日輪一重二三四五重
 輪現當變恠時讀誦此經二者二十
 八宿失度金星彗星輪星鬼星火星
 水星刀星風星南斗北斗五鎮大星
 一切國主星三公星百官星如是星
 等各各變現亦讀此經三者大火燒

論卷第一

$$x = 2.5 + 1.17i$$

國万姓燒盡或鬼火龍火天火山火
人火木火賊火變恠亦讀此經四者
大水漂沒百姓時節及逆冬雨雪
冬時雷電霹靂六月雨水霜雹雨赤
水黑水青水雨水山石雨沙礫石江
河逆流浮山流石如是變時亦讀此
經五者大風吹煞万姓國土山河樹
木一時滅沒非時大風黑風赤風青
風天風地風火風如是變時亦讀此
經六者天地國土亢陽炎火洞然万
草亢旱五穀不登土地赫然万姓滅
盡如是變時亦讀此經七者四方賊
來侵國內外賊起火賊水賊風賊鬼
賊百姓荒乱刀兵劫起如是恠時亦
讀此經是名七難穰七難法當作九
色幡長九丈九色華高二丈千枝燈
高五丈九玉巾作七寶案七寶高座
置經案上於七寶帳中其國王等燒
香散華日日供養如事父母如事帝
釋若未來世國王護持三寶者我
使五大力菩薩往護其國一名金剛
吼菩薩手持千寶相輪二名龍王吼
菩薩手持金輪燈三名无畏十力吼

辯正論卷第一

第三十段 說

辯正論

菩薩手持金剛杵四名雷電吼菩薩
手持千寶羅網五名無量力吼菩薩
手持五千鈎輪并五千大神王等往
護彼國作大利益當立其形像而供
養之姑夫水積浮船風積運鳥護國
土者須憑五力天龍鬼神人非唯世榮
獨恃六軍五力必竭顯同心故從安
隱六軍或表裏殊計便致危亡所以
降伏修羅遠因航若招延豐樂近寄
寶宴但能依王論正論以字民仁主等經
奉日截月截而寧國務興七善增長三
氣則有五千大將各振鈎輪四大夜
又俱領神眾敬順佛語守護人王大業
截分七佛以廣三國之付囑首領等天
之職羅夜及大須摩羅龍王雙目大天女
等皆所管為三領神眾共護國土所有諸
諸難如龍吉加帝神文戰戰兢兢非時風
雨水旱蟲蛇等今此惠令我法眼得久住故
三寶種不斷現故三樣精氣得增長故云
則无不果也星辰深景而正行日月重
光以合度陰陽和而无變雨水決以
應時有感斯通无靈不契至如業福
過現福說重輕但非定報皆可攘也
終不徒然枉為功德

辯正論卷第一

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一

第三十段 說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辯正論卷第二

唐沙門釋

法琳

撰

三教治道篇第二下

公子問曰竊覽道門齋法略有二等
一者極道二者濟度極道者洞神經
云心齋坐忘至極道矣濟度者依
經有三錄七品三錄者一日金錄上
消天灾保鎮帝王正理分度大平
天下二日玉錄救度地民改惡從善
悔過謝罪求恩請福三日黃錄拔
度九玄七祖超出五苦八難救幽夜
求歎之規濟地獄長悲之罪七品
者一者洞神齋求仙保國之法二者
自然齋學真修身之道三者上清齋
入聖昇虛之妙四者指教齋救疾攘
灾之急五者塗炭齋悔過請命之要
六者明真齋拔幽夜之識七者三元
齋謝三官之罪此等諸齋或一日一
夜三日三夜七日七夜具如儀典其
外又六齋十直甲子庚申本命等齋
通用自然齋法坐忘一道獨超生死
之源濟度十齋同離哀憂之本始末

研尋其功甚大其間威儀軌式堂宇壇場法象玄虛備諸指則衣冠容止濟濟鏘鏘朝揖敬拜儼然齋肅旋行唱贊真氣自然燒香散花神儀齋在身心俱致感應必臻賓主同諧自符景福明真儀云安一長燈上安九火置中央以照九幽長夜之存正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夜中安一長燈令高九尺於一燈上燃九燈火上照九玄其佛家婆羅藥師度星方廣等齋威儀軌則本无法象世人並見何所表明

通人謂曰余結駭從師早經庠塾備觀百氏躬習三玄爰自開闢迄于漢魏不聞王者奉道為國家建三錄之齋據天災行七品之法若言其法早行世者昔洪水滔天四民昏墊炎威鑠石六合洞然當今之時豈所不以道齋往救眼看狼狽若是者乎若救而得者其文昌輝美武發疾瘵復應是齋力所致乎如其救不得者豈復不是道齋虛妄乎余嘗歷觀道經備

詳其要見玄中經云道士受戒及符錄皆置五岳位設酒脯再拜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寔祠杜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先亡及受治錄兵符杜契皆言將軍吏兵之事又見上元金錄簡文威儀自然經云上元惣真中元惣仙下元惣神常清朝向本命迴心札三十三天者搖頭以兩手指天鳳翔各九迴手摩額案兩肩後拭兩目案鼻兩邊上下兩乳各七過受錄用上金五兩素縹五兩食米五升薪五束或用金人金錄金龍金魚銀人銀錄銀筒銀槓等莫不廣陳金玉多費繒綵但肆貪求之術未聞出要之方何者竊尋道士陸修靜妄加穿鑿制此齋儀意欲王者遵奉其法為梁武啓運道化不行何以知之案梁武先世事道潛龍之日親奉老子至天監三年既得自在四月八日出勅捨道修靜不勝憤恨於是遂與門徒及邊境亡命叛入高齊又傾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文宣帝令曇顯法師挫其鋒銳修靜神氣頓盡詰告

不言其徒今日並皆捨邪歸正求哀出家未發心者勅令潦刺具如別傳所載時有偏執儒生厭姓劉氏自稱漢末黃巾之裔近承脩靜左道之餘聞通人出脩靜板梁所由叙入膏拔祿之狀乃勃然作色攘臂而起勸聲言曰夫子大人言何容易可不聞乎這次於是則顛沛於是尋三錄七品並出靈寶自然洞神等教獨起生死之源同離憂苦之本傳之在昔行者登仙是以入道之士冠冕服章佩符帶印操持簡錄接奉仙庭扇古道而佐明時俗無為而崇上德進則動輿輪而登金闕轉飛蓋而遊玉京退則開小善而救三塗運大慈而濟六道此其狀也

通人謂曰夫言尚浮華語非實錄猶壯雞靡司晨之用陶大无守夜之功何者檢諸古史遼聽先儒不聞靈寶之名未記天尊之說討其根起皆是張陵偽經之所傳也其末學道士管見儒派不測所之奉以為實亦未詳道士之号從何而來若能聞已懃行

款冬之花朱肥鑠石不能磨驚丘之木舉烟漢人輝於日月之間非智也擁敵甌於鴻鍾之側非慮也子所引文今當立驗何者禮云太上貴德鄭注謂古之王者老子云太上下知集注云太古之世知上有君而不目事即三皇時也天尊之号出自佛經陛下之名肇於秦始其公卿大夫及尤士曹局並用周官秦漢之制而敗頭搜尾以偽為真所叙三皇並引帝系譜等其三界品次諸天重數並依傍佛經假立名字而增減出沒似異而同若上古已來實有斯法庖犧著易未見叙之往代皇王不聞奉事周秦已後漸出訛言莊子天運篇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有道乃南從清沛見老聃曰使道可獻人莫不獻其君矣幸子思之無多言也而去三界之外別有京闕都城者有識之徒咸所嗤嗤笑道論中備詳其偽矣莊子云王台廢疾之人庚桑抱患之士不行章醺未出符書身著時俗之衣口授先王之典弗為道士靡戴黃巾輒

引將來欲何所表縱夏禹開鍾山之藏不道天尊漢文詣河上之遊絕無蹤迹案潘岳閑中記嵇康皇甫謐高士傳班固漢史文帝傳及訪父老等无河上公結草為庵現神變屢事並虛謬焉可憑乎又言道稱教者凡立教之法先須有主道家既无的主云何得稱道教以三事故道家不得別稱教也一者就周孔對談周孔二人直是傳教人不得自稱教主何以故教是三皇五帝之教教主即是三皇五帝二者案前漢藝文志討論今古墳典惣判凡有九派一儒派二道派道無別教惣在九派之內據此而言无別立教何以故无教主故若言以老子為教主者老子非是帝王若為得稱教主若言別有天尊為道教教主者案五經正典三皇已來周公孔子等不去別有天尊住在天上垂教布化為道家主並是三張以下偽經妄說天尊上為道主既其无主何得稱教三者姚道安作二教論唯立儒教佛教不立道教何以故儒者用三皇五帝為教主尚書云三

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用墳典之教以化天下毛詩云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墳典是教帝皇為主儒得稱教佛是法王所說十二部經布化天下有教有主也然佛是出世人經是出世教故得稱教主三皇五帝是世主三墳五典是世教先以世教化後以出世教化事盡於此攝法既周為緣亦了何須別有道教又毛詩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子有風能化天下故得稱教道非天子不得有風既其无風云何布化無風可化不得別稱教也據此而言但有二教縱稱有道制入儒流又老子是俗人未斷煩惱有所言說但序三皇之教化河上公云大道之世無為養神无事安民謂无所施為无所造作日出而起日入而止名為大道无別天尊住於天上此謂道是道理淨和之氣亦无形相也又葛仙公云吾師姓波蘭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亦不云天尊是我師也

其證非一如太上玄妙經云道曰自然者道之真也元為者道之極也虛无者德之尊也不規不聽而抱其玄無心无意若未生根精聚化為其身又昇玄內教經云太極真人問大道以何為身生在何許名之為道通言夫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无生先於无先又靈寶自然經訣云太上玄一真人曰太上无極大道无至上至真玄居虚无無形自然極虚无之上上无復天下無復地故曰无至上至真大道雖虚无而能生一為万物之本也

通人問曰道能生一誰復生道若道无從生亦道不生一若道不從他生一亦不從道生若道自生一亦自生一既不能自生道亦不能自生若道自生道亦道自法道何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道不自法而法自然亦可道不自生從自然生若道不從自然生亦一不從道生又一不及道從道生亦可道不及自然從自然生一從道生道得稱大道從自然生亦可自然稱大道不

辯正論卷第二 第十二條 阮

得稱大若不稱大應云小道若道壁自然即道法自然自然即為道本既道本於自然即自然是常道不得是常今道既稱常自然亦常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亦應法道若自然為本道不得為本自然為常道不得為常若兩箇俱是常亦兩箇俱相法如其一法一不法亦一常一不常若言俱常即俱自然既有自然不自然亦有常有无常若自然為本道為迹本迹俱稱常亦可道為本天為迹天道俱无常今以道本對天迹道常天元常亦可自然對道迹道无常而自然常若道即自然亦天即是道若天體非道體即一常一無常今亦可道體即自然體同體亦同常今道法自然云何得同體既道法然不法還是然常道無常若有常異无常可得無常非有常元无常異常何得今常異无常由無常有常有常故无常常法尚无有何得有無常若離常有無常因餘常有常亦離常無有常是故知无常常法既無有云何有無常道若稱常便為

辯正論卷第二 第十二條 阮

諸見之首如其稱大復被域中所拘為鼠二端何以自出假令有道因藥成仙耳故索宏後漢紀郊祀志云道家者派出於老子以清虚淡泊為主妬善疾惡為教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畜妻子用符書其修行不已得至神仙也

通人曰尋老君居世未捨俗塵儀貌服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宇不領門徒屢柱下之微官隱龍德而養性和其光而避外患同其事以攝內生愚者見之謂之愚智者見之謂之智非魯司殺莫能識也今之道士不遵其法反同張禹湯行章句苟求閭屋冀得養身棄五千之妙門行三張之穢術如茅山道士陶隱居撰衆醮儀凡十卷從天地山川星辰岳瀆及安宅謝墓呼召魂神所營醮法備列珍奇廣班饗錄多用基魚鹿脯黃白蜜料清酒雜果塩豉油米等先奏章請喚將軍吏兵道士等皆執手版向神稱目叩頭拜求恩乞福與俗並同既非出家具造邪業然紫微太微少微等

辯正論卷第二 第十三條 阮

謂天皇三官案古來先儒云天皇大帝者是紫微尊神一名曜魄寶即中央天也謂之北辰在鈞陳之內為天主衆星所尊左有天一神右有太一神為左右將如今左右丞相也主丞事天皇人命所屬尊中之尊依尚書周札國家自有祭法皆天子親所敬事孝經去周公以至孝之心乃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后稷以配天天謂五方天帝謂昊天上帝以祖父配祭於明堂及國丘南郊等本非道家之神亦非道士所行之法云何今日乃用道士醮祭大乖礼教深恐天神不饗非礼從漢末張陵以鬼道行化遂有道士祭醮爰及梁陳盛行於世盛法易染習俗生常天下偽盪莫過於此依周礼及郊特牲等國家祭天自有儀式醮者祭中一名盡爵曰醮三史九派亦無道士為國據災奏章行醮也昔武王病薦周公請命置壇設祭祈禱上天不云告請道神徵嗟道士若道神在天上衆聖所尊壽夭吉凶由其決斷周公行祭

辯正論卷第二 第十四張 既

敢不先之。三增
云金鑄銀五文。明公此
言。多神靈。事神者。三下。後李。鬼神。若
不親近。大寶命。則。內。金。鑄。之。道。王
皇。曰。乃。神。者。通。神。人。也。其。道。同。一。若。言
是。故。不。書。何。下。載。孔子。云。役罪於天。不
有。者。書。何。下。載。孔子。云。役罪於天。不
去。役罪。於。道。案。五千。文。解。節。中。經。序
云。令。喜。辟。穀。斷。米。為。第。三。日。一。食。用
上。金。錢。九。千。啜。白。馬。血。君。子。曰。老。既
慈。仁。不。應。煞。馬。為。誓。道。稱。无。欲。何。乃
貪。金。說。經。其。一。曰。涖。涖。府。解。道。可。道
名。可。名。萬。物。母。有。欲。微。无。欲。妙。同。出
而。異。名。衆。妙。之。門。淵。方。似。萬。物。之。宗
其。六。曰。人。之。府。解。谷。神。玄。牝。天。地。根
繇。繇。若。存。等。道。者。謂。涖。涖。君。名。者。謂
脾。母。者。謂。丹。曰。涖。涖。者。天。德。也。其。神
所。治。在。人。頭。中。歲。五。來。下。下。至。丹。曰
老。謂。尹。曰。脾。者。中。黃。一。也。黃。氣。徘徊
治。於。中。宮。黃。神。長。一。尺。戴。日。履。月。名
曰。金。騰。主。常。飲。甘。露。食。靡。睡。之。脯。其
神。太。白。主。之。於。日。月。五。光。覆。之。太。一
封。之。青。龍。翼。之。朱。雀。時。之中。有。神。一
不可。不。思。又。丹。田。者。玄。牝。也。却。着。脊
胎。治。下。丸。中有。神。氣。名。小。童。子。行。一
來。下。至。丹。田。灌。鼻。上。去。入。涖。涖。其。妙。

第三卷 第二 第十二號

謂虛無其微謂丹田異名者謂諸精
其名有六一曰精二曰溺三曰汗四
曰血五曰涕六曰唾故曰異名又
玄者謂左右目衆妙門者謂人死无
氣氣絕於口道冲而用之者冲謂一
也道一身常冲行之不盈淵者謂
口也口有華池味唾而咽之言津約
滿口中一行浸潤百二十府口不可
滿若淵泉也似万物之宗者謂口飲
食万神於口也谷神者亦謂口也神
入口則生人也玄牝者謂鼻與口也
天地根者謂口鼻為門神氣於中出
入為生養根也鼻不言不語其氣竅
竅為天牖用之不邀也凡八十一章
總以三九甲子為第所明指趣大都
與黃庭合契皆在服氣養身及行房
結精之秘為俗所重非道所遵但為
詭說非真行也以此求仙太為河漢
豈有嗜欲翻得長生縱使延年終為
罪本黃庭上上有苦瘦下有開元前有幽
能行之可以長生黃庭中人衣朱衣出關門北窗
開而虛幽關之高低幾升四之中精氣散五油
膚水上生肥靈相照因而不衰中池有上服氣
衣掛下三神照身中外相照中有之玄極氣
管度轉符急回子謂以自持宅中有士蒙玄子
子然見之可不病方寸之中滋益藏精神還歸

辯正論卷第二 第十六張 版

老復壯使理其尺的其上子能守之可无忘呼
吸盛門以自廣赤神之子中池立下有是城太
谷邑長生以助房中靈常存玉房視明時金太
倉不飢渴閉子精路可長活五行泰養同經結
三五合氣要本一抱珠機五和子室仙入道士
非有神核精所政專和仁欲義相得開命門常
長生矣 陳思王辯道論云夫神仙之
書道家之言乃去傳說上為辰尾宿
歲星降下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
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鉅死於雲
陽而謂之尸逝括空其為虛妄甚矣
哉中興萬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
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
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
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无情欲可忍
无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
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
之末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
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
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問之何所施
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
不及事教臣鼓琴目不能導引不知
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
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
以內視无益退論竇公便以不外鑒
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

辯正論卷第二 第十七 既

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待死數日
陷至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
死君子所遠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
天地不能使蟄虫夏逝震雷冬發時
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乃能
藏其氣尸其體爛其骨出其重无乃
大恠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
陵有甘始虛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
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
辟穀悉号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
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茲詭以欺眾
行姦惡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甘始
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
然始辭繁索實頗切有惟言若連秦
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藥大之徒矣
藥紂殊世而齊惡茲人異代而等偽
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
人者黨獠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
仙人乎夫雉入海為鵠鵠入海為蜃
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
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為
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
而顧為疋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

辯正論卷第二 第十八 既

惑之說隆礼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
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開館以告之經
年累稔終无一驗或歿於沙丘或崩
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
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
強劣各有入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
半之靈用者天之其斯謂矣子可詳
焉儒生悅焉莫知所對久而言曰豈
若是乎豈若是乎鄙聞道德二篇歷
世宗仰漢文魏武親自修行洞玄經
玄五千文者道德祖宗真中之真誦
之乃偏則身飛仙學者議云布李老
无為之風而民自化執礼丘受敬之
道而天下孝慈夫子學優見遠辯若
懸河請述所聞敢同夕死也
通人日學不師古無克永世先賢往
彦孰不因師僕之所崇世号惣持開
士現生五濁爰踵四依縱有鑠腹奇
才聞便喪膽折角雄辯見即臧膚偏
綜五車釋談八載緯緯有裕彬彬可
觀綺藻蘭言票乎天骨神情機警
由於自然高名發於上京雅調流於
下國傳燈在意梁棟居心寄金之業

辯正論卷第二 第十九 既

以成護法之切選播嘉聲振於萬寓
玉裕覃於六幽然而老氏宗源偏所
詳究請為吾子孟文論之於是共造
祇園頂札開士退坐一面具陳所懷
開士運不請之心縱无尋之辯頌而
說曰尋太古无為其民朴素未崇仁
義不尚威容衣服莫用於六章飲食
詐調於五味自世運推草時節派動
淳源一變澆波四起既失序於結繩
因照俗以書契八索緣茲以作九丘
自此而興及軒轅在政淳風便隱頻
競聲色藉好畋歟遂感隱者容成為
說五千文也明道德之純序无為之治
欲使還源反朴抱一守雌者耳故說
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
味令人口爽駢馳畋獵令人心發狂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輕
則失臣躁則失君善行者无轍迹善
言者无瑕譴善計者不用籌策善閉
無開鍵善結無綬約去其去奢去泰
其謂貪濁聲色者謂服飾飲食謂宮室
謂吉此三去奢去之章中和行无為則天下
自化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
而勿強者也考其所以但是禁抑物

辯正論卷第二 第三十段

情近為世訓未能斷煩惱本絕生死
根尋黃帝之時垂衣裳營宮室尚聲
尚色以畋以斂人主驕奢下民勞役
容成因時故述斯要矣雖言崆峒問
道詐曾脫躡鼎湖輕舉反莖橋山至
於燕處超然未聞其說 儒生曰夫五
千文探道德之奧順古歸朴致之太
和貴虛靜以守貞軌至言以崇本其
文恢廓以弘遠其教淡泊以柔弱弄
忽名利而潛世聖智遺心而成功不
在於己而究万物之幽情存聖人之
風是以珥固揚雄尚不訾毀子長或
以先於六經冠於儒首叔皮君山或
以言約易守用過儒術蓋知言之機
知道之微可為百王不刊之誠矣而
開士抑為世訓同之俗典若是可乎
開士曰智大者盤桓於山峙器小者
蓬飛而萍浮吾聞為可為於可為之
世則天下同為是為可為也今亦子
以為明可為者可以不為矣夫五色
致盲謂貪淫好色傷精失明也豈非
淨名云所見色與盲等乎五音致聾
謂耽淫聲則損和氣心不能聽无聲

辯正論卷第二 第三十段

之樂也豈非淨名云所聞聲與響等
乎五味致爽謂人嗜五味則舌損而厭
生也豈非淨名云所食味不分別乎
不貴難得之貨息盜也豈非觀受无
常乎不見可欲自靜也豈非靜也非
觀身不淨乎去煩亂令心虛愛精血
令骨強則有心可虛有骨可強氣散
形枯非心虛也神去體朽非骨強也
挫其銳黜思也解其紛不聞也但是
抑其聰明息其紛競清儉自守不與
物嫌蓋為士之一志非通人之大度
也和其光不亂人也同其塵不自別
也直是揚波渴泥以避患未能利益
同事以化生乃為有為事有事非无
為无事也以己而和不知物之所以
自和則和所不能和也盤躡形體之
間倥傯分別之境例可知矣
儒生曰願光祿云道者流出於仙法
佛者本在於神教道也者必就深曠
友飛靈精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
老延華駐彩也佛也者必辭親偶閑
身性師淨覺信緣命及一无生克成
聖業智貌大明志挾恒劫雖殊塗而

辯正論卷第二 第三十二段

同歸亦何異而獨往哉向問其異未知所以為異請示其門異同歸也開士喻曰顏氏知一不知其二夫道體无名无為天地之始乾坤有實有為萬物之母此則道不出於始無物而資於今有便是本无今有已有還无拘限有无之間生成始母之内矣請吾言之真諦故無無為天地之始世諦故有有為萬物之母母能生也故為世諦始為本也故為真諦世諦說有非无而有真諦說无非有而无非无而有非有也非有而无无無也非无而有常見自消非有而无斷見便息不有有者非有非不有也不无无者非无非不无也言其有者言非是有既非是有非謂非有是則執者失之為者敗之者也子知異之為異未知異之所以異縣之所異焉知同異之所以異未知異同之所以異焉知異異之所以異焉知同同之所以異焉知非同非異之所以異未知非同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同非異之

辯正論卷第二 第三十三段 終

所以異未知非非同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非同非同非不異之所以異未知非非同非同非不異之所以異焉知異同同異无異不異之所以異哉是以如來說法常依二諦起慈悲以救物行喜捨以濟人无念而成就衆生不動而淨佛國土雖有所作實無所為子其詳焉無自誤也儒生問曰初列三教各陳其美後將道教判入儒派弃太史之正言從班生之曲說君子不黨何若是歟 開士喻曰小人黨親君子黨理若理符而事順者亦何愧於蒼蒼乎吾聞世間法者有字无義出世間法者有字有義何者世法浮偽喻如驢乳出世真實喻如牛乳然而驢乳為酪不能出酥繼強搗之還即成溺所以然者勢分絕也牛乳出酥酪乃至醍醐轉搗轉淨唯香唯美五種具足八味甘濃佛所說經引之為喻孝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漢書先六經後黃老者其見乃異就理不殊各隨所愛非盡言之論也且班固云易有六十四卦道止當謙一卦藝文志

辯正論卷第二 第三十三段 終

判九流道止入在一流孔安國云三皇所行謂之大道五帝所行謂之常道不言別更有道令人奉之今以勸子不可隨其臆斷善自求其實也

辯正論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二 第三十三段 終

粉飾三階肅而宛轉千柱赫以玲瓏長表列於康衢高門臨於馳道義音精舍未或可儔善德仁祠誰能為比寫一切經一十二藏造金銅等身像一百萬軀度僧居七千人修治故寺三十二所陳世祖文皇帝紹隆三寶弘化五乘咸澤比於慈雲大明方於慧日美譽形于四海仁心貫於三靈刀斗無虞干戈載戢修治故寺六十所寫一切經五十藏度僧居三千人陳高宗孝宣皇帝執玉版而導中麾乘金輪而指上國地居旦奭任摠機衡歲有豐年民惟大蓄域中无事天下咸康於揚州禁中里造太皇寺然以慎終追遠情切章陵為始興昭烈王孝太妃於太皇寺造七級木浮圖金盤將曜靈比色珠輪與合璧爭輝又以漢光禪位代耶承家式樹福田造崇皇寺太建二年重為始興昭烈王孝太妃爰逮蒼生奉建靈剎高一十五丈下安佛承長二寸闊一寸飾瑩玲瓏藏諸寶篋或光飛五色鐵起一尋神變不窮觀者改旦造金銅像等

辯正論卷第三 三藏記

二萬軀修理故像二百三十萬軀寫一切經一十二藏修補故寺五十所度僧居萬人

右陳世五主合三十四年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國家新寺一十七所百官造者六十八所郭內大寺三百餘所輿地圖云都下舊有七百餘寺屬侯景作亂焚燒蕩盡有陳大統國及細民脩皆修造連覺接棟比皇居表塔相望星羅治下書經造像不可紀言無遮大會供僧布施放生有罪引宣十善汲引四民難得稱矣僧居三萬二千人譯經三人十有一部此五代君薦美玄宗廣弘佛事立寺造像招集名僧晉世祖宋蘇家給晉中宗富有江表皇明丕承宣運孝武光啓德風宋高祖躬憂稍移天步猶阻二年塗艱四戰兵勞百慮暢於宵中万機惣於襟內不倦擅郡之業常持護法之心崇重大乘瞻仰鏤鑄誦誦龍宮引聖不疲清音無輟宋太祖運慈日用布此天下太平每興解網之仁思反結繩之政齊高祖洞真假之玄

辯正論卷第三 三藏記

妙盡儒墨之菁華聿脩上善光隆下武梁高祖邁有德之前蹤躡淨名之聖軌細地維之既裂振天網之玄纒未明求衣坐以待旦自強不息敦緇尋倫至於鷲峰奧典難圍密義諱五乘之旨三藏九部之文亦與之所未詳青目由來不釋並得文無重覽義弗再思鄙周孔之俗謨識老莊之名理能令先儒解體足使時彦伏膺罕入戶庭孰窺牆隙獨開聖覽迴餐天情大智開闢外齋八則小心翼翼內緘四儀臨赤縣而溢慈悲寄玄扈以孚弘誓澤周有頂道被無垠靈應嘉祥兆符先見寬仁德孝史倫後書顯護之所不傳聶支之所未錄並編之金簡藏諸寶印覆以珠帳擎以玉牀蓮花之臺妙於四柱師子之座起于九級非直軟草之實書皮代紙亦見衆香之客灑血淹塵梁記云武帝在位四十九年每以庭蔭早傾常懷感恩恒加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以得申同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十方諸佛之母能除罪障善游煩勞

辯正論卷第三 三藏記

故採衆經躬述注解法輪相繼齋講

不絕藉茲勝福望展孝心頻代二皇

捨身以祈冥祐每捨身時地為震動

於鍾山起愛敬寺青溪起智度寺捨

舊茅居為光宅寺至普通八年更造

同泰寺殿臺華綺房廊彩飾陵雲九

級麗魏永寧又於宮內立至敬殿景

陽臺起七廟室月中再設淨饌每及

宗廟恭嘗未曾不涕泗預從左

右潛款交懷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

手披閱內外以夜達晨著通史書苑

及經律異相三教義類五典文言數

千餘卷至於派恩獄市多行慈恕其

有罪不可原者改容久之然後下筆

察奸聽訟明若通神自非享宴不許

音樂後宮侍御皆无羅綺內殿寢處

衣衾率素布被菟帝草履葛巾天

監年來口味備斷日唯一食食止菜

蔬蜀獻芋蒟評其香美似肉因復出

勅禁之自古帝王莫能簡者

也晉齊王大猷雅度晉秦王弘受謙之

晉安平王志晉義陽王理晉下

邳王紹晉高密王祐晉南平王

樹三治

六書三

小

信而晉建平王此等諸王莫不翼

佐勲業晉宗佛教左右部落咸使六

齊合第尊卑皆受五戒

宋臨川王義慶宋彭城王義康

宋南譙王義宣宋臨川嗣王道規

宋建安王休仁右宋世諸王並懷文藻

大習佛經每月六齋自持八戒葛習文

雅義慶優優不窮霞明日朗懸河

无竭雨散煙飛閣內夫娘並令修戒麾

下將士咸使誦經著宣驗記讚述三寶

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博覽六經遊

心七籍世稱筆海時号儒宗迴向奈

門遵崇釋典講成實論誦法華經著

淨住子二十餘卷國傳之寶志管切

德冥威雅梵有類陳王躬說若若還

同帝釋金言暫啓已邁前心玉軸繞

披先燠後談寒惟東夏受越絕之風

擁瑞西河改隆中之俗

梁昭明太子梁晉安殿下

昭明道契生知晉安德光天縱遊遊

礼樂之圃馳騁仁義之場洛濱之舉

振古莫倚河曲之文於馬靡逮夏開

方而且媿雖誦擬以多慙昆季八王

樹三治

六書三

小

連技十雋並學窮百氏文統九派綢

氣逸於風雲好詞光於日月尊重妙

法欽敬福門至如承華且啓肅成曉

關名僧結侶通偏慈萃吐納辟理品

藻內外能令碩德折談先賢稱疾無

勞揮經入巷不假羊車詣門

陳鄱陽王陳豫章王陳衡陽王

陳桂陽王陳義陽王陳新蔡王

右六王並數獵墳典遊戲篇章崇奉

釋門研精妙理書經造像受戒持齋

每事悲田相仍檀捨晉彭城侯劉

遺民標五時教晉預章太守雷次宗

集法通晉臨淮令周續之眼道晉新蔡

侯畢穎之心期晉南陽長宗炳之如事

右五賢謝職遺榮榮名神府從遠

師遊愜意志隱淪等布一心俱履幽

極藉笑卷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

雲氣於八極汎香風於百年體忘安

以弥穆心起樂以自然

晉尚書令何充晉尚書左僕射

諸昱志晉尚書右僕射諸葛恢後

晉尚書馮懷不晉尚書謝廣抱右

自桓玄庾冰輔政之日共扇邪風嬖僧

樹三治

六書三

小

抗礼充等五賢與議官博士等建議云
尋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元或
暫替令沙門守戒之薦者每燒香祝
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
奉上崇善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由守
法是以先皇御世因而弗革所謂因
其所利而惠之賢愚莫敢不用情上
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
宜遵先帝故事會議為長眾莫不允
晉司徒公王謐謚見東掖寺門縣有
金光燭地因往掘之得一金像合光
七尺別起精舍終身供養又感瑞呈
真造東安寺

晉護軍將軍王默晉後將軍劉柳
晉江州刺史庾悅晉尋陽太守阮侃
古四賢皆立寺造像歸命擇門
晉輔國大將軍何無忌崇信充此
忌以安帝西還皇運凱奏道俗同慶
江表會昌勸帝興啓擇門於管功德
晉雍州刺史郝恢弘農山陰晉武昌太
守陶侃臨廣州日有漁人於海中
見神光經旬弥或恢以自侃侃就看乃

附正論卷第三 晉書

是阿育王像接歸武昌送寒溪寺感
動功德遠近發心倡之力也晉丹陽
尹高悝華陽南平
咸和中悝行至張侯橋望浦內有五
色光出水上高數尺悝往看之乃得
金像無有光跡靈顯希世工製殊常
悝大發心勸民功德晉清信士張繼
世繼世以捕魚為業見水上有光乃
是金像花趺上蘭成帝送安悝像齊
同如一世遂發心棄其本業終日策
勤成帝迴向信佛咸靈

晉清信士董宗之宗之本合浦漁
人每見水底光耀就取乃得佛光文
帝送安像背宛然符合因尔慙誠捨
惡歸善終身行道自寫大品月轉一
徧三十許年專意為業

晉太常卿朱鷹鷹在松江滄瀆口
感二石像水上浮來慈帝奉迎於通
玄寺供養鷹遂委命法橋以為自任
晉常侍戴安道吳興武康人晉彭城侯
黃欣字季通晉太僕卿王珣彭城侯
豫章太守范甯字伯通晉

附正論卷第三 晉書

太常殷仲堪字季元晉東海何承
天字敬文晉吳郡張恭字敬文晉兗
州刺史王恭字敬文晉丞相王導
規字道微晉廷尉相茂字敬文晉太尉庾元
幼與字道微晉陳郡謝混字敬文晉光祿
周伯仁字道微晉中丞郝超字敬文晉長
廣太守李嶷字敬文晉尚書大原公王
藻字敬文晉陳郡殷融字敬文晉尚書衛
玠字敬文晉尋陽刺史桓伊字敬文晉
侍中袁彥伯字敬文晉東陽太守謝安
石字敬文晉尚書殷仲文字敬文晉會
稽內史王羲之字敬文晉益州刺史毛
瓊字敬文晉文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
孫綽等並一代名流千里駿驥學無
棄日洛市知其博文手不釋卷傍人
懼其為疾英聲跨俗逸氣超群至若
彦伯著後漢書嘉讚佛理玄開義府
崇慕道林宋尚書宗敬字敬文宋中
書令沈慶字敬文宋光祿卿戴顓字敬文
宋徐州刺史王仲德字敬文宋中書范

附正論卷第三 晉書

泰唐初宋御史王引清通宋侍中司空

昭公劉劭王宣宋始興公王恢敬重

謝宋儀同蕭思活子第合宋尚書

謝莊齊御史宋敏孫無意齊吏部

謝眺齊太尉文忠公徐孝嗣

齊大尉文憲公王儉

右二公文忠有柱石之材文憲懷伊

霍之量綏綸備舉朝野具瞻篤信甚

於嘉賓識悟方之靈運佛法光顯寔

寄其人

齊特進張緒齊中書令周顒齊世

齊侍中左民尚書中書令太子中庶

子國子祭酒徵君何胤右素履忠密風

力閑賸抱玉燭之積氣膺大賢之二期

學窮經史心苞玄奧和天慶序之樂

后成曲臺之札淹淳樸下之論歐陽

蕭子之書易剖京施詩分韓楚皆為

訓釋靡不必該請業質疑虛至實返

聚徒教授學治成群於般若寺立明

珠柱深向釋氏雅敦內教珠柱放光

七日七夜

梁侍中尚書左僕射中衛將軍特進右

光祿簡蕭子徐勉溫雅夙聞珪璋早

著明堂曲臺之典左夏緯益之書風

飛歟暨之文淹中稷下之學龍宮半

珠之道龍山華水之卷莫不窮源盡

奧遍為留心 梁侍中護軍將軍簡

子周舍右岐嶷夙成珪璋幼發恭恭色

難無勞王武之問事敬勸不待李

康所疑事顯閭庭名傳邛邑九派百

氏之記六詩五禮之文皆博窮前古

為准當世兼以受持佛戒迴向釋門

絕彼醴醴甘茲蔬素究龍宮之金牒

彈鵲林之玉旨每以毗城勝集摩竭

微言折角解頤獨高時序

梁尚書令沈約文苑梁侍中梁尚

書僕射朱异梁始興令陸咸

子祭酒張充梁太子侍讀王

暉梁東宮太子庶子柳澄梁

中書令王僧孺梁著作蕭子顯

品梁度支尚書蕭子恪梁秘書

監何敬容梁吏部尚書謝舉梁

梁行軍主簿劉孝威梁太子

梁黃門陳伯之梁中庶子孔休源

梁中庶子平西安北戎昭將

行已清恪

軍襄陽令劉遵儀表溫潤風姿韶朗

超步生光久而可敬芝葉銀鈞之巧

堪懸帳中龜文鳥足之奇信安臺上

梁天官尚書劉孝綽梁襄州太

守柳津梁文學王元長

梁領軍將軍劉孝儀梁左

丞張被

梁寧臺長史徐摘梁中書

之推梁侍中中庶子溫子王訓

章侯王規梁散騎常侍

東陽郡烏陽縣雙林寺傳大士常轉

法輪紹隆尊位分身世界濟度群生

或曾臆之間乍表金色拳握之內時

吐異香或現身身長丈餘臂過于膝脚

長二尺指長五寸兩目分明雙瞳照

耀顏貌端嚴有大人之相遠使賣書

贈梁武日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惠

大士自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

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本

不著為宗忌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

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

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

問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

梁武延之仍居鍾山之下定林寺生
蔭高松卧依盤石四徹之中恒注甘
露六旬之內常雨天花梁武於華林
園重雲殿開殿若題獨設一榻與天
官對揚及玉輦升殿晏然箕坐憲司
譏問但云法地若動則一切不安且
知梁運將終故懸兵災乃燦辟為燈
莫據來禍至太建元年夏右賜而卧
奄然涅槃于時隆暑赫曦溫暖無異
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
如恒觀者發心歎未曾有

陳尚書右僕射章侯徐陵

文章冠絕於
時

陳少保尚書左僕射朱憲

忠貞
有節

陳尚書僕射江拯

清
直

陳吏部尚書廷尉卿毛嘉

高陵人
嘉仁厚

陳東宮舍人

陳東宮舍人
陳東宮舍人

傳緯

此等
傳緯

至如謝胡謝覽拾生存義柳柳柳

推功弗有江淹任昉終始宜哉劉杳

顧愔著述盡美張弘策之慎密呂僧

珣之匪懈鄭紹叔忠誠王業蕭穎甫

陳正論卷第三 第十條記

首膺義舉咸為世寶抑又通家皆一
代之大偏寔四海之名胃並蓋經國
之略俱稱君子之門社稷由其乃安
上下賴其方終有文有武送世匡家
人標九合之功並樹千秋之業莫不
委其五體敬我三尊忍辱慈悲恕己
推物視玄黃其若夢聽鍾鼓其如響
賤尺璧而重片言投綬庸而祈半偈
榮筆屢盡不能記其所行紫紙徒
窮未易陳其為益茲例甚眾罕以究
言屬陳隋世貴時英閭閻士女高門
連閭閭崇基接太階戚里之皇親帝
京之富室顯顯藝道各各橫經口誦
金言手披玉軸其象也如草木之依大
地其遇也猶鱗介之汎長川至於白
屋農夫無名野老薄知希向少發信
心者不可稱計胡得紀言所以福祐
於四生慶資於三世允仁允恕及子
及孫其能行之德無不至也

陳正論卷第三 第十一條記

初野庵有中州大啓龍光潛被日用
天興元年下詔曰佛法之興其來尚
矣於京邑建飾容範修勅等舍又於
虔龍之地造十五級浮圖起同奉定
國二寺寫一切經鑄千金像召三百
名僧每月法集

魏太宗明元皇帝諱明敬寬雅非禮不
言愍念四生敬重三寶仍於鄴下大
度僧居 魏世祖太武皇帝諱氣蓋
當時威振天下臣攢四海牢籠万邦
迴向一乘歸依三寶復伽藍之勝地
創招提之淨宮仍於鄴城造宗正寺
後因崔皓始論正法

魏高祖文武皇帝諱聰達穎悟風格
異倫重興佛教修復寺宇釋門廣被
始自文成凡度僧居三万許人

魏顯祖獻文皇帝諱德配彼天道隣
極聖造招隱寺召坐禪僧

魏高祖孝文皇帝諱神光昭室和氣
充庭仁孝綿然岐嶷顯著聽覽政事
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濟益以太
后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二日哭不輟
聲仍於鄴都造安養寺碩德高僧

陳正論卷第三 第十二條記

四方雲集六宮侍女皆持年三月六其精進誦經者並度出家事無大小務於期給常謂史官無諱國惡手

不釋卷覽之便講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善談莊老尤敦釋義才藻富瞻文章百篇悠然遠邁不以世務妨道而幼承洪緒早著睿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遊拱已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惣大政一日万幾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欽明稽古叶御天人帝王製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文章然而盡聖窮神繼天紹膺奉為先皇於大覺寺修普堂宇觀施隆厚供給豐華影塔經臺祭然備舉上標金剎下列銀樞鴈翼臨雲龍首承日名僧繼踵法侶排肩朝步蓮池暮栖香閣風流慧苑梵響禪林三百許僧六時不墜所度僧居一万四千人

魏世宗宣武皇帝諱於式軋殿為諸僧朝臣講維摩經喜怒不形雅愛姪史尤長釋義善風儀美容貞德格陰陽明並日月播文教以懷遠人調禮樂

御正論卷之三 第三篇 魏

以旌俊達於三河六郡之地汪渭滿淮之區造普通大定寺四寺供養三學千僧

魏肅宗孝明皇帝諱得一居貞體

二隣極摠三乘以馳騁臨四衢而閉

步仍於鄴下造大覺寺初名曲房

參差複殿風飈出其戶隔雲霞起於

簷樞見珍木之相緣視芳華其如積

須達金地豈得相方如蘭竹園猶難

比擬 魏敬宗孝莊皇帝諱一風

神秀邁姿良瓊傳素履忠貞夙稱民

望造五精舍剎方石像

西魏武皇帝諱善窮數術兼開武藝

慕登真之要旨欽出世之玄猷永熙

元年於長安造陟岵寺供養二百名

僧四時講誦略無棄日

魏文皇帝諱實立德立仁允文允武

常行信捨每運慈悲大統元年造帳

若寺極清孤老供給病僧口誦法花

身持淨戒起七覺殿為四禪室供

養无輟檀忍不窮 魏孝靜皇帝諱善

右魏肇膺王瑞遠叶冥符慶集壽丘

神照若水九圓仁被四海威加繼三

御正論卷之三 第三篇 魏

皇之茂緒慕五帝之徽蹤高祖以截聖御天徙京定鼎世宗以數明承業廓寧區夏紹累聖之基資則天之業式觀軋象俯協人謀遠遵古式深知時事孝龜製吉遷宅薄塗垂昌曆剋樹洪基聖德重光暨於九葉而受終文祖運鍾靖帝

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

國家大寺四十七所又於北代恒安

治西旁名上下三十餘里勢石置龍

徧羅佛像計非可盡莊嚴弘觀今見

存焉雖屢遭法滅斯龕不壞其王公

貴室五等諸侯寺八百三十九所百

姓造寺三万餘所惣度僧居二百万

人譯經一十九人四十九部

高齊高祖文宣皇帝諱降就日之靈

垂望雲之慶河圖寶字驗帝錄之禎

符海外占風知中國之有聖九牧來

貢百神咸秩貴道尚德戴用顯仁或

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量乍智乍愚故

大人之所鑒至如叩通象法莊嚴金

地攬來深淺並赴沮洳之門土隨淨

穢皆等琉璃之色至於折伏憍憐殊

御正論卷之三 第三篇 魏

丹水之戰歌離縛異昭華之禮所以斟酌能仁碑波旬之衆憲章覺者輕輪王之尊固是大摧應物弘誓利生者也天保之始請稱禪師受菩薩戒於是又斷肉禁酒放捨鷹鷄去官漁網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勸民齊戒諸官園及六坊公私葷菜皆悉除之外有者不許入大起寺塔度僧且滿於諸州又以昭玄大統法上為戒師常布教於地令師踐之天保二年詔曰仰惟慈明禪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鷲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為太皇太后經始寶塔廢鷹師曹為報德寺所度僧且八千餘人十年之中佛法大盛

齊肅宗孝昭皇帝神龍起雷之徵繼星虹之慶光被四表叶順三辰體道居尊顯仁作聖奉崇至教情寄玄門奈國法輪且國廣說四諦八捷之音五乘十行之詮香山巨力且日難勝表東皮書猶云未備隨世間之行業應群生之弘誓奉為先皇寫一切經一十二藏合三萬八千四十七卷書首

御正論卷第三 百五十五

紫緇銀縷金縷覆以蓮花之帳擎以師子之臺文與日月俱懸功將造化同廣九度僧且三千許人

齊世祖武成皇帝諡高宗唐濟羣生應遷佛刹芳林園內更興花蓋之詞洛邑

城旁還紆圖書之頌層臺別觀並樹伽藍璧玉珠璣咸元供具躬自頂礼

每事經行大寧元年創營寶塔脫珎御服並入檀財轉大品經月盈數遍

右高齊六君二十八年皇家立寺四十三所譯經六人一十四部

周孝愍皇帝諡明帝裕研機疎通弘遠天縱神武民歸獄訟握金鏡以居尊

齊玉衡以建極時逢利喪世距雲雷地絡絕維曦輪掩曜迴九服震駭

百靈既而象緯重章宸極垂細惟寧作聖知機日神同保元年大弘像化

海內名德慕義歸仁廣開解脫之門洞啓菩提之路欲使天窮有頂等被

慈雲地極無邊俱蒙慧日周孝明皇帝諡高宗臨萬國平章百姓內親九族

外穆四門封介丘之瓊瑤觀塗山之玉帛乃至奉枝維翰列聖庶官五向十

御正論卷第三 百五十六

行俱識歸依之道外觀內覺同登解脫之門世界有邊弘誓無盡二年奉為先皇敬造盧舍那織成像一軀并二菩薩高二丈六尺等身檀像一十二軀各二菩薩及金剛師子等麗極天成妙同神製

周太祖文皇帝諡明帝聰智收凝繼體四門允穆百揆時序上降休寶下

叶禎祥於長安立追遠陟岵大桑魏國安定中興等六寺度一千僧又造

天保寺供養瑋法師及弟子七十餘人於安州造壽山梵雲二寺又造大

福田寺供養國師寶禪師又於寶師墓所造福田寺又為大可汗大伊尼

造寶殿寺周高祖武皇帝諡高宗膺期御辯握鏡乘軋登上格下之訓天經

地義之則五緯殊方則御以天擘四維失細則援之地軸移風易俗安

上治民道被東門昭華陳賜舜之玉功開伊闕疎河降錫禹之珪山瀆効

靈中外提福武成二年為文皇帝造錦輝迦像高一丈六尺并菩薩聖僧

金剛師子周迴寶塔二百二十軀莫

御正論卷第三 百五十七

不雲龍氣俄成絀織之工水濯江
波非假操刀之製照淨土於神光開
化佛於圓影仍於京下造寧國會昌
永寧等三寺飛閣跨中天之臺重門
承列仙之觀雲霓薄挽繡柱文槐夏
戶秋隱蓮池棠苑處慶精潔一妍
華見者忌歸觀之眩目凡度僧居一
千八百人所寫經論一千七百餘部
後遇張賓始為不善

周孝宣皇帝諱重隆佛日光後起前
造素像四龕一萬餘區寫般若經三
千許部六齋不替八戒靡渝永夜清
辰經行誦念立四大願志三菩提

右周世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
寺九百三十一所譯經四人一十

六部

隋高祖文皇帝諱膺千齡之運當百
王之末玄德通於神明至切包於造化
捐讓之始未動戎衣樂推之辰咸熙
庶績於是握璫璣而運軋象履文昌
而齊斗極經天緯地之業重光熒微
仁威聖明之姿聯華日月至德被於
人鬼神化合於陰陽威振九圍澤霑

三論卷之三 第三十七

四海三皇之應將養五帝之微蹤

文景成湯莫能及也故有玄龜赤雀

瑞應祥龍悲萃於江漢俱遊於蘭園

致騶虞於平樂降麒麟於昌邑東錄

西鸛紛綸上苑丹鳥翠鳳煥爛華林

殿關產於靈芝柱礎成於美玉石開

奇字山出嘉穀甘露垂醴泉涌景星

曜浪井浮朱草叢生嘉苗合秀學者

能步疇者能言慈洽九域澤潤八表

明籌以合變往幽計以知年未乃聖

乃神多能多藝無為之政遠嗣離連

有道之風寔方災異間思息訟比屋

可封弘護居心汲引興念棟梁三寶

荷負四生開皇三年詔曰朕欽崇聖

教念存神宇其同朝所安之寺咸可

修復京地太守蘇威奉勅於京城之

內選形勝之地安置伽藍於是合京

城內無間寬狹有僧行處皆許立事

並得公名昔者高祖以後魏大統七

年六月祭田生於同州般若寺神

尼之房于時正氣冥符赤光滿室浮

輝溢戶紫焰燭天其內觀者莫不驚

異手相禁約不許外聞比至三日紫

三論卷之三 第三十八

氣充庭其人物在內皆成紫色四隣

望之氣如迴蓋或似高樓復有景風甘

露合韻連枝池發異花林生奇果毒

蟲噫伏吉鳥翔鳴仍為神尼護持保

養及登大位爰憶舊居開皇四年奉

為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以般

若故基造大興國寺焉般若寺往遭

建德內外荒涼寸招尺撈掃地皆盡

乃開拓規摹備加輪奐七重周亘百

拱相持金龕室高竦欄宇連袤金盤捧

雲表之露寶鐸搖天上之風又以太

祖姓任隋州亦造大興國寺京師造

大興善寺大啓靈塔廣置天宮象設

憑虛梅梁架迥壁璫曜彩玉題含暉

畫拱承雲丹楹捧日風和寶鐸雨潤

珠璣林開七覺之花池漾八切之水

六德及四海名僧常有三百許人

四事供養開皇五年爰請大德經法

師受菩薩戒因放獄囚仍下詔曰朕

夙膺多祉嗣恭寶命方欲歸依種覺

敦崇勝果以今月二十三日請經法

師於大興善殿受菩薩戒然菩薩之

教以解脫為先戒行之本以慈悲為始

三論卷之三 第三十九

今園囿幽閑有憫于懷自流罪以下悉可原放計天下輕囚預得放者二十四千九百餘人其死罪蒙降者三千七百餘人舍齒戴髮相趨舞蹈門門受福人人稱慶意欲草此蒙心明茲慧日有生之類同知還善也其年勅去佛以正法付囑國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囑自今以後託朕一世每月常請二十七僧隨番上下經師四人大德三人於大興善殿讀一切經雖目覽万機而耳養法味每夜行道皇后及官人親聽讀經若有疑處問三大德又於亳州造天居寺并州造武德寺前後各一十二院四周間舍一千餘間供養三百許僧始龍潛之日所經行處四十五州皆造大興國寺於仁壽宮造三善寺為獻皇后造東禪定寺又詔曰若能高蹈清虛勤求出世咸可并勸詔訓壽範山谷閑遠含靈韞異幽隱所好仙聖攸居學道之人趣向者廣石泉拙息巖藪去來形骸所待有須資給其五岳及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田莊仁壽元

御三論卷第二 二十八

年文帝歿后及言人等咸感舍利普放光明碁提試之宛然無損於四十州各造寶塔光曜顯發神變殊常具如王初所紀自開皇之初終於仁壽之末所度僧尼二十三万人海內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凡寫經論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金銅檀香夾紵牙石像等大小一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許軀宮內常造刺繡織成像及畫像五色珠幡五彩畫幡等不可稱計二十四年營造功德和羊莫能紀數首無以知

臺列神通之室仁祠切漢靈刹干霄寶樹八行和鈴四角龍從三層之格懸自響之鍾布護千葉之蓮捧飛來之座危吞瑯琊之殿陵跨魯恭之宮盡世珍奇具諸文物又於高陽造隆聖寺碑文秘書郎虞世南撰今乃儼香閣以達臨暖花臺之相踞金波夜上徘徊壁璫之側玉繩曉映的歷珠網之間浩虛白於房帷生風雲於軒窗靈龜禪室象設化域踊塔寶臺極圖神變又於道場設無遮大會度清信士女百二十人奉為文皇帝敬造金銅釋迦坐像一軀通光跣七尺二寸未及莊嚴而頂凝紺翠體耀紫金放大光明照映堂宇既感通於嘉瑞勅諸州郡各圖寫焉又於并州造弘善寺傍龍山作弥陀坐像高一百三十尺揚州造慧日道場京師造清禪寺日嚴寺香臺寺又捨九宮為九寺於泰陵莊陵二所並各造寺于陳之後於揚州莊捕故經并寫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修治故像

御三論卷第二 第三十

一十萬一千經鐫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軀所度僧尼一萬六千二百人右隋普六茹楊氏二君三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譯經二十六人八十二部然有隋建國佛教會昌文帝創啓靈儀禎瑞重沓煬帝嗣膺寶曆興建弥多自昔在蕃邸立四道場擇老雙標內外資給爰至登極更廣搜揚一藝惠於有生三微居於別館四事供養二千餘人年別諸諱普建大齋各度僧尼永充常式大業末歲叛致勃生雖郊邑多虞干戈競接而隆敬盡一終始無虧毗贊佛理勒諸銘碣

辯正論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辯正論卷第三 漢字版記

辯正論卷第四

唐沙門釋法琳撰 既

十代奉佛篇下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

大唐今上皇帝

魏大丞相勃海王

魏侍中太保司徒公廣陽懿

烈王

廣陽忠武王

魏司徒廣陽王

廣陽文獻王

魏相國高王

汝南王

魏宜都王

魏上黨王穆

魏常山王鷲

魏淮陽王尉

河東王荀

魏東陽王丕

淮南王他

魏秦王翰

魏司徒北海王詳

司牧高陽王雍

魏彭城王勰

魏濟南王文若

魏安豐王延明

中山王熙

魏瑯琊王誦

魏尚書令廣陽王嘉

魏陳留王虔

魏齊獻武王

魏使持節中外諸軍事齊王

鉅原王闡

魏錄尚書事彭城王韶

譙郡王亮

魏江夏王昇

臨洮王榮

魏太師大司馬洛州刺史馮熙

魏使持節幽州刺史司徒公胡

國珣

魏司徒祖瑩字元珣

魏司空李元為

魏太傅昌寧公李寔

魏少保建昌公竇略

魏司空高微曹

辯正論卷第四 第三頁

魏司徒高隆之

魏侍中尚書令元入

魏右僕射大行臺慕容紹宗

魏吏部尚書邢巒

魏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

刺史陸政

魏太常卿恭侯鄭瓊

魏雍州刺史韓仲詳

魏黃門崔陵

魏幽州刺史盧令守

魏沛郡太守趙元則

魏河南尹武邑公李淨

魏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陸載

魏衛尉卿許伯桃

魏散騎常侍溫子昇

魏寧遠將軍侯莫陳引

齊大丞相內外諸軍事常山王確

齊太尉蘭陵王長恭

齊司徒瑯琊王儼

齊錄尚書事長廣王湛

齊大都督尚書廣平王

齊大司馬清河王亶

齊左僕射廣寧王孝衍

辯正論卷第四 第三張 既

齊侍中使持節尚書令錄事都

督趙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趙州刺

史帶六州都督并大中正長安

公晉昌王唐邕

齊右丞相咸陽王斛律明月

齊左丞相平原王段孝先

齊錄尚書事淮南王和士開

齊太常清河王高岳

齊太宰章武王庫狄干秋

齊侍中秦王高彥歸

齊侍中尚書令元羅

齊尚書令高肇

齊太尉彭樂

齊司徒潘相

齊司空司馬子如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楊遵彥

齊少傅尚書僕射魏牧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纖

齊右僕射崔季舒

齊左僕射燕子敬

齊僕射趙彥深

齊侍中斛律孝卿

辯正論卷第四 第四張 既

齊侍中斛斯文若

齊侍中徐之才

齊侍中高正德

齊七兵尚書王元景

齊太常卿崔昂

齊散騎常侍劉逖

齊衛尉卿杜弼

齊殿中尚書邢子才

齊秘書監祖孝徵

齊尚書左丞封孝琰

齊使持節平南將軍仁州刺史

金紫光祿大夫安康侯樊儒

周柱國襄州總管衛王

周柱國益州總管趙王

周柱國雍州刺史齊王

周太師大冢宰柱國大將軍晉

國公宇文護

周柱國尚書僕射楚國公豆盧寧

周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

國公竇熾

周侍中柱國大匠卿武衛將軍

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安豐公段時

周柱國雍州牧南兗八州諸軍事

辯正論卷第四 第五張 既

兖州總管鄆國公竇恭

周大將軍幽州刺史安定公宇文貴

周開府儀同三司太子洗馬雲

寧在公瑯琊郡王拓拔勝

周使持節陝州都督行臺郎中通

直散騎常侍河東公宇文善

周開府儀同三司陽化公元昂

周柱國大將軍隴西東公楊纂

周通州刺史右侍上士散騎常

侍楊操

周司空貞侯鄭穆

周侍中少傅京兆郡守行臺郎

中大匠卿燕郡公盧景仁

周太保柱國大將軍吳武公尉

遲安

周大將軍南蠻都監常山公柳

慶之

周北荊州刺史安道公帝頊

周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

潼州刺史徐國公若干鳳

周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清

河公侯莫陳休

周太師柱國蜀國公尉遲迥

周開府儀同三司安國公史雄

周開府平北將軍仁州刺史安

化公丘洪賓

周益州府中郎新州刺史蔡弼

周開府威遠將軍王靜

周大將軍和羅雄

周大將軍介綿永

周司金大夫破多羅紀

周軍司馬洪和公意力勲仲慶

隋秦王雋

隋蜀王秀

隋漢王諒

隋太師上柱國申國公李穆

隋太保上柱國蔭國公長孫覽

隋上柱國使持節淮南總管壽

州刺史觀王楊雄

隋大司馬上柱國神武肅公竇毅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魯國公

虞慶則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

高穎

隋上柱國右衛大將軍陳國公

竇抗

隋上柱國武衛將軍梁國公侯

莫陳芮

隋上柱國洛豫十七州諸軍事

洛州刺史詢陽公元孝矩

隋上柱國荊州總管上明公楊紀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越國公

楊素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納言邛

國公蘇武威

隋上柱國都督河東諸軍事河

東太守竇慶

隋柱國右衛將軍南康公劉嵩

隋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

史崔鳳

隋上柱國何明王楊辟邪

隋兵部尚書上大將軍龍崗公

段文振

隋著作郎濟南侯王劼

隋上柱國亳靈四州總管海陵

公賀若誼

隋使持節大將軍涼州諸軍事

涼州刺史趙國公獨孤羅

隋上柱國涼益六州總管將國襄

公梁睿

隋上柱國廣宗莊公李崇

隋上柱國左武衛大將軍使持

節涼州刺史宇文慶

隋上大將軍營州總管魏興公

韋世文

隋上柱國吏部尚書上庸公韋

世康

隋唐漢太守襄垣侯薛琰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

纂堯居晉契武基周雲起龍騰撫期

命世叶一匡以興運因九合而樂推發

自參墟克定京室予俗之規已布約

法之教便申并集五星化覃四表地

紉還正天維重張自東自西遠安迄

肅而義旗初指經彼華陰望祀靈壇

以求多祉其地乃萬國朝宗之路六

合交會之區可以瞻仰儀形栖遯禪

誦乃於神祠之右式建伽藍造靈仙

寺一碑碑文李唐子百樂製藻黼交

映金碧相暉引曜朝夕之光煥爛虹

觀之彩花臺窈窕近對蓮峯畫觀端

繞斜臨貝闕又造像書經脩禪福

從正論卷第四 第九次 說

京師造會昌寺勝業寺慈惠寺造

果居寺集仙居寺又捨舊第為興聖

居寺并州造義興寺並堂宇輪奐象

設嚴華複拱園星重帽畫月高懸蕩

霧洞戶延風慧苑禪林莫不周備武

德元年於朱雀門南通衢之上普建

道場設無遮大會續紛羽客執板來

儀容與福田揚烟摠華步塵纔引

殆過行雲清梵徐迴燈留度鳥芬芳

妙供形五淨而摩末照灼名花麗三

山而捧至於車馬偏側士女輶填

若湊峴山如爭楔飲假今日光通夢

唯傳白馬之微菩薩應生徒聞赤鳥

之歲比之今日良有愧哉又為太祖

元皇帝元貞皇太后造栴檀等身像三

軀相好奇特莊嚴希有於慈悲寺供

養武德元年仲春之月于時韶景揚

暉青袂獻祉而儀交泰万物咸亨應

多福之宜布惟新之澤命沙門道士

各六十九人於太極殿七日行道散

席之日設千僧齋法琳以擇老二教

同度知宣黃神功將三景連衡寶命

與二儀齊久乃課部詞上頌云

從正論卷第四 第九次 說

緬尋曠古述聽元皇因時作訓用智

垂芳祈恩望秩報德恭嘗唯崇小祀

焉聞大方未弘三教但諷九章膺期

撥亂粵我聖唐明達因果端拱文昌

化侔十号仁深百王律中仲月時登

少陽下憐蠶蠶上蒼蒼蒼式陳金闕

爰開道場日宮照曜星臺煥煌空懸

珠影焰動輪光雲披玉宇烟散名香

供疑飛下聲含鳳銜麒麟表瑞甘露呈

祥切隨劫遠德共天長恩霑有際澤

被無壇命同元始體類金剛鴻基永

永降福穰穰

大唐今上皇帝稟太易太初之氣質天

皇天帝之靈幽房啓高陽之基姬壇

構重華之業赤光流戶紫氣衝天龍

顏鳳騰之形日角月懸之地河目海

口之異豐上銳下之奇聰聖女覽知

未成往探幽入微窮神盡性厭天

授其體自然龍潛之初德綸天下

屬隋氏世季寓內分崩火燎岷峯

水飛滄海王世充拔扈於鞏洛寶

建德越趙於冀定唐弼薛舉既殲聚

於三秦黑闥武周亦瑪張於六郡皆

從正論卷第四 第十次 說

為逐鹿之意各開僭号之儀擲无賴之子弟率烏合之徒衆繼牛羊之力發水草之山河右以來龍地等薨中原之地玉石俱焚遂使地表天垂競有來蘇之歎上京要服人與扞軸之悲我皇居帝子之親膺天策之命用若勵之重救蹈冰之危以夕惕之深赴倒懸之急脩行九伐控統六軍上臨之以日旗月旗下布之以天陣地陣鼓聲振野氣動天門角響鳴山威驚地戶於是帶流星而迥入乘奔雷而前驅莫不瓦解冰銷風行草偃凱歌獻捷無輿論切自天皇九紀已來五十二戰之後凡經一百二十五代一千三百五十九世一千一百一十二萬二千一百二十七年已來仗鉞臨戎麾旄誓衆除氛侵夷剪撓擒撻橫流之溺救燔原之禍平一區宇廓清天步未有我皇之用兵也高祖擬神毓聖馳想烟霞之表出宵入冥高蹈天人之外往以万方昏墊百神愆祀屈類陽之高風拯率土之沉溺黔黎蒙再造之德庶類荷載成之恩不以黃

屋為心脩以蒼生為念脫離之懷無忘於靈府釋員之志有示於明發喜禘郊之可託忻宗祐之有主考時練日傳大寶於少陽矣自光膺監撫作貳春宮德覃内外仁被幽顯既而重光拔承照燭宇宙之間副武和仁衍溢風雲之際聿遵三善受真万國及天門重啓寶曆惟新臨赤縣而大誓症嚴撫黔黎而廣興利益開四等之日追燭堯雲揚六度之風橫派舞雨寶舟沉而更涌慈雲卷以還舒仙臺將法苑共華玉鏡與金輪齊輝澤周有頂道被無垠靈應休徵地符先見寬仁德孝史脩後書每以解網為心結繩在念意欲永空囹圄長息烽燧盡盡群生同歸仁壽茫茫率土共奉真如貞觀元年獻肇夫鍾之月高堅勝幢少陽沾洗之辰洞開慧殿京城僧侶並於當寺七日行道齋供所須有司准給散齋之日惣就大興善寺貞觀二年下詔曰神道設教慈惠為先玄化潛通亭育資始朕恭膺大寶撫愛黎元矜愍之心觸類而長是

用傍求冥貺幽贊明靈所冀九功惟序五福斯應比嚴霜早降秋實不登靜言索薄無忘慙惕今百穀滋茂萬寶將成猶恐風雨失時字養无寄敢藉聰明介茲多祉宜為溥天億地仰祈加祐可於京城及天下諸州寺觀僧尼道士等七日七夜轉經行道每半正月七月例皆准此玄恩咫尺聖力冥扶景風膏雨應時戒節嘉苗種桂被野豆原國富九年之資家豐万箱之穀皇帝宿樹五恒瞻資十善啓興王之霸業赴億兆之歡心但以建義之初時逢世季親當矢石屢揔元戎或東剪七雄西清八水縱神兵而載封豕乘天策以斬脩蛇既動赫斯之威恐結冤竟之痛其年季春躬發詔旨自隋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東伐所向平殪黃鉞之下金鉞之端凡所傷殪難用勝紀手所誅剪將近一千竊以如來聖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煞害為重永言此理弥增悔懼爰命有司京城諸寺皆為建齋行道七日七夜竭誠禮懺所有衣服並用檀

捨募三塗之難因斯解脫万劫之苦
藉此和濟滅惡障之心趣菩提之道
三年孟春降勅京城僧尼於當寺
每月二十日行道轉仁王大雲等經
以為恒式登又奉勅波頗三藏等於
大興善寺翻寶星經琳為序曰寶星
經梵本三千餘偈如來初證覺道度
目連身子及降伏魔王護持國土說
此經也自像化東漸綿歷歲時三輪
八藏之文四樹五乘之旨顯神光於石
室派梵響於清臺雖親譯相尋尚多疑
闕我大唐皇帝迺聖迺神允文允武
乘機撫運拯溺救焚反上皇之風行
不言之信去泰去甚既掩頓於八紘無
事無為乃朝宗於萬國齊海天山之地
盡入堤封龍庭鳳穴之鄉咸霑聲教仁
踰解網治踵結繩大德開闢外齊八則
小心翼翼內整四儀臨赤縣而溢慈悲
寄玄扈而敷弘誓每以諸法非有物我
俱空著言真要無過釋典有中天竺國
三藏法師波頗唐言光智誓傳法化
不憚艱危遠涉葱河來遊震旦經塗
所亘四萬餘里以貞觀元年庚戌泊

辯正論卷第四

第十五 張

于京輦既登上席爰懋錦衣有詔所
司搜揚碩德兼開三教倚畀十科者
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寺請波頗三藏法
師相對翻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
玄暮等譯語沙門慧明法琳等執筆
承旨懋懃詳覆審名定義具意成文
起貞觀三年三月訖四年四月凡十
卷十三品用紙一百三十幅惣六萬
三千八百八十二言其年仲冬勝光
寺主僧珍奉勅就宮迎像於勝光寺
供養四年獻肇諸寺大德四十九人
經三七日慶像行道日滿設千僧會
王公並來行香琳又上皇帝繡像頌
日緬以八樹韜光兩河晦迹歷王應仰
鑄蠟而寫全身迺帝親誠鎔金而圖
具相泊乎青精南度白馬東翻像
教聲興靈儀過時於是像神姿以登
秘井屈聖體而施明珠光烈張橋色
派遄瀆示佩曰於漢后感揮毫於晉
君或顧步而躡萬山下徘徊而遊夢
渚植祥嘉瑞地自由來未有剏縷因
真模空範狀我大唐皇帝曩植四弘
夙資五德神功邁於軒昊至治美於

辯正論卷第四

第十六 張

成康仁動上玄力侔大道慶雲垂彩
金鏡合七曜之暉瑞鳥呈祥玉燭和
四時之氣素賦文身之長俱請命於
王庭穿習俗耳之首共獻縣於魏闕
加以留心入正篤意五乘廣運擅那
律修淨業永言善逝冥漠何追爰勅
上宮式摹遺景奉造釋迦繡像一幀
并菩薩聖僧金剛師子脩攝仙藻彈
諸神變六文雜沓五色相宣寫滿月
於雙針託修揚於素手妍踰蜀錦麗
越燕綵紛綸含七映之光布護列九
華之綵日輪吐焰藹周客之慈蓮目
凝輝發泰姬之綫揚侯百里之珠樹
斯百福子羽千金之璧愧彼千輪華
蓋陸離看疑踊出雲衣搖曳望似飛
來何但思極迴腸抑亦巧窮玄妙以
今歲在庚寅月居太簇三元啓僉之
節四始交泰之辰乃降綸言於勝光
伽藍設齋慶像四十九僧三七行道
大秦紅粟備香積之食周穆金膏陳
梵王之供四等福田生生具足六因
善報世世莊嚴劫石確而寶曆長存
芥城空而皇基永固不勝慶悅輕迺

辯正論卷第四

第十七 張

頌云

於錄上帝天策我君乃神乃聖允武
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煥符輝煥
美氣氤氲光宅天下攸序彝倫體道
迴向式建福田針裁赤果縷制青蓮
文含綺爛彩奪霞然花疑迴發蓋似
空懸方諸踴地邁彼騰天嚴在提搭
曉旅青陽奉遵微命爰崇道場十科
星聚八座霞張風迴雅梵殿贊名香
鴻基盛業永永無疆

主上每以聽覽餘暇遊息藝林討孔
壁之墓披石經之訓規百王之往事
孝三教之指歸而謂語未涉於空
事終淪於有有評夫性靈真要可以
持心濟俗者莫過乎釋氏之教矣眷
言法藥有意流通爰有中天竺國三
藏法師本刹利王種姓刹利帝名波
羅頗迦羅塞多羅唐言作明知識速
聞唐國弘闡大乘故涉葱河來遊聖
世以貞觀元年大呂之月躬費梵本
達乎上京昔高宗治興傳巖入夢今
我皇道威德星現野法師識虔通敏
器宇冲邃五百應供結集之文八万

修多所詮之理自法蘭赴漢僧會進
吳傳譯相尋而有所未喻者法師皆
委其由未究其異同假令內部諸計
外人別執莫不吞若曾中說猶指掌
至於承華論席肅成解義特蒙悅可
簡在帝心其年孟春有詔波頗三
藏等可就勝光伽藍翻譯般若燈大
莊嚴二論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邦國
公房玄齡散騎常侍左庶子唐事杜
正倫等奉勅銓定碩德一十九人右
光祿大夫太府卿蘭陵男蕭瑀為勅
使檢校百司供給四事豐厚琳又預
充執筆迺為序曰般若燈論梵本有
六千餘偈摩伽陀國種姓大士婆毗
薛迦菩薩唐言分別明之所作也始
夫万物非有一心如幻心如幻故雖
動而恒寂物非有故雖起而无生是
以聖人說如幻之心鑒非有之物了
物非物則物物性空知心無心則心
心體寂遠觀之士得其會歸而忘其
所寄於是分別戲論不待遣而自除
無得觀門弗假修而已入蕩蕩焉不
在不離無住無依者也佛滅度後七

百年間有出家菩薩厥名龍樹深達
實相得無生忍為報佛恩開演中論
付法藏六其人於像法中燃正法炬折
邪見幢外國傳云智慧日已類斯人
今垂曜世昏寢已久斯人寤今覺中
論凡五師注釋分別明菩薩即一人
也此菩薩多聞摠持智深志固以本
願力不捨群生住修羅宮待見弥勒
屬以去聖時遠眾論紛然致令雪山
採藥多取毒草深水求珠競持瓦礫
誠恐一理不窮及增邪見一言不盡
翻起異端乃續述龍樹偈文為茲般
若燈論其為論也訶斥內外贊揚真
俗窮无生理究竟實相源照无不寂寄
名般若執無不破喻曰明燈蓋方廣
之中心諸佛之行處矣嗟乎後之學
者便息百城之遊永无五失之謬論
凡二十七品為十五卷若內人立義
皆標人名无名者例稱自部若外人
立義亦標人名无名者例稱外人縛
解品已前慧蹟執筆觀業品已後法
琳執筆於是起四年夏訖六年冬勘
定既周繕寫士畢所司詳讀然乃奏

開勅令所司各寫十部散付諸寺任
共流通脫躡輪王十善化世國內諸
市悉斷屠行普禁民間不許宰殺江
南之地立塞取魚三十餘州觸處皆
亦必須破堰然乃取之所取者比鄧
林之一枝狂死者過恒沙之億數又
降慈造慈廢除之又屬歲阜時和海
內豐稔又度僧尼三千人諸州散配
既而德勅上玄感通至聖七難俱殒
七福脩臻恩洽九垓之表咸加八極
之外其年孟冬亮奴王頡利等並率
其目子携其部落機員爭趨前後
踵踵延望闕庭傾國而至謁天門而
請命就夷邸以食和不煩衛霍之師
自窮巢穴詐假軒轅之衆席卷通遼
漢南無雜虜之憂塞北罷強胡之寇
馬岸龍堆之域既沐唐風交河清海
之濱咸為聖土康哉康哉共歡於茲
日無為无事同慶於今衣統天立極
之功獨高前古奉佛崇善之業超諸往
賢主上曾經戰場白刃相拒至于登極
情深厭衆乃下勅凡所陣場並建寺
有司供給務令周脩宇內凡置十所

辯正論卷第四

第二十二段 既

嚴整可觀又昔日遊避暑幸南山卜
此神居啓茲大壯其地也帶秦川之
眇眇接隴岫之蒼蒼東觀浴日之波
西臨懸月之浦鳳企窮奇之石巒律
鎖天龍盤誦說之崖穹隆刺漢豈獨
巖松撥日抑亦洞竹捎雲實四皓養
德之場蓋三秦作固之所為太武皇
帝捨而為寺既增利見因曰龍田又
送太武及主上等身夾紵像六軀永
鎮供養大眾所資有司供給无勞買
地不待布金逆風和氣之香氣氤滿
院吉祥柔滑之草瀾湯垂階又為穆
太后於慶善宮造慈德寺甄叔迦寶
閣浮檀金種種莊嚴一華麗雖知
所作希有猶言因檢未申六年仲夏
於臺城西真安坊內為穆太后又
造弘福寺考茲形勝襟帶市朝爰命
鳬人開基締構甫移銀榜即此金園
法侶摩肩朝貴延首其地則高墉負
墉羅百雉而紆徐層城結隅峻九重
而延袤於是廣闊寶坊脩飾輪煥瞻
星測景置臬衡繩玉馬垂暉金鋪曜
彩長廊中宿及宇千霄浮柱繡栴上

辯正論卷第四

第二十三段 既

圖雲氣飛軒鏤檻下帶虹蜺影塔嚴
其相壁經臺鬱其並架罄丹青之輝
矚彈藻續之瓌奇妙極天仙思窮神
鬼金盤承露比玉樹於甘泉寶鐸和
風狀瓊林於安養疎鍾夜澈清梵朝
揚韻合魚山響符龍木靈異之所栖
宅定慧之所依憑了義息心於是
乎在
魏大丞相勃海王
神氣精靈天姿秀異德脩文武藝兼
禮樂珪璋社稷之氣廊廟柱石之才
實有王佐之風咸稱靜亂之託至於
歸心服道獨超名輩不悒象馬元愛
珠璣於定國寺興建寶塔
魏侍中大保司徒公廣陽懿烈王
魏廣陽忠武王 魏司徒廣陽王
魏廣陽文獻王 魏相國高王
魏汝南王 魏宜都王
右七王並敬信居懷敦崇為業或文
或武匡國匡家叶柱石之風有禪廟
之德和空雲之遽變識塵氣之非常
同悟已身等歸磨滅乃迴心佛理共
遵聖化咸受八戒俱持六齋造寺度

辯正論卷第四

第二十三段 既

僧設會崇善

魏上黨王穆

魏常山王鷁

右二王穆性和厚美形自鷁容自魁

傑帶帶十圍立性方雅少言清慎常

息省閭雖當炎暑不解衣冠官至侍

中大司馬

魏淮陽王尉

魏河東王荀

魏東陽王丕

魏淮南王他

尉荀丕他並容良壯偉大耳秀眉四

十年中三長月六守齋持戒无替於

時誦維摩經造法王寺年耆堅重負

杖來朝然丕又聲氣高朗博記國事

問无不知及享宴之際恒居端坐每

與王公學士大德名僧研味佛理抗

音大言謂衆人曰佛教冲洽非儒墨

者所知

魏秦王翰

開當世之務盡成敗之理近事遠謀

造次備舉重仁行義朝野具瞻

魏司徒北海王詳

司牧高陽王雍

或親自本枝或地居外戚摠政本之

要當神州之重並感圓珠慕勵已心

魏正論卷第四

第千四張 既

信法橋造像書經興立塔寺寫一切

經二十二藏

魏彭城王勰

罄盡心力保護世宗內外指撝至于

登立法門大啓佛事廣興修造伽藍

創建靈塔

魏濟南王文若

風流寬雅姿制閑裕吐發深美辭色

淹和時人為之頌曰三公楚楚盡琳

瑯未若濟南備員方至於口誦金

言心期淨土持齋菜食護法敬僧无

以加也

魏安豐王延明

中山王熙

並以宗室博古學文俱立道場齋講

相續以香汁和墨寫華嚴經一百部

素書金字華嚴經一部皆五香罽四

寶函盛靜夜良辰清齋行道每放五

色神光照曜臺宇衆皆共觀倍更發心

魏瑯琊王誦

義緣六經史該百氏衣冠儀貌朝野

所推高論清風獨起時輩翫冠駟梁

武帝奇之與語終日梁武謂曰昔王

陵在漢姜維相蜀所在成名何必本

魏正論卷第四

第千五張 既

士其見禮如此常與梁武啓必云魏

臨淮王誦梁武亦不責之頗以敬重

為意六齋之日恒設淨供獻佛飯僧

俸祿所資多入經像

魏尚書令廣陽王嘉

喜愠不形沉敏好學仁厚至孝造次

不渝讀一切經凡得三遍造愛敬寺

以荅二皇為衆經抄一十五卷歸心

委命志在法城

魏陳留王虔

姿氣魁嶷膂力絕倫自小出家虛心

慕道其後歸俗不廢習真雖干政

事頗敦勝業

魏齊獻武王

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

同夏日坦至心於万物被大道於八

方修心尅已迴向正法造大悲寺

普濟羣生

魏使持節中外諸軍事齊王

魏鉅鹿王闡

魏錄尚書事彭城王韶

魏謙郡王亮

魏江夏王昇

魏臨洮王榮

魏正論卷第四

第千六張 既

並英毅挺拔風格超倫而信敬法
言迴向釋氏

魏太師大司馬洛州刺史馮熙

文明皇太后之兄也奉佛至信於諸

州建浮屠精舍七十二所寫一十六

部一切經常與名僧講論佛義

魏使持節幽州刺史司徒公胡國珍

靈太后父也唯事齋潔自強札拜書

經造像起正化寺供養百僧

魏司徒祖瑩字允珩

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虛閑志

識開悟口含碧鷄之辯手握彫龍之

文義府玄宗於是乎在

魏司空李無為

率性不群自然行己鈞深致遠懷文

抱質鴻鵠將飛便懷四海之志驥驤

方將已有千里之心雖政事殷廣常

以金剛般若為業每月六齋終身

靡廢

魏大傅昌寧王李寔

立身雅正為人清儉慎終令始奉法

尊師無廢六齋恒持五戒

魏少保建昌公竇略

辯正論卷第四

第二十五

素抱伊霍之量夙懷柱石之材專任

授律知甲乙之孤虛當敵制權識風

雲之向背富而不驕貴而无傲敬信

崇重委命世雄造靈山法雲三寺供

養二百許僧

魏司徒高徽曹

勇氣絕群武略超世

魏司徒高隆之

逸氣超倫德風可挹

魏侍中尚書令尤入

氣幹宏拔英華清煦羽儀朝野追贊

有聞於岱州起法音寺

魏右僕射大行臺慕容紹宗

聰鑒可稱禮賢斯篤

魏吏部尚書邢彥

有清規美談笑閑在老味詩聲敬重

大乘造像立寺

魏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

陸政

平直無私守道寡欲有長仁之操善

文雅之容口誦維摩以為論本時人

高尚莫敢抗談即陸載之第二子也

魏太常卿恭侯鄭瓊

辯正論卷第四

第二十八

壹蘭表德琬琰為心朝貴羽儀人倫

龜組起淨域寺建法華堂月別營齋

年常寫像

魏雍州刺史韓仲詳

簡略清通標舉雅俗深懷非我

魏黃門崔陵

精心道藝託志詩書厥篆為文斧藻

成德承風虛想望美傾心獨步當朝

為物稱首而迴向三寶委質四弘於

鄴城中起報恩寺

魏幽州刺史盧令守

珪璋內潤風塵外肅器度淹美神用

高明於幽州造通玄寺供養百僧

魏沛郡太守趙允則

稟精辰象實靈河岳幼舉擅美弱

冠馳名信敬之志不移極忍之心无

過寫經造像心未為勞

魏河南尹武邑公李粲

羽儀文物冠蓋相望守一抱貞志存

安養三長之月必自清齋二親諱日

達曙悲慄造彌勒寺供養百僧

魏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陸載

載本吳人為宋咸陽王義真行軍大

辯正論卷第四

第二十九

都督長史後沒赫連因即仕魏有才調善談詠為魏朝貴公所見稱重而性愛虛靜常以佛法為意每讀衆經贊揚玄旨末年精到經字放光口誦法花時感舍利

魏衛尉卿許伯挑

有長仁之風和莫逆之道崇奉正法無替於時

魏散騎常侍溫子昇

有太冲三都之筆美子雲百奏之才錦繡相其文章金玉慙其暉映崇重妙法愛樂大乘

魏寧遠將軍侯莫陳引

通統

本漢中山靖王之胤涉漢已來肇有豈國因侯而氏遂號陳焉造祇園等寺常營齋講及施悲田

已前並魏代時英一期昆彦欽仰佛教者梗概條之

齊大丞相內外諸軍事常山王璠

勲業崇美特達起倫

齊太尉蘭陵王長恭

聰敏絕群朝野敬憚

齊司徒瑯琊王儼

辯正論卷第四

第三十一

翼贊皇家光隆朝政

齊歸尚書事長廣王湛

朕朕王室文武憲章

齊大都督錄尚書事廣平王

智思超倫操履溫直

齊大司馬清河王瑒

業行優深風格道遠

齊左僕射廣寧王孝珩

識悟優遠貞幹令終

齊侍中尚書令錄事尚書使持節都督趙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護軍將軍趙州刺史帶六州

都督并州太中正長安公晉昌王唐

邕造衆義莊嚴大寧國寺鑄彌勒金

像一軀星氣程符岳神効杜焉此昌

年捷茲上德光事五君寵加八命出

陪黃屋入履青蒲拾遺補闕獻可替

不軍制之經兵符之秘國之利寶不

可亦人心贊彼歸尸掌切密重以刺

舉枯服督察全趙杖節申威下車

布惠蒙右兼并望風霜而殺手軍弱

擠墜沐雨露以息肩金口木舌提耳

拍掌衣食盈而知榮辱擅樂章而識

辯正論卷第四

第三十一

忠孝旗亭絕奇表之貨園土有求

矜之識約比食魚清俸酌水參壺長

吏畏之若神明農墾黎民仰之如日

月加以良田居體真金在性遊戲衆

法調伏諸根聞必修行見便隨喜為

國及蒼生於堯之舊都建衆義莊嚴

寺擬大壯模乳象測圭表度几筵督

陰面陽啓寒舍煥月宮日殿晝夜齋

先奈苑蓮臺春秋異態名僧踵武淨

信連衡令月嘉辰爭稱札拜又於陽

平造大寧國寺實刹上浮精廬遠秀

梁裁文杏柱用栴檀繡藻拓暉朱綠

交映又鑄彌勒金像一軀合光七尺

白石丈八像二軀并一切經三千餘

卷修治故像一万許軀

齊右丞相咸陽王斛律明月

勇氣元前抱節弥勁

齊左丞相平原王段孝先

恪勤政事先副朝奉

齊錄尚書事淮南王和士開

篤敏勤恪奉法自強

齊太常清河王高岳 勇幹清美

齊太宰章武王庫狄千秋

辯正論卷第四

第三十一

猛毅恭順

齊侍中秦王高彥歸 汎愛優美

齊侍中尚書令元羅

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等咸為賓

客然為性儉素恂恂接物崇敬三寶

欽尚四弘於法喜寺興建七層浮屠

埽塔至於盡心以法聖主修己以勗

永安則上寧於君下保於己蓋人倫

之水鏡天下之楷模

齊尚書令高肇造開居尼寺

齊太尉彭樂 仁厚著美

齊司徒潘相 尚仁貴義

齊司空司馬子如

學業清美介節峻舉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揚遵彥

識懷溫敏風儀道逸早標玉潤夙擅

金聲而文綜九功武苞七德振天下

之美譽感海內之懽心文宣高視於

上京僕射揔知於時務鼓腹擊壤人

無怨聲十年之中齊國大治法合之

力揚公有焉而博涉內外燕閑孔釋

仁祠攝比列剎相望法衆連衡士女

迴向護持在意民具余瞻

齊少傅尚書僕射魏收

脩閑禮樂摠攝羣倫深達苦空尊

重正法學該馬鄭才蓋應劉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暉

才膺佐命寵亞二南蓋朝廷具瞻人

倫勢望兼信佛法大建福田樂與名

僧高談至理書經造像修補伽藍

齊右僕射崔季舒

物望清高羽儀當世

齊左僕射燕子敬

奉上接下守法自強

齊僕射趙彥深

齊侍中斛律孝卿 仁厚清恪

齊侍中斛斯文若 義勇蓋世

齊侍中徐之才 清儉峻恪

齊侍中高正德 德風道舉

齊太常卿崔昂 儉約不渝

齊散騎常侍劉逖 清通夙著

學該七略才顯四門

志節可稱言行惟允

齊衛尉卿杜弼

齊殿中尚書邢子才

絢彩派光奇文蓋世

齊秘書監祖孝徵

學業優贍才藻映俗

齊尚書左丞封孝琰

清麗峻遠時望所先

齊使持節平南將軍仁州刺史金紫

光祿大夫安康侯樊僞造竹杖投

體調凝遠理識清明精誠壯志莫與

為儔於廬州造竹林寺在仁州造拔

苦寺造像書經年別不替

右齊世英賢北朝俊逸並學通今

古解貫玄偏而深信釋門洞明

因果手披玉軸口誦金言其眾

也如草木之依大地其覆也猶

鱗介之汎長川至於白屋農夫

无名老叟薄知希向少發信心

者不可稱紀胡得措言所以福

祐於四生慶流於三世凡仁凡恕

及子及孫其能行之德元不至也

周柱國襄州總管衛王造鳳

殖衆德本於襄州修造上鳳林寺憑

危跨谷接棟連雲香閣禪龕依巖架

呂佛事嚴整殿宇光華月入秋隱風生夏戶忘憂滿院長樂盈階竹簷茅簷松橫石砌奇峯亘日迴樹參天寓目開心自然忘返

周柱國益州總管趙王

造像寺

歸命仁祠在益州造慧眼寺重門跨迴飛閣連雲鳥跂龍盤鳳翔鱗接牕開神女之電梁映美人之虹簷四注而傍臨階三休而直上金繩界道仍圖初利之園露榜垂階即寫由軋之地三春令月八節嘉辰士女信心都鄙豪俠委質迴向頂礼歸依

周柱國雍州刺史齊王

造像寺

周太師大冢宰柱國大將軍晉國公

宇文讓

造像寺

晉公地屬文昭名高主陝紂四履之苞茅專五侯之征伐周文作輔廢績咸熙臯繇為夢天下無事社稷由其建立朝廷賴其銓衡而篤信不群迴向無比興隆像教創製仁祠凡造法王弥勒陟岵會同等五寺湯沐徽俸不費水衡之財郡國減租無勞汎舟之後漬陰寶鼎之地安邑崇殿之基

園開長者之金泉涌沙門之錫盡大秦之木難傾日南之火齊製窮彫匠不因工王之圖巧極神功方待由余之對中天寶塔遙臨望氣之臺涌地靈龕還對益車之坂持戒四部安居二時恒轉法輪常凝禪室又供養崇華寺

周柱國尚書僕射楚國公豆盧寧

造像寺

漢寺及會宗寺

燕文明皇帝慕容晃之後祖什文成皇帝直竅司隸大夫父篤柱國大將軍涪陵公寧年始弱冠爰初筮仕月角稱奇星精表德在軍三十七年身經四十二戰胡兵不敢南牧趙人詐肯東瀛人偷水鏡當世杞梓而汎愛居心迴向為業造羅漢會宗二寺鑄像寫經相續不斷

周太傅柱國大將軍太宗伯鄧國公

竇熾

造白馬梵雲二年

五陵利族三輔良家孟津稱同德之門咸陽乃先登之佐功參八柄位入六符熾即安豐華胄也昔專黃老今信大乘建白馬梵雲二寺種當未出

世之業

周侍中柱國大匠卿武衛將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安豐公段干闥干木後胤撫軍幼子風流重世嘉聲躍武山澤通氣儀表純和時以如如檀強跨有燕前奉命專對示其逆從即請附降還敦好穆所獲口馬及金貝等並用寫經并施孤老

周柱國雍州牧南兗八州諸軍事兗州總管鄧國公竇恭

龜鏡輝聯衣璫易弁合門奉法威韶嘉慶

周大將軍幽州刺史安定公宇文貴

太祖文皇之孫柱國齊王之子東膠西序敬業難經德重偏林名高太學事親盡孝奉佛惟恭擅忍在心老而益至

周開府儀同三司太子洗馬雲寧莊

公瑯琊郡王拓拔勝

侍中太保司州牧廣陽王嘉之孫父通捨其國嗣脫驪王家敗碣石為香城燬昨陽為奈苑棄冠冕而服田衣罷絃歌而遵雅梵莊公為父亦慕歸

依仍於私第常修淨業

周使持節陝州都督行臺郎中通直散騎常侍河東公宇文善

公宇文善字仲良成童就學傳衣百氏弱冠登朝遷轡千里大統初於沙苑獻捷舉河東之地仗劍歸誠其宗從鄉人並得開國而大信正法畏懼將來造像書經一生興福

周開府儀同三司陽化公元昂

魏大丞相京兆康王之孫太保錄尚書恒芝之子溫恭為節仁孝居心遊學儒林早習經史深敬釋氏捨宅為酬德寺

周柱國大將軍隴西東公楊纂

河南近目華山貴冑祖丘以羽林三軍治兵於六鎮父安仁北道大都督朔州鎮將祖考已來並崇佛教

周通州刺史右侍上士散騎常侍楊操

西漢十人東京四世朱輪花蓋奔莩相承尚書忠公之孫汾州刺史之胤

二楊同世皆崇佛法

周司空貞侯鄭穆

出忠入孝聲自彼天敬佛重僧久而

辯正論卷第四

萬千九張 既

無倦

周侍中少傅京兆郡守行臺郎中大匠卿燕郡公盧景仁

太僕卿靖之少子雅好博古家傳析薪之業夙夜強學世繼良弓之教三兄景裕學冠玄儒四兄景辯博聞強記俱能釐改憲章制度札樂閨中

於夫子河上疑於仲尼並稱佛教窮深

莊老虛薄

周太保柱國大將軍吳武公尉遲安

軒轅誕聖新鄭肇其洪源昌意降居若水承其遺烈始祖魏氏之政封尉遲國君官族表於世功命氏因于昨

邑殫聯華緒鼎鑊鑲其深功曷亦崇基庸器紀其行業父柱國大將軍

長樂公夫人尚書昌樂大長穆公主造哀義寺及宣化尼寺

周大將軍南齊都監常山公柳慶之

嵩高峻極大夏雲構器宇冲邈風度凝整追王戎之簡要邁裴楷之清通

有德有才可師可尚於襄州造香山寺剎飛雲表幡賜天岳日殿蓮臺珠

辯正論卷第四

萬四千九張 既

藥金地遠方祇樹若寫鷄園

周北荊州刺史安道公帝頌

器宇淹凝才略通濟銀章青綬明經俯拾踰骨瞻庸元功克舉令德彰於國史榮勲載于家譜基茲閭閻累葉

光華於鄧州造德王寺房宇精嚴殿堂奕壇住居形勝見者發心

周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潼州

刺史徐國公若干鳳

司空之孫武公之子建杜嗣齊執珪續衛高峯掩日長翅垂雲遠至聖寺

庶憑冥福

周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清河公

侯莫陳休

文武兼施忠孝脩舉生而念善常行慈恕於大乘寺受戒發心寫一切經造丈六夾紵無量壽像俸祿所致咸

舉檀那

辯正論卷第四

萬四千九張 既

周開府儀同三司安政公史雄建安

昔桂史留滯周南消聲函谷因官命

氏遂稱史焉祖遵涼州刺史父寧柱

國安政烈公並深謀宏略在時濟世

而門崇三寶人奉八齋造安政寺其

薰祖考

周開府平北將軍仁州刺史安化公

丘洪賓造本起寺

世挺忠烈門承顯貴基通長戟擬王

藩之居門方駟馬同魏舒之宅第廣

化公並器均瑚璉質表珪璋難兄難

弟同元季之德或將或侯齊烈丹之

貴敬重釋氏研味法音捨其舊居為

本起寺

周益州府中郎新州刺史蔡寄

待詔金馬之門論儒石渠之學梁園

作賦遇等枚鄒從梁沒周禮過申白

周開府威遠將軍王靜供養馬九寺

周大將軍和雞雄造本起寺

周大將軍余綿永造本起寺

周司金大夫破多羅紀造本起寺

周軍司馬洪和公意力勲仲慶造本起寺

右周代

隋皇太子勇造像書經相繼不斷轉
誦行道無替於時

隋秦王勇 京師造延興寺濟度居

寺并州造開化寺

隋蜀王秀 益州造宣惠寺去梁寺大道昌寺供養寺敬寺

隋蜀王秀妃長孫氏造本起寺

隋益州長史昌平公元最造本起寺

隋漢王諒 京師造禪定寺并州造

內華寺法忍寺各度百僧供養

右三王並敬信居懷流通在意篤愛

仁孝秦王竄優常持六齋每行十善

書經造像所在用心為襄州總管之

日經撫化導大得物情俗詠來蘇時

稱至晚其延興堂宇濟度神宮悉是

王所卧居捨而為寺

隋太師上柱國申國公李穆造本起寺

器度英舉風宇清曠奇功茂績兼

濟生民周道既衰三邊鼎沸肅寧方

面摧遏兇醜精誠丹款貫徹幽明志

慮沉深聲猷遐遠勳庸夙著名器早

隆威德至道坐鎮雅俗時宗人傑朝

庭羽儀爰用祖來之松新甫之栢建

興佛殿起立僧坊禪室鐘臺靡不精

麗講堂門屋咸悉高華

隋太保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造本起寺

降靈川岳寧和純粹山庭反宇冥

符佐旗之德龜文河目天挺命世之

姿孝表率由忠為令則溫恭寬裕之

性簡文遠大之才治國隆家之道在

世濟時之略寥寥有周捨之氣肅肅

懷管仲之風十亂無以加三傑莫能

擬股肱良哉斯之謂也然而迴向法

本崇奉釋門捨其第居傾竭堂宇仍

充金地即構寶坊月殿金人蓮臺華

蓋種種嚴麗事事光新

隋上柱國使持節淮南撫管壽州刺

史觀王楊雄造本起寺

平暴靜難之才禦侮運籌之衆爪牙

之用既顯鷹揚之功遂宣光國光家

可大可久股肱攸屬文獻具瞻至信

法言汲引無倦興福造寺恒建檀那

弁葉公侯傳家台鼎識空鑒有服道

知歸其望益高其心逾下

隋大司馬上柱國神武肅公竇毅造本起寺

幼穉令譽長号通人家有賜書門櫺

衛戟供奉四帝終始一心義重龍文

財輕彈翼折獄動哀矜之念臨下盡寬和之仁而護持三寶體達五家造寺建齋以為常業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曹國公虞慶則造寺

弃茶衣纓朝冠杞梓志識詳幹器宇淹通善六國之音達四方之俗既松鼻倫之要偏知惟榮之機而篤信居懷片善必記興福建寺所在行檀大起法堂廣羅佛殿於襄州造廬舍邨夾紵像高一百二十尺相好奇異靈應殊常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高顗造真寂寺及積善寺

器局和允識慮優長札繇夏穀樂窮部武百官氏族之諱九州土地之宜憲章經緯之圖訓世字民之術朝政之事知无不為其位弥高其心弥下皇隋建極實有殊功而善達世間早知幻化存心出要篤志香城至於七覺花臺三明寶殿琉璃梵宇馬砌禪龕奈苑祇園竹林極閑遊者忘返一留人凡是名僧海內大德慧崇禪

辯正論卷第四 第四十五張

師道兼法師等並感其敬信同起加藍又延信行禪師別起禪院五眾雲聚三學星羅道俗歸依莫斯威也又造積善居寺願亦嚴華

隋上柱國左衛大將軍陳國公竇杭造寺

三輔良家五陵貴冑洪源後於煙水層巘鬱于岐山世載軒冕之榮門承羔鴈之禮扶風振其茂緒平陵播其繁根雖在俗塵志存出要

隋上柱國武衛將軍梁國公侯莫陳芮造寺

卓犖不群骨梗元軫參謀王室首建義旗去煩就簡之功佐命平暴之力任居閭閻有積炎涼宿衛宮城頻移氣序用心恭謹獨美當朝文物具瞻聲猷遐布一門昆季三人駟馬敬信崇重造寺書經每以法言脩善事隋上柱國洛豫十七州諸軍事洛州刺史左翊衛將軍詢陽公元孝矩造寺志識優遠風骨凌霜恭務治基早知禁衛用心匪懈奉法元親捨其第居充斯淨域靡恡資產常建福田玉質金相英聲遠振

辯正論卷第四 第四十六張

隋上柱國荊州總管上明公楊紀造寺

荆門勝地楚雲神鄉體舳之所混并水陸之所衝要唯仁是寄親親弗居布政宣條咸稱繫賴清風遠沐威績有聞人唱來晚之歌咸陳去思之詠啓茲福地置此仁祠月殿派輝珠臺曜彩花開粉壁荷發圓池至於鄭氏雖摩孫公安養甘為絕世妙盡丹青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造寺昨土開家俾侯建國少像伊霍之志長叶廣蘭之風唐舉知其相泰郭賀稱其輔漢聯明神粹器局淹和納比吞派照同懸鏡英雋天挺類拔自然至於推斤九流咀嚙三古挹衛碑而不竭運著海而無窮方朔虞延耻諸魁岸曾匡朝錯勳斯智臺郁郁美其為文桓桓壯其用武弼諧之力變理之功無以加也而尊重正覺開樊法門俸祿所資並營淨業揆赤霄而興象殿陵倒景而起鍾臺七寶之堂九層之塔高臨漢表上出雲端布藻名花綿壺吉鳥善能留目甚暢遊情播美閑中傳名字內

辯正論卷第四 第四十七張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納言邳國公蘇
武威造清

貞幹足以濟事和義足以利生確乎
不拔體乎其性隱弗違親貞無絕俗
類八公之赴漢同四皓之入朝國政
天網從斯大脩頗閱百氏兼達三玄
放心於四德之場託質於五門之觀
書經造像札佛燃燈偈彼莊嚴具
諸功德隋朝良宰蓋此吾人而心下
志高識幽見遠憲章文武敦縉彞倫
隋上柱國都督河東諸軍事河東太
守竇慶

文足字民武堪靜難沈愛仁厚來晚
去思汲引為心擅忍不倦

隋柱國右衛將軍南康公劉嵩造律
武毅剛甚奉法無私耿離居家欽尚
解脫

隋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崔
鳳造莊

操履貞肅奉法愛對薦愛大棄迴向
正道

隋上柱國河間王楊辟邪造大慈
儀貌溫雅志操貞確常欽出世早歇

有為

隋兵部尚書上大將軍龍崗公段文

振造五

世襲通侯家傳龍命器局和允識慮
優長武冠孫吳文高班馬待詔之策
屢顯應對之美日隆蓋朝廷之羽儀
皇家之棟幹崇敬三寶體達四衢造
寺供僧寫經鑄像慈惠仁厚擅捨不渝
隋著作郎濟南侯王劼

學窮經史才邁群英著齊志一部釋

老志一卷又撰仁壽舍利見瑞記一

部總叙佛法由來云釋氏非管窺所

及率余妄言之昔春秋莊公七年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

而意說者以為四月八日佛生時也

案周四月夏之二月且辛卯非八

日年紀云言曾知不及他國字融云

漢明帝夢金人其名曰佛於是遣使

往求經書又案漢武帝得休屠王祭

天金人劉向列仙傳云七十四人

在佛經矣然則明帝已前已有佛之經

像魚豢云老子入西戎教為浮圖者
此言出自化胡經不足取也漢世曰

浮屠即佛也猶沙門與衆門語之

轉耳典略云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

華胥氏者即天竺國也在佛神遊之所

隋柱國毫靈四州總管海陵公賀若誼

寔卿相之門稱冠蓋之里山庭儀表

月窟風猷萬信大乘崇奉正覺

隋使持節大將軍涼州諸軍事涼州

刺史趙國公獨孤羅景公之世子獻

后之長兄敬法重人尊師尚義

隋上柱國涼益六州總管將軍襄公

梁睿道寧靈源於少昊分休帶於伯益

東漢良宰西晉鼎目敬信有聞丕業

克著

隋上柱國廣莊公李崇

挺生拔萃秀出宰儔唯昆與李師王

友帝誦習殷若興建法輪

隋上柱國左武衛大將軍使持節涼

州刺史宇文慶

包文武之幹略蹈仁義之規輝宣條

万里圖讚百城鑄像寫經為福元已

隋上將軍營州總管魏興公韋世文
聞詩聞札之風三義三君之德鍾慶
流澤非葉不窮慕正法於當年習微

言於積歲

隋上柱國吏部尚書上庸公韋世康

容狀魁岸風韻韶舉同玉樹之華滋

類壁山之朗潤善經略美銓衡歸心

慧門遊情法苑

隋廣漢太守襄垣侯粹琰

鳳毛麟角標文亦武家崇正法門奉

玄風暨五涼四燕三秦二趙高門連

於閭閻崇基接于太階咸里之皇親

帝京之富室顯顯慕道各各橫經口

誦金言手披玉軸至于隋代王公咸

名帝宇並欽崇釋教俱敬福田或造

寺模經或行檀悲敬或誦味經典或

研覆玄義如是比屋可封孝難具列

至如大唐朝伍賢官成林蕭族以法

華為福基實宗用塔寺為命代戴

尚書之普敬秦將軍之濟生或府省

同欽戎寺臺共奉爰逮要荒華夷今

長宏諸僕隸等布一心各以佛理為

指南並修勝業為已任既形于耳目

故不即事而叙之豈以孝老埋名故

由深鑒有託矣

辯正論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四

第五十一說

說

辯正論卷第五

唐沙門釋法琳 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注

既

佛道先後篇第三

儒生久之更為議曰尋佛教東夏未

六百年晉宋已來其風始盛猶謂功

無與等世不能名況老教中華年代

綿遠經史具載略可而聞案道經元

皇曆云吾以清濁元年正月甲子下

師伏羲治國太平白日昇天又云未

分元年八月甲辰下師神農太元元

年下師裕一本作松客凡經一十二

代變為一十七身始自玄老終乎方

邦隱真論云處天地之先不以為長

在萬古之下不以為久隨時應變與

物俱化勘其遊世輔國時節可知至

於誘引黎元匠成物品物安能紀乎略

計已經二百七十餘萬年矣

計已經二百七十餘萬年矣

計已經二百七十餘萬年矣

計已經二百七十餘萬年矣

計已經二百七十餘萬年矣

計已經二百七十餘萬年矣

計已經二百七十餘萬年矣

計已經二百七十餘萬年矣

計已經二百七十餘萬年矣

計已經二百七十餘萬年矣

乘魚遊空駕鶴玉井含潤美地下之

飛泉金竈生烟烈人間之焰火三宮

日珠之帳或餌甜芝九花青瑛之階

恒飡練髓玫瑰琥珀之樹不日舒光

瑠璃馬珎之枝無風自響觸體能語

曾假問於莊周白骨還生豈虛談於

徐甲西王玉文之棗聖女擎來東海

金色之梨仙人捧至形无定所見種

種之客情有異端啓紛紛之迹超江

跨海詭藉舟航入市登山隨心自在

綿綿亘測眇眇難尋莫不利益天父

摺摺今古釋氏之化日月未海焉得

與道而為比技開士讓曰吾子學无

稽古困在師心不能擇善返迷而守

株信度吾聞智无不周曰聖化不可

測曰神遠近難尋始終莫究者其在

茲乎焉欲措意於其間也子疑尚擁

當復言之何者

夫世界初成未有日月二大菩薩下

救蒼生爰列三先是興八卦伏羲皇

者應聲大士

者應聲大士

者應聲大士

者應聲大士

者應聲大士

者應聲大士

者應聲大士

辯正論

第五九冊

五四七

靈寶等經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贊
勃洞虛之中燁燁玉清之上是佛之
師能生於佛不言周時之老耨也為定
是耶願聞其說開士喻曰五帝之前
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無名漢景帝
以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為誰
升陽金鼓與明真論一十九篇以顯道之
至明者非對幽之明也故不可言至靜者非對
動之靜也故不可言至靜者非對動之靜也
道言者姓或為姓或為姓或為姓或為姓
即具五陰所成居在三才之內不
免無常平均分位運為仙道所攝案六書七
籍三傳九流雖為經國典纂莫不師
宗於周易也易云五運相生漸分清
濁兩儀既開爰判陰陽性運太一合而為天地精而為陰陽
陽變而所以乾元資始坤道資生三光
著象于天軌之道也万物稟形于地
坤之道也乾聖度女氣以象天坤以法地地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說外太一之謂道四陰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而兩之故三才而後陰陽不測之謂神
道也者理也通也和也同也言陰陽
運通三才位矣上下交泰萬物生焉
有陰陽之道理能通生於人物天和
地同則羣萌而類動也性月令云天氣
天地和同萬物動也鼓之雷建陽動也潤之風雨
陰隨也故知不有天地道何從生不

辯正論卷第五 第十二張 阮

有陰陽道何由靈豈得造化之前道
已先出假令有道不出天地之與陰
陽性神聖不遇天地神不過陰陽夫天地者於事可明
陰陽者在生有驗理數然也不去有
道先天地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普
車胤解道德云在人為德及物為道
穀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
孝在心故謂之德由之而成故謂之
道是以孝為德本成曰道功德彰自
立之名道有兼濟之稱內因德而行
就外由道而化成生之蓄之道之要
也成之熟之德之至也故論衡云立
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為若
此矣子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是者
不足歸信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
鬚垂素髮手把玉璋別号天尊居大
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
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
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耳雲山海經
山有五千三百七十所經五方四十五百五嶽
家高六萬三千五百里神仙居有金殿石都
校玉樹寶金北日月三光列其下雲車羽
神鳳駕銀軒五女仙童不可勝數水則海中三
山蓬萊方丈瀛洲名山咸大涉海則有方壺
蓬萊望峯則有四明天台金華山論五岳
太有河陽山經不載廣雅經文也子稱太上

辯正論卷第五 第十三張 阮

為佛師者案往代先儒及梁承聖解
五千文久有明釋言太上有四其一
曰下知有之謂三皇至五龍是也其
二曰次親舉之謂伏羲與神農是也
三曰其次畏之謂軒轅及帝嚳是也
四曰其次侮之謂堯舜已下是也礼
記有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謂天
皇人帝為太上也無別道神統論其
教止是訓導君民汲引浮俗初未曾
聞修万行而趣涅槃運四派以起生
死索道經元皇曆云吾聞大道太上
正真出於自然是謂為佛元為之君
檢道經中嘆佛為大道為太上為自
然為正真為太極為无上者皆是佛
也又云天竺國有古皇先生言佛是大古
善入涅槃古皇先生者是吾師也進化
天生今將返神還乎無名絕身滅有
不死不終綿綿常存吾今逝矣老君
洪江所以陳去化錄事丁於是吾還門人未
知今須自述去吾師者本在西方為此西界
的取證分明者也三洞經云佛是道父
西界又云天下大術佛軍第一言神道
窮化胡經云老子知佛欲入涅槃復
迴在世号曰迦葉於婆羅林為眾察

辯正論卷第五 第十四張 阮

問轉神入定經云思念一切開今傳云老子曰吾師號佛覺一切民也菜食誦經稱無上正真之道承佛威神號佛為世尊形與神遊受高上大聖十方至真已得佛道檢道經處處皆稱佛為師也吾今為子釋茲在茲子當念茲在茲頂受而奉行也佛也者蓋絕稱之大宗至妙之幽宅不可以无取不可以有求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何者若本之有境則大患永滅推之無鄉則大悲不竭常理不可原自然之體也无心以成化大道之宗也三五莫能始古皇之先也不嚴以正俗無為之君也混沌不可測無名之主也綿綿其若存衆妙之本也其降靈也則為大道之師其開化也則為太上之父焉得聞目以觀天地塞耳而聽雷霆所以佛号法王世之調御下凡上聖靡不歸依豈有稱五老之神佩三皇之籙而能為釋氏之師乎

五老上大人無上玄老輔少壯歲太大大上玄老五老上大人無上玄老輔少壯歲太大大上玄老五老上大人無上玄老輔少壯歲太大大上玄老

諸佛亦常吾更為子重明斯義案佛說空寂所問經及天地經皆云吾令迦葉在彼為老子号无上道偏童在彼号曰孔丘漸漸教化令其孝順須臾經云吾後千歲法當東流三及人民奉戒修善

辯正論卷第五 第十六

禮樂崩壞名辱身殘曾無顧耻蘇家覆國安忍忘歸誰知世界之何辜因念蒼生之塗炭所以佛遣三聖摧化一方布治國之儀叙修身之術無令其代刑用禮變薄還淳並是抑物本情非出要之大道也若放心於三達之境寂慮於四德之場功被生靈澤均彼此者則他方大士動喻恒沙此上發心亦如塵竿諒非文字之所攝傳略舉六人以開慕仰文殊屈迹於當世弥勒補履於未來觀音普現色身惠覃遐劫地藏護持震旦化洽元窮馬鳴兼三方於東夏猶朝陽之啓晨暉而使六合俱照龍樹跨万里於神州若明月之燭幽夜能令八表同光自斯已外或者年而引道或童孺而宣法男女異形胡漢殊類莫不就緣施化隨處誘凡玄功利於百王至教派於九有名言茲在茲凡出茲在茲無以子夏竊仲尼之名蝸角擬峨嶠之大也儒生肉袒叩頭矯手而詆足曰余諸罪矣余諸罪矣

辯正論卷第五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六

唐沙門釋法琳

撰

疏

十喻篇第五

卷傳道
士十異

內九歲篇第六

氣為道本篇第七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慈信度矜白鳥之翼壁駭高華又燭火之光爭暉日月乃作十異九迷最量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為十喻曉之九歲誠之用指諸掌庶明君子詳茲致焉

外一異曰 注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

女剖左腋而生

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出內一喻曰 老君逆常託牧女而左出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

開士曰案盧景裕戴詵辜慶玄等集解五十字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義類疏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為君上村不稱世者為巨老予非帝非

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

上耶檢道家玄妙及中台朱軺玉机等經并出塞記云老是李母所生不

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謬談也按仙人五華云仙人无妻玉女無夫

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瑞誠言可嘉何為史記無文周書不載宋虛

責實信矯妄者之言耳礼云退官无位者左邊論語云左衽者非礼也若

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並順

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 注老君垂訓開不生滅

之長生釋迦設教示不滅生之永滅

內二喻曰 注李無稟質有生有滅

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釋迦再象示滅永生歸寂滅之滅

乃耀金軀

開士曰老子云貴大患莫若有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辯正論卷第六 第二疏 疏

外三異曰 注老君應生出於東夏

釋迦降誕擬彼西戎
內三喻曰 注李耳誕形居東周之苦

縣能仁降誕出中夏之神州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十二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

中也婁炭經云慈河已東名為震旦以日初出曜於東隅故稱震旦一本

云故得名也諸佛出世皆在其中州不生邊邑若生邊地地為之傾案法

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慧觀法師共爭邊中法師云西

域之地立夏之日一本云夏至之日正中時堅木無影漢國影臺立夏之日

一本云至期去表猶餘陰在依竿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

始定約事為論中天竺國則地之中震旦自可為東一本云本自居中心

方別距海五萬餘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迦維未肯為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 注老君文王之日為隆周之宗師釋迦莊王之時為霸賓

之教主

辯正論卷第六 第三疏 疏

內四喻曰

注伯陽賦處小曰忝充載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

卒居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威年為閭浮之教主

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為上上流是

聖老子為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為尹言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為周師史無明證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倫百家譜云李老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為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耨也自耨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之時人也文王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耨出為周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子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謐並云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偽文非國典所載也

外五異曰 注老君降迹周王之代

三隱三顯五百餘年

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滅一生

壽唯八十

內五喻曰 注李氏三隱三顯既無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

法王一滅一生亦見微塵之容八十年間開誘恒沙之衆

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沒之文唯藏說諸持等老義例云為孔說仁義禮樂之本為一時赦王之世千室以疾病致威老君授百八十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為二時至漢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時自稱周之柱史為太上所遣為三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勸化度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元弟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然河漢焉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駕小車騷垂終駭求漢即蕭鼓靈華羽從空浮于寶搜神未聞其說膚諧異記不載斯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外六異曰 注老君降世始自周文

之日訖于孔丘之時

釋迦下生肇於淨鉢之家當

我莊王之世

內六喻曰 注迦葉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之時不生姬昌之世調御誕應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為淨飯之胤本出莊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凡典證出於周未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檢周札官儀文武成康之世然並無柱史藏史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未小吏耳

外七異曰 注老君初生周代晚通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

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提督群胡大胡

內七喻曰 注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里詳乎秦矢之吊責在遁天之形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鷲樹傳乎漢明之世秘在蘭臺之書

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子為三踊而出弟子偃問 非夫子之徒

歟秦侯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通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詭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 注老君踏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此中

國聖人之相

釋迦鼻如金挺眼類井星睛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

陀之相

內八喻曰 注李老美眉方口蓋是

長者之形踏五把十未為聖

人之相婆伽聚日融金之色既蒙希有之微萬字千幅之

奇誠標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婦黃色廣額長耳大目踈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脚踏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踈眼眯耳極

辯正論卷第六 第七法 元

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照諸幽冥頂有寶髻其髮紺青耳覆垂墀目視開明師子頻車七合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蓮花紫彩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八種音聲臂上萬字足輪千紫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相八十種橫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備列眾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 注老君設教敬讓感儀自依中夏

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遵外國內九喻曰 注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冠

拜伏自奉朝章

佛為聖主道與俗乖服貌威儀不同凡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致與撰明真論一十九篇以駁道士出其偽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虛中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像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

辯正論卷第六 第八法 元

陰陽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如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為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為此服尋皇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嘗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且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蕭陪末吏冠屨拜伏自奉恒儀即日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錄不似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 注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德本

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行先內十喻曰 注老訓狂勃然二親為行

先釋教仁慈濟四生為德本

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卿卿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勸汝父母妻予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卿前便成七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

辯正論卷第六 第九法 元

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
難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
乎哉其妻子豈謂慈乎

內十喻 答外十異

內從生有勝劣一 立教有淺深二
德位有高卑三 化緣有廣狹四
壽夭有延促五 化迹有先後六
遷謝有顯晦七 相好有少多八
威儀有同異九 法門有頓漸十
答十異序

夫掛蘭鮑肆習文玩其先入陽文敦
洽窮愛錄其曲情故咸池玉葉墨翟
有非聲之論淳皇膏后曰巴有毀聖
之謔蓋其揆也况乃麟鳳異質魯俗
均其容度馬殊形秦人一其類聊感
之變頓至於此况悠悠者乎仲卿所
以陳釋老優劣余慙而傷之脩於後
論矣答一一勝件上文如是

外從生左右異一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
象以慶胎乍開膈腋而出世雖復無
開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
優劣之異一也

內從生有勝劣三之七 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慶胎乍開膈腋而出世雖復無開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內喻曰左袒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

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家卿無命介

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蔣相如功大

位在廣頗右頗趾之又云張儀相右

秦而左魏犀首右轉而左魏蓋云不

便也礼云左道乱羣然之豈非右優

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

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擬子

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熱康去李耳

從消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

不云老子剖左腋而生既無正出皆是

謬辭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

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

釋門右轉且扶人用張陵左道信逆

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

之呂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

劫降神而乘玉象掩曜而誕金姿三

十二祥休微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積

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

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

能筭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

體豈唯就攀枝而俾瑞微白首而効
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馳珠
並耀亦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

引凡不无差異但生者物之所欣滅

者物之所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

功滅法易求詐勞稟學是知勝神駕

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示殂固當一

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老到地一 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慶胎乍開膈腋而出世雖復無開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

長勞讓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

蓋老庄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

不死不終繩繩无名老氏則復歸無

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无物豈長生

之化耶耶復明其淺深至若保弱守

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

量嗟智水之无涯語大則局在域中

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夫大

覺開无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

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

氛氲共和金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

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
異深介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
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
陽又通主義主裁成陰論肅然二無
為教則陰不如陽五德為言則仁深
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注彈曰軋為陽為父益在西北坤為
陰為母卜之西南北方咸陽之鄉便
為中男之位南方咸陽之地翻成中
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拘恒
准所以木賊王故以已為甲寅金剋木
故以乙為庚妻軋既位高乃居西北
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礼席若南
北鋪之即以西方為上言順軋尊也
東西列之即以南方為上言遂陽威
也優劣自見此之謂數

內德位有高卑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
離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
已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
午已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

辯正論卷第六 第十一項 說

此則從生考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
劣假令父母居西未應卑于男女在
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
則不養所以子東仁也父西義也隨
處立准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
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差大禹所出
仁汎之德類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
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滋隘之陋居
浮謂據淫無帝皇之神宅前所邪夫
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
六道卓余推其妙如以小學二乘之侶
大心五品之倫譬眾星之拱北辰若
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
凡之心六異十仙申伏膺之礼何止
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閑吏稟學
故齒牙之際注高士傳曰常擬子因
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而亡舌
柔而存常子曰盡矣取名於歲史之
間乎介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礼隔尊卑著自典信
邊正道爭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
不許僭号稱王楚越之君故自恥之

辯正論卷第六 第十四項 說

為子豈可懷鬻之小匠正我天王
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

老為九服消虛化主說五千教平
福為三教道和者五間八分教

內喻曰索道德序去老子修道自隱
以無名為務周襄出關二篇之教乃
作然周書典著元老氏所製素二教
論等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
謏蓋述而不作也又臧唯藏史位非
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前所邪
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玉宮智實生知
道唯遍覺演惠明於百億教法雲於
大千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
崇崖峻壁之典龍居為負之文蓋盈
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
其纖芥郅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消滅
豈夫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
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
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介道之劣
四也

外東生有夭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環中與虛空而
寄量神起象外隨變化而无穷所以
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擇迦

辯正論卷第六 第十五項 說

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歲不能無生
注彈曰老子既去長生今日在何郡
縣也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夭之異
五也

內壽天有延促老史聖古四大史謂
華云受五百萬億阿
僧無量數劫也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慶胎八十一

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慶胎

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珎恠

太史公以為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

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

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為難

信唯秦失予焉老死信矣世人見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故好事者遂假

託焉神仙傳云鬱華子錄回子傳豫

子太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

行子錫射子反色先生等並是老子

身者皆見碑書不出神仙正經未正

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通術

之士何時變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

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

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

為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為說託

耳識哉斯言可為永鑒矣夫妙樂資

三德乃成法身為五分所立是以生
滅頻遭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
儀之妙攸在故得形起視聽之表名
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
詮凝介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
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
非永五雲九轉悲縹鳥之暫留飛雪
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危無大椿
之久辨辨罕龜謁之年介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復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有其說或言劫

劫出世竟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

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

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

鄉黨為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

之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

誠不虛也謂新邪夫併迹應凡託質於
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
回脩信相由茲起或齡促化廣慈氏
以故致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辟壽久
而猶邀玄虛非丈尺可辨方劫速而
未窮豈如地穴求仙翻其天世覲纓
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鸚共騰翼偶高
馳駕與驥足爭速余道之劣六也

外還神返寂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賤

迹之時固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

經函谷青牛出境氣浮天不測始

終莫知方域擇迦抱危疾於舍衛告

殞命於雙林燒極焚屍還同胡法氣

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亦人有

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庄生所云

老聃死秦矢吊之是也而生依賴鄉

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哉謂新邪

夫大慈化國德滿緣謝機亡仁丹溺

於兩河慈日沉於雙樹其六天八國

之位法傳聖眾之倫且電合而風馳

辨正論卷第六 第十七 既

辨正論卷第六 第十八 既

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工於絕代是知莫求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威矣豈同鼎湖望返嶠山之塚獨存派沙不歸扶風之壑空樹注皇覽玄黃帝塚在嶠山老子塚扶風也余道之劣七也

外聖賢相好異八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八采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及字奇愛至如卷髮綠精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足我聖人用為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相好有少多

內論曰聖人相質元常隨方顯妙是以蛇軀龍首之聖道稔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騏驎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嶠山之片玉非所類也前釋龍後釋玉夫法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暉果脣花目之麗万字千幅之相日輪月

辯正論卷第六 第十條 既

彩之珠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注薩迦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八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見頂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梵鬘聲功德也仙人觀而自悲嗟羨葉之旦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花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而標奇蒙俱斷蓄以顯異

注曹拉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新蓄也

豈陽文與嚴夢比麗孟姬與龐廉寬妍介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九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指讓玄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也

注曰道士元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始有橫披判二十四縫以

辯正論卷第六 第十一條 既

應陰陽二十四氣出自人情亦無典據也

釋訓絮裘左鉞偏袒右肩全幅橫綳之裙半片奇支之服禿跣露頂獨踞狐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獨用茲形制足我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內威儀有同異

內論曰玉佩金鈔莫施於蕪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度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潔衣異朝宗之服故棄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剪裁文身仲且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時人美棠棣之花況將反性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象福田器量如法絲桐弗藏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同狎其體勢竟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何必鵠冠雀弁反拘自縛齷齪嗔氣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弥遠挈舫待釣何其鄙夫介道之劣九也

外說規逆順異十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

辯正論卷第六 第十二條 既

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指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聞王然父魏得无愆調達射凡無聞得罪以此道等凡更為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頻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礼生忠信之薄環仁讓於廷婦大孝存乎不遺然對凶歌笑非中夏之容臨喪和盆非華俗之訓原按受死葬而葬孔子於魯非在子妻死也故教之以孝所以勸天下之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為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刑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作為父子怨親數為知識知識數為怨親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舍氣於己親行善止之心且道尚清塵余重恩愛法貴平等舍簡怨親豈非滅也勢竟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

授此其流焉欲以崇聖且不認哉余道之第十也

內九篇第六 答外九述論

周世無機一建造像塔二威儀器服三

葉耕分衛四教為治本五忠孝廉遠六

三寶无翻七異方同制八老身非佛九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乎

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乎合節

佛經如夫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

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擇迦在

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无遺

漏未聞天王詣彼慈嶺宜於中華之

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

普沾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

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愚外曾不

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注目汝无

見佛業有誘聖德何得怨神唯自

各也

求心責實事殊言乖妄詭較然足稱

虛偽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

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指一

內歲曰夫淳曠麗天朦朧莫莫其色

震霆駭地聳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跽孔智無以遏其心

結憤野人賜辯莫能錫其忿亦情性

之殊也注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

返責孔子孔子懼遠巡而退劉子云

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

孔子使子貢悅解焉野人逾忿乃遣

馬圍者辟焉野人乃悅之也

故道合則万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

越况无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投深有

為業廣塵勞將巨岳爭峻羣情不能

頻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脩修

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

自然

庄老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也

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

時雨堅冰創於履霜甘漸積之謂也

故三皇統化

注須弥四域經云應聲菩薩為伏藏

吉祥菩薩為女媧

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

注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為老子儒童

為孔子光淨為顏回

興已澆之末玄虛冲一之旨黃老咸其談詩書禮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謹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為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正辯之極談猶訪道於瘠瘠魔方而莫窮遠近問津於兔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猶矣威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還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歎於誕神雲霓四變穆后欣於玄聖

注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乍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也豈能越慈河而稟化踰雪嶺而効誠淨名玄是盲者過非日月各適欲窮其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茫之性非余所知其盲一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鍾應歲灰政月暈尉未見虎鬻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窳尊一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覓造

辯正論卷第六 第三十條 說

塔廟不依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樛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剏一拜一礼冀望感通自胡法南漸以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礼即感如來漢國虔恭不違調御若化不到此即是無靈詎感人間空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內建造像塔指二

內歲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勾踐恩賢鑄金而模范素丁蘭克孝惠剏厠以代親顏在資仁采璽瑤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於夢寐亦其至矣豈如切利不還侵壞以茲鏤木堅林晦影阿輪於是鑄金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銑鑒或觀真避座寫貌迴軀注感應傳云揚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摸寫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七像轉身西向於是環閣高閣明且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神應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南移夕夢金人河淨王馬神光導於

辯正論卷第六 第三十條 說

湘水瑞彩發於檀溪

注感應傳云廬陵發蒙寺育王像記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跌出湘州昭潭並放光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溪光映水上也

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岳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干寶搜神記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已下訖于齊梁王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萬山浮暉泡漬清臺之下觀滿月之容莊門之外觀相輪之影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蕭后二鐫而剏成宋皇四摸而不就其例甚衆不可具陳豈以余之無目而斥彼之有靈哉然德無不脩者謂之為淫臊道無不通者名之為菩提智无不周者稱之為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言大道也淫臊者漢言無為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即菩

辯正論卷第六 第三十條 說

提之異乎也。稟形於大覺之境未開，大覺即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云：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夢也。郭注云：夫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思議，不可知，則言語道斷而心行處滅，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名言所成，蕭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聖，遙以推現於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則問之與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性往可驗。故夫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為也，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荷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派蓋遠矣，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剪勿伐，展季以清貞禁壘，四民懷於十善，緬邀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彰羅漢之德，正法念經云：四種人得掛倫，婆伽婆漢言塚謂輪王羅漢辟支。

如來況智周十方，德滿四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

乃暢燭於無幽，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輝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影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吳宮，余其百鏡靈龜，千花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毗柱紅梁，選淨空界，翔跼鼓風，遠接虛方，盡壯麗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閣，標樹鴻猷，而已哉！無以欄梵之辯，識滄海之廣，扶榆枋之智，測崐閬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旨二也。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末見目，民失其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為世間之貴，致使元賴之徒，因斯勃逆，箕踞父兄之上，自号棄門，傲悖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家，無樂元恭，復形于國。

注曰：孔子冠父親，離之母，親拜之所為，處高可亦無礼无孝，斯則門門。

出眾鏡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誰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元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在鼠頭？守真无勞，毀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

內威儀器服指三

內威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為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為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汚染乃万質同歸，緇衣為衆緣，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於福田，偏服未有執勞。礼云執也袂袂便於運役，論語云：藁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也。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眾聖也。摧棄聲色，遵梵行也。剝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祥，慎辭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

恬漠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政也
正顏下色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
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
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
而心不淳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
冠無玄象之監履方屨闕地理之明
著南鄭反漢之中把公旗誅家之笏
飾道昱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
生常之業莫廢庸繇之俊无耻狎世
則忠孝之礼虧求仙則高尚之風缺
猶蒼輅招白黑之論鵠鵠有烏鼠之
譏蓋姦惑之儔矣余不自見其盲三也
注正法念經云譬如鵠鵠入捕鳥時
入穴為鼠人捕鼠時出穴為鳥今之
祭酒蓋然富妻子謂有慈愛勤耕稼
謂不毀踐膚王役課調則謂出家亦
猶鵠鵠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羣品是以味草木含
五穀之精植黍稷充八簋之饌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社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丈不織天下為之
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為之少食今釋

第五篇 第六

第三道

洗

迎垂法不織不耕經无絕粒之法田
空耕稼之夫教開轉練之方業廢機
維之婦是知持孟振錫糊口誰憑左
袵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
寒慙至末聞利益且見困窮世不能
知其迷四也

內棄耕分衛指四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
飢是以樂游務耕孔子辟諸禽獸
須學稼仲且譏於小人稷下无位而
招祿高其賢也黜婁非仕而獲賜尚
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請為吾
子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談三世之洪
源仙道尚於全玉芳一生之虛費何
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
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无差業緣亦
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
顏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
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紆與素寄
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
浪費年壽也沒有轉練之方何因更
謂田地又談織紉之婦必知並畜妻
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官懃織何為莫

海王論 卷之六 海王一決 既

洗

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
墮貧負屨竊見樓觀黃中脫麕皮而稱
地玄都鬼半捨橫帔而偶耕既无絕
粒之人頗慙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餒
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
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
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
之道其道真次在於丹田丹田者玉
門也唯以禁秘為急不許泄於道路
道路溺孔也呼為師友父母臭根之
名又去廿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次
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
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
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生溺溺出精
也玄之又玄者謂臯與口也陵美此
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
乱生民若觀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
不恭世出豺狼之種无礼无義家生
梟鏡之兒明矣夫辨奇貨者採驪珠
不忌九淵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瑛无憚
三襲之險貴其實也慕至道者窺其戶
臨輕勢利於鴻毛入其奧隅忽榮倖於
脫屣重其真也故能使勸夫不愛其力
貧客不恤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

謝王倫先生

2

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市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偽於漢國叔控鶴弗克陵雲之實言食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猱後屋給之論

注曹植辨道論云仙人者黨係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夫雜入海化為蛤鰲入海化為蜃當其徘徊其翼老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援神化體變乃更為魚豈復識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執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墾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蓋檢實則稱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其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咸未聞人民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為奉法唯事早逝号得

涅槃既開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期則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竟慕家安豈覺宗煙久滅可謂畏死而服幻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先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促運正由真偽混雜礼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為治本指五

內教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根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和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為无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无所不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万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為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惡趣減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除

注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修羅威善龍無力惡龍有力有力

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疫竟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修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百穀稔豐人民安樂兵戈戢息疫疾不行者猶屏薪去草益重而難彰絕焰息熾續微而易顯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保隨愛精仙家之與旨今反謂得欲為妙訓妻子為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毀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思嫉鼎鏡者惡其反咻余則警夜代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豈深於鼎鏡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矣且運祚脩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羸政濶刑而祚短

陳思論云昔堯舜禹湯文武周邵大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樂放鳴條紂死牧野大戎煞幽厲王不終周祚

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慕
語在目非曰虛談豈敢無佛而祚延有
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
吾子自貽伊感良足歎矣昏若夜遊尔
音五也

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先莫大
之宗固惟侍怙昊天之恩豈曰能
酬故生盡溫清之恭終脩墳陵之礼今
佛垂訓必令棄介骸骨捐茲草野多
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亂廢
茲典礼孝妣棺柩曾无封樹之心

注曰觀天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礼
始於暨周宅宋之事故有藤緘櫛櫛
瓦掩虞棺皆起於中古也暨周文之
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取而藏之始
行葬礼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
見是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
子曰吾其欺天乎當選不毛之地不
封不樹唯棘唯藥俯同末世行於葬
礼盖未能免俗也戎狄屍靈翻盡厥
裝之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
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之謂
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屍露屍
鄉邦本異捨已殉他用為求福豈知

辯正論卷第六
孝之論

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
六也

內忠孝無違指六

內箴曰導愛瞽者必俯仰而指焉
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
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
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无法非孝者
无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
故頻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去四
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
義也且愛敬之礼異容不出於二理
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
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以礼此礼制
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
置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在
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祀之
礼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
万釋主三千

阿育王經云王煞八万四千宮人夜
聞宮外哭聲王悔為造八万四千塔
今此震旦亦有在此者釋提桓因天
上造三千偷婆也竭溟海而求珠淨
康衢而徙石蓋勞力也惣群生為已

辯正論卷第六
孝之論

任壽合氣於天屬括達有漏之境
荷無賴之倚蓋勞心也迴軒實相之
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涅涸而長歸乘
法身而遐覽斯不置之道也暨乃母
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
寶牀而送終

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牀一
脚至閼維處示於後世一切衆生報
生養之恩也孝敬表儀茲亦備矣教
棄骸骨徙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陀普
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庄
周非末代厚葬失礼之本而去錢犧
何親禽獸何疎生既以身為迷殊死
當以天地為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
藏殯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
或負笈從師攜蓋遠岳披蘿緇惠為
曳熊經金匱穿成玉華難觀凝髓化
骨空致斯談戴錕憑縵未觀其實或
指骸地睇喪骨天台生關蓋養之恩
死無冥益之利倒心危於廢物邪細
至於群生九族延毀正之破六親招
同聖之業孽危據朽諫足寒心慨然
不懼何愚之甚悠悠未覺余冒六也

辯正論卷第六
孝之論

外論曰夫華夷語別音韻不同然佛經釋迦稱牟尼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偏能偏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能偏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元也釋多羅言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无上正真之道老莊之教胡法无以為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為上士據其鄙稱亦又不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覆蔽世俗惑亂物心然獸舊尚新流蕩之常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匍匐之賓溺喪有志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內藏曰夫名无得物盖謂實賓豈以順世之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呂質仲氏將山製名山高於丘仲仁未弘夫子首耆於耳荀德不逮老耨能偏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之号義含多種遍能貫於万德不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特能

世說新語卷下 荀子 說

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号耳又云言道家舊有正過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竊此名義實尋源豈得斯号夫上法高勝道義通玄正實翻邪真由反偽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薰蕕混雜不可謂真道士畏鬼符古左佩大極章右帶昆吾鐵指日即停暉擬鬼千里血造黃神越章熬鬼又造赤章法亦恐人也守雌羨下非名為上老子云莫若嗔也又云道性近水銑口際目安得稱道莊子云鑿黑之口猶春鳥轉晴或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垂蠶木或近於字重閣解字之真名實斯淵盖此之謂也又疑菩薩不翻蓋譯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鷦嶼皆有重稱經言多足二足如來取尊然規整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稱非為下劣乎雖洗垢求真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毀疾未變西施之妍當更為余陳其指掌釋迦是佛顯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為僧導首三寶勝号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誠陽父陰母之淫

世說新語卷下 荀子 說

黃書云開命門抱真人嬰迴龍虎裁三五九天羅地網開朱門進玉柱陽思陰母白如玉陰思陽父手摩挲也号馬牙為靈新呼口唾為玉液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牙為靈老鼠為玉璞出上清經事鄙而怯章辟穢而難顯猶靈鳳以容德希觀龍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豈妍異笑冥焉不知今盲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縉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荀令去茲冠冕卑服被緇棄我華風遠同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天竺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生之胡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胡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胡習漢法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為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褻賊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迷之八也

內異方同制指八

世說新語卷下 荀子 說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元方聖賢垂機
引物子居九夷不惠其陋禹入樛國
欣然解蒙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
世而胡服雖復筌蹄異術而魚兔之
功齊矣况變俗絃心毀形結志去簪
纓以會道棄黷駘以修真聖制不徒
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
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昆璞濫名謂此原
為玉璞也玄化幽微遂令鷄鳳混質謂此
人以山故九十五種騰者於西軋三十六
部淆亂於東國至如優妻佐子之論
衛世師主之經謂此經
世師論也吉頭夷羅之
仙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水
仙外道名夷羅也未如闇夜之道謂此
子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敷
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无報滯
識將冥山等閭邪心與昧谷同昏如
斯之派西土之邪論也其次鬼笑靈
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
心激雨隳風驚劍安之淺慮或身佩
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
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
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針刺眼
深持戒澁高築疑城各抱一隅迷淪於

辯正論卷第六 第五十五條 既

三界爭守二見沉晦於九派濺體輪
迴无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取相溺
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設藥誑
質西土正教東派疾重則親降醫王
患輕則寄方選授偏押以翦鼎鏡重
將而我鯨鯢此亦擇門和扁之術法王
孫吳之勢也聖無二制容服義均猶
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綠膺絳額
集須弥而共色冲和子曰璇璣文者
皆是求神仙不元之道其次道則養
我今日身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
年以此為真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
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為念然
大都止今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
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
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
名理定慧之法孱然可修何勞動苦
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邪學
又不專蓋是圓龍畫虎之儔耳何不
去塵中釋黃褐剃鬚髮滌袈裟而
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
理則約繫論而後通言偷佛家經論
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

辯正論卷第六 第五十六條 元

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撰法華及元量
壽等經而作者也修心則依坐禪而
望感言改坐禪之名為精思之号也
上清尤高而求論上界之域太清仙
法又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
家而稱為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
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
之法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
法為業但逢眾僧莫不礼拜巖穴之
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
夕懺悔恒讀佛經素旋璣抄文冲和
子所製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
陶隱居答大鷹法師書云去朝耳聞
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礼歲積
故致真應來儀正余整拂膝肅採汲
花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
陽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教僧曾無
異說余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
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
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
子不能悟其育八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
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余已來漸

辯正論卷第六 第五十七條 既

弘載籍前賢注聖皆著典墳指讓干戈倫陳篆冊所以左史記事右史記辭直筆直言無矯无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樂門浮圖經老子所作

注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

狁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

律年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灾

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

贖愆臨倪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

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

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

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

早行六十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

也孝秦景傳經不去老說案晉世道

士王浮敗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

稱老子渡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身作

佛方有佛興蓋誣謂之甚極也但蜀

實去此萬里已還秦漢至今南人蕃

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况

浮圖經及變身作佛未之間也縱使

老子為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

顯聖德何名誕哉素宏漢後紀云老子

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檢索宏漢紀本無老子作佛之文即曰朝廷博識者多豈可塞耳偷鈴指鹿為馬何愚之甚也

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

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貶自削

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

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陀乞食以制

兇頑之心精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

割毀形良亦為剝削之身禁約妻房

絕其勃逆之種

注曰汝以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

會聖仍為燕介之坊至德清虛便是

同宇之觀也既學長生汝恒對婦親

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

取婦張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

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号魏晉

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曰靜內養兒

養婦女為朱門呼丈夫為玉柱潘欲

狠慢生自道家外假清虛內專穢繼

可耻之甚也

所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割腹洗腸

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祀但此

士君子夙稟道真

檢漢官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始

立道館以教學徒不許人間別立館

舍孝梁陳齊魏之前唯以執虛成經

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

幽求並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

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

堂隔曰朝礼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

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法无方欲

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

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

食梁陸修靜之為此形也

無勞禿頂本遵至訓詐假鼠頭可

謂身無憾癢而樂著相械家无喪禍

而愛居縷經昏顛之甚良可悲痛皆

漢明威夢此法始來還令胡人立廟

漢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

石勒之日念其胡風為佛澄道人矯

世且凡下避役之流竟為剪剃世不

能知其迷九也

內老子身非佛指九

內歲日大厦為衆材所成羣主非一

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

八万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
彼聖殊方類於以肩前佛後佛異世
同於繼踵雖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
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無敗於
百王鄧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合
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
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羣
朋絕登道之望又先識十異後諧一同
首軸之間毀譽矛楯卷舒之際自皆
參商掩目盜囊信有斯語夫真偽相
形猶禾莠之相類善惡者存禾而去
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勝
宗派久矣至如漢帝降札於摩騰和法本傳
吳王屈節於康會

吳錄云吳王問僧會曰佛法何以異俗
答曰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
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
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
漸訓也

曇始延魏君之席

魏錄云拓拔燾用崔_{〔殺之說〕}遂滅法
悉毀像燒經驅僧還俗始正且杖錫
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
三刃而始不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

辯正論卷第六 第七法 此

刀又如前斬之不傷乃內始於虎園
虎閉眼伏頭燾乃試置天師園側虎
鳴吼欲噬燾乃知佛化清高黃老所不
及延始上席謝過道林登晉主之牀秦
世道安榮參共羣趙邦澄上寵懸錦衣
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羣坐高
僧傳云石虎号澄師為大和上衣以
錦繡每上殿勅諸王公以下扶與塔
道降極尊德迴万乘良有以也黃老
之術由來不競者費才以捕勝殞躬
崔浩以邪誣喪質

魏書云崔浩殺謙之勸拓拔燾毀滅
正教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殺二人
姜斌以集詐徙質王浮以造偽誅身
皆驗之於耳目非取與之虛談其崇
敬也如此其殃譴也如彼夫顏閔遇
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
居浮詠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
習之真偽也且賢倖相濫倖泄而賢
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地林與
華蕪類質達芳者辨其容鈞勿與素
華齊根曉樂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
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采笑自

辯正論卷第六 第七法 此

漢明搢試邪見折鋒慧日凝暉法雲
舒蔭姜潘捨家入道呂集棄偽歸真
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无竭
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證哉自黃老風流
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諺号閻人善
咀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探疑
繫頸以縋自縛牛糞塗身不相鞭打
其法律也若失符錄則倒銜手板逆
風掃地柳枝百束自斫自負盜秦章
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壚出道士孫
氏法儀也責
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渝伏以畜
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眾警時漢魏
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
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
勝範竊我聖蹤乎故頌之推去神仙
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為虛放華山之
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
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
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
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陰割折形
有六丹三駕運載羣生万行歸空千
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
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

辯正論卷第六 第七法 此

歸心篇以誠子弟介不能知其音九也

氣為道本篇第七

有孝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謗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說詳而謙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莫後進者永無疑焉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无大道之像案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之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无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十寶玄臺金牀玉机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三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岳圖云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万万

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圖云都者觀也太上大道道中上道神明君取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宴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課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无分段之形離色心之境何得更復難矜但道家偽說無迹可觀習俗生常為日久衆邪竟叙于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礼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尚書禹貢已來方陳州号春秋之時縣大郡小鄉屬於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獨事無為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長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官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見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偽為真良可著耻其

根脉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通入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无形而本无氣必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聚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有無相生也万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靈大羅稱尊諸君子曰陰陽二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為神精神凝結上應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為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万物使之生也通入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注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去隨之不見其後此則叙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

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甚幽冥幽冥之中生於空同空同之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清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為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藏於願歎諸擇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氣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為通相之體三氣為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為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既為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常

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為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精者血脈之川源守骨之靈府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呶呼吸吐故納新故祖修之以得壽考按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物即是无常故老子云人

辯正論卷第六 第五十五條 既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云言天地之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无稱窮極之辭道是智慧靈知之号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

君子曰易乳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目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取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二剛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合九陰陽相通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映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万物豈非威烈陷墜人間耶按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沙門桂德而靡達道士言行而有過立不刊之選跡建不測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堂小水疋馮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辯正論卷第六 第五十六條 既

辯正論卷第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六 第三十七條 既

辯正論卷第七

唐沙門釋法琳

撰既

信毀交報篇第八

儒生問曰造像書經本期現福持齋行道貴益眼前何為念地藏而無微愛觀音而不救七難之殃留連競集二求之願勢手莫從馮士幹有詰聖之文揚銜之致咎靈之論徒勞辛苦枉費珠璣專事誇談罕聞實錄非唯為善者不蒙其効亦乃作惡者翻受其榮豈意禪門及成鳥有開士喻曰夫幽捷難開唯信能入玄波浩蕩唯智能度智為起聖之基信是越凡之本本因信而行立度藉智而神澄信以招福為功智以及源為術故曰有智者可以所聞會理抱信者可以師資道成夫子云兵食可忘信不可去今當為余論斯旨也夫感在精誠道由懇苦意不專道何以刺心不至感无以通是故鄒衍長歎夏曰零霜李廣注箭羽沒石將軍拜井踈勒泉飛明府叩頭江陵火滅若披肝露膽委

命授骸福福相資念念不倦者便可
還年轉障何但獲福受恩者歟外既
有然內亦無爽若謂觀音不神士幹
從何免死地藏無力孝謙由誰得全至
如建安盛夢而疾瘳

文宣降靈而病愈

高王行刑而

刀折齊世有匹正當極法是也聖僧口授其經至心滿念數五千遍時刀折因遂

金尊代戮而項傷

高事至元預遣金僕射少卿等四使可折而
項不傷官聞其故各曰唯以此保為盡其能

謝氏通魂見亡子而

祈福 晉書曰：「祈福之夫，人降，即謂武王。」

男痛甚六年下血作嘔時見二兄返歸師太
誠勸余自定士百無得策為攝德可免可矣

孫君幽達觀殞息而營

齋
宣
臨
王
士
孫
作
齊
曰
溫
陽
人
任
王
太
中
之
夫
少
子
惟
宇
法
暉
少
聰
慧
事
法

年十八晉咸康七年趙郡惠亡作以任
武品則三年四月八日有置去階清弗延

惜定著行道見惟在衆中須從像後生
明之惟定科耳其與居便隨父學歸家

先有疾惟士乞獨米封五月當墓言許
妻志士作福可以救魂是昔其事不吉長

舒一唱而風迴少年四投而火滅

說古晉世有聖舒者奉天竺人專心誦經
世音經為樂復居其中于時邑內遭火至宇

連棟荒蒼烟結大至皆焚燬指為故長好室

宋風烈火威竟寧漢光合臨驚罪狀其有極

然以視古風急少年以大秋堂四役替成年少

第三十四卷 七 一 張

今病者已甚... 張應捨邪妻病遂損... 康阿得造塔放還... 石賢者飯僧蒙活... 辯正論

食新鬼无知入佛家而轉磨... 趙秦精思唯善是求... 辯正論

兩脚一擡一擡折福祿無妨驗其友人以之
 謂曰經道福中消像福第一可誠道者所
 傳以病者如言指像福第一可誠道者所
 親音速差出宜驗實科張氏精心神佛恒
 連光曜座願自策一金佛終身供奉恒
 願莫從車心日久忽有金像連張導
 光五尺高座上出宜驗實科張氏精心神佛恒
 之母吐焰暉盤張導母王氏素篤信
 赤光出口映映金像射鄭鮮感幽
 續解字通于善相法自和今知念元以
 續可至夢見沙門問之項延命也可大
 驚曰故生念法送僧長年出宜驗記也
 尚書劉式至念像歸常誠劉式一像
 無故失去不知所所在式之朋友思自當
 至矣冥通極百推其像忽然自見本座
 神光耀室合家驚記遺民精思歎焉
 信復順心出宜驗記
 珠顏耀彩於眉間劉通氏貳成人少
 以開字貧卜室僦山西林申多病不
 妻子為心絕迹往來精思擇紫半年之
 中見眉間漸見佛一脈及臨際二色
 又見全身謂是岳圖見一道人奉明
 因送病差出吳王園寺執僧舍利浮
 言記也
 光於鉢上孫時有王正紳上事言佛
 下詔集諸沙門陳兵固寺欲行誅殺
 事謂僧會法師曰佛命僧或宜死或
 十外意服法一日佛告僧或宜死或
 鉢上時及大眾前發願獨失指諸字
 約之經金對之貨終香高習丹誠言
 先姓祖札拜散花獎香高習丹誠言
 慈氏未津未登則法輪轉神徹於
 咸神不少宜經今日觀者或探元氣
 掘研香刺不損光明提出輝射光
 海山論卷第七 第二波 咒

後復光緒二十九年秋寺刹夜故元
 明僧和彩登有火七條四晉上提西魏元
 又見一物如柳花箭隨其進止不詳其名
 觀者或有值或不信二十許日都市中咸
 見射上或大紫光也出吳鉏及宜驗記云
 零猖特射月面而伏誅宜驗記云相
 大六真金立像一軀逐丁率單于至性兒劫
 天有住心乃寧弓射像前中像面血下血流
 地如鑄為銅像臥在還五百力士拽令仆
 番重方士上環交感人皆仆地迷開完神而
 不能起由此無恨心悲憤懣歸信者東丁零
 後時著處赫連兇頑被像衣而震死
 故誅而死宜驗記云佛亂後於無州境內道俗咸被
 宜驗記云佛亂後於無州境內道俗咸被
 過半婦女嬰轉輾輾成山聚其害心以爲
 持禁仍自言曰佛佛是人中之佛堪受令
 拜便宜自背扎像即爲拜我後日出遊風
 雨畢至而面暗蓋不知所歸雷電震吼震
 外而元既葬之復就塔等處其怪烈異其
 死晚少時為虎頭主沙土所吞妻于被刑
 致有書子拓拔毀寺遍體膿流魏太
 大夏三寶破塔寺塔後數年間通身盤臂
 陳漢通觀郡目架讓佛神所爲出衆胎傳
 宇文廢僧通身瘡潰周武帝
 優於宜充寺僧大德者謝晦破塔瘡病
 經旬不差俄然致出矣謝晦破塔瘡病
 連年刺史胡寺塔不宜人間當移之塔乃
 自軍部下至新寺門障土八十人各持刀斧隨
 壕溝掘尊像橫截木柱壁壞而去露瞻天風
 塵沙起晦即斬走隊人驚散去謝晦等夜
 夢咸見沙門竟應空中光明顯顯又見二人形
 悉大鉢惟坐世傳僧明口忍所行惡道時而
 當自見其畏懼人吏皆身著黑行羅道時而
 死餘人皆把法就誅謝晦連年瘡病孫皓
 後因譙飯合家杖誅皆非命而死也
 溺像陰瘡累月莊嚴店詐事不近人情

而時令置停因得土使持屏藩到四月八日
 少微像頭上笑而言曰今日是八月萬事畢項
 對諸婦女不可堪任自夜連疾苦痛求元名醫
 屬杜絕而轉增太史古曰犯大神所為動令
 上草治而特增太史古曰犯大神所為動令
 所謂靈廟一構一副上下無計中宮有一殿
 又先奉佛法內有所知凡所記其事者其天
 天下下為黃道佛降下前所得伏於廟傍
 請法供養之壁上立明暗以病急心求家幸
 謂取便置之壁上即明暗以病急心求家幸
 廟上野隨清即於庚僧會講朱恭然
 受五戒起大陣香供交來僧也
 巨而墮廟 葉氏至遷托有餘月遂將一
 在遠院而走不知出處遂歸富董禮劫僧
 廟而死背負貨物出投神錄
 而殞牛 董禮常以盜他鳥業得利於家
 於是調禮藏命實客思有狂牛白外而入
 而出眾獲記平業融像而眼盲 罪人
 紫子乃馬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器銅為
 弟貴顯以供樂內心無他懼王年五十妻于
 兄弟甚睦以致樂一身忽病目障既鍾惡盜
 寒並至致錢而死出家王鎮遇有學問而無
 鐘而舌縮 善人道道士王鎮遇有學問而無
 所經輕慢佛法見僧必罵後以教學為業時
 有度漢寺僧法滿寄錫一口於其室內未
 車之間鐘語遙以鑄銀撰與法滿對誓終年
 上前而去學端口不得言說和氣誓力拾寶
 財結造短髮至死也不祖深獻書而著白
 得誌出王氏室誠也
 瘋 梁人郭叔宗上梁武帝十八條華請發
 瘋內小寺及無索崇僧正梁武不納復夢
 見菩薩坐空泥記之像身元嵩上法而患熱
 風 潘元蓋遺法之後身上客死而羊鳴
 風 潘元蓋遺法之後身上客死而羊鳴
 頻氏去壬戌為永嘉郡有人擲羊集賓飲
 酒而羊理解乘機一家光曜雨於彼入衣
 中以客充不吉之四無救請須臾宰焉矣
 生行四方一宿入口便下皮肉同行通體
 痛還作羊然而死縣令醒而瘡發 人為縣

續正論卷十七 第十三號 晚

今寄在寺住氏將中酒許令便以中餐制
推并除佛像布設於佛堂上據末結
之須牛解便至階而拜聽令大天中左右
宰之歡歡絕時便下投羅網覺體痺地
按隨轉目不咸願十部曲生男自然無手
年方死出類衣家訓也
朝請散炙如劍入身
撫思達而西陽郡住
益田中東尼達一節由守視所得者
手有九幾十餘人一部由生一自自然然
國有一幸相續家老老非手熟牛則歌之
不美年三十野病便見牛未調膚體如被
刀割時呼而死梁人沐髮頂上雞聲
以類氏家語也
校子野取中位開歌數千餘句以有
氏家語
劉氏賣羹兒頭似鯢
鯢為魚復生
一兒頭真是鯢白頭已下
方為人身出類氏家語
觀夫信毀之迹寔
由影之附形谷之傳響也耳聞之
與目驗可略而言易哉吾子幸能自
免儒生曰察師誠旨則善惡孱然信
毀交報竊見顏回德行及值厥年盜
跖凶狂翻招長命二王事佛而誅家
三張奉道而滅族行善得禍作惡無
愆交報之徵豈非詭說開士喻曰顏生
知十子夏起子示隅不反實耻也然一
世局談未能盡理三世備舉方可窮源
聖說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樂有
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見樂有
樂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愆
尚在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
若聞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有歸

報應無爽周孔之教皆同此說可以
為善而偶逢禍至行惡而或值福來
即謂丘說必虛且談不實耶亦由江
南吳不信有千人帳河北漢不信有
萬石船無得以蓬艾之小心測扶搖
之遠運也顏氏誠其子曰汝曹若顧
存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
家者猶當兼行戒行留心誦讀以為
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夫有
子孫者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與身
竟何親乎而乃愛護為其勤苦匱以
產業憂其飢飽況於已之神爽而不
自念頓欲棄之哉可謂迷大聖之慈
訓信凡人之臆說也
品藻衆書篇第九
偏生問曰聖人制法皆有所因請為
詳之顏聞歌趣開士喻曰昔有無名
野老不知何許人未詳其姓字住青
溪千仞之南紫臺七盤之北地居形
勝山号膏腴門枕危峯簷臨碧澗忘
憂長樂既霍靡於閑庭荷蓋蓮衣亦
紛披於曲沼雲樓暫起影麗朝川霞
錦繞舒光含近日布淺掃壇之竹爭

列翠於中園葳蕤覆井之桐競垂陰
於野院階繁倒柳戶掛懸蘿卧石似
牀久橫林下飛泉若雨每灑牕前松風
將鶴唳俱哀春鳥共燕歌並韻實栖
心之福地隨世之桃源者矣余久承
靈異始遂經過以已未之年仲夏之
月搭簷策杖自遠造焉野老乃撫汲
郡之鳴琴動蘇門之鼓吹因歌白雪
之曲乍詠青山之篇其辭曰元淑世
位卑長卿官情窮二頃且營田三錢
聊飲馬懸峯白雲上挂月青山下中
心欲有言未得忘言者余因讓曰夫
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言以顯理入
理則言息故知以言得理不待請而
自談假象會意必藉機而後動彼以
無言言之此亦無聽聽之言其不言
理自玄會聽無所聽歸乎大通所以
口無擇言故天下則之言不虛運故
世界仰之於是野老放琴避席執手
而喜曰僕得人矣僕得人矣便引余
臨風亭遊月館聞文苑肆書厨開孔
壁之遺經觀汲塚之餘記尋東觀南
宮之典討玉函丹枕之方寓目久之

因而問貝負道受身不利恒抱沉痾且病入膏肓醫藥無効累年將頽未覺有瘵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倦九流七略難甚攀天萬卷百家查猶行海先生既明白四達世号通人請問人間之書凡有幾許窺讀利已何者最益野老聞之愴然改容良久而言曰昔習郁屈弥天之對關澤推登地之言匠者之前難為斤斧雖然禮云無言不訓豈應結舌今粗揚確奉報德音觀夫遂古無書刊符著信既龜負文來鳥行字出聖人命而作記蒼頡採以成書而無書不要無智不覽余乃又詰之曰未見佳人不讀書讀書未必令人佳奚斯言之異耶野老重荅余曰本資識敏事燕木鴈琢玉成器豈虛言哉昔牛首馳身之君結網茹毛之后淳朴自然曾無典則及離連紀号粟陸肇興而夫子所知七十餘代此外綿遠聖不能憶庖炎既降軒頊迺興封建驟啓因存簡冊及乎文質相賀道蹟詞華於是虞置上座夏開西序殷稱右學周設東郊洎亡秦

辯正論卷第七

第十六張

坑蕪篇藉派棄鴻漢聿脩尊儒重業有濟南伏生口以傳授或逢漆書開於汲塚或值殘經出于孔壁學火柞鳩聚墳素稍多藝文志云六書七籍百氏九流凡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五百九十六家部異區分三十六種其內七經并樂章自有三千三十八卷今之世俗不行樂章然而訓世之風唯禮與孝孝是立身之本禮固為政之先援神契云孝經一部自有五十九卷非直時變質文而亦學成優劣至後漢敬於祭酒天子行巾卷之儀故桓榮拜封匪曰武力所以闕里聚徒華陰立市易其將季史籍轉殷充車兼兩架藏屋溢董卓遷徙長安載二千餘乘值雨損棄百無一存于時簡叅綸素人又取為滕幙比歸洛邑所收蓋窮首尾空殘或非部裏孝夫論語之記善言毛詩以開諷諫尚書以明詔策周易以陳吉凶三禮別于尊卑三傳詳乎七地戰國叙於權正山經辯於丘陵三史之錄古今三蒼之談文字次則韓非老子墨翟莊周

辯正論卷第七

卷之五 七

管仲孟軻不啻平仲大戴小戴共姓殊名大冠小冠同字異氏統其前後著述而編軸弥威或二馬兩班玄晏抱朴蔡邕劉向孫盛王充逮防氏七錄王家四部案梁武皇帝使阮孝緒等於文德政御殿撰文德政御書四萬四千五百餘卷于時帝脩內法多參佛道又使劉杳顧協等二十八人於華林苑中纂要語七百二十卷名之遍略悉抄撮衆書以類相聚於是文筆之士須便檢用致令懸髮握鐮緣仍懈怠又有壽光苑二百卷要錄六十卷類苑一百二十卷終是周因殷禮損益可知名目雖殊還廣前致亦猶牀上鋪牀屋下架屋也庾信哀江南賦云渚宮陷夕元帝手自燒書十四萬卷乃當兼本竊欲疑多而拔彼洪流復非膚淺所測恐大布斯臻沈於典論法師欲讀想難備有且應隨急不可遍該但絃韋莫偶關約不類至若史書所述全閑椒蠹春秋之言弥在斫射儒風亡於攻戰老莊過於遺蕩國語尚虛左丘譏詐假令五經

辯正論卷第七

第八張

百氏莫非翰林體骨余雅離暨足為
絲情根本源其人倫詳備者豈過禮
與孝經乎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之
典從生暨死終始具焉有孝有忠有
信有義於理習易周於事審難忘孝
略十八章孝治居其一揆吏任所奉
民胥是賴貫通神明釐導風俗繼五
行俱下一閱兼誦論質乃表於精神語
才實歸於伎倆唯孝包括允仁允恕
非家自至若斯而已余又讓曰夫五
經浩汗百氏扶疎義極知微理包盡
性辭北辰之臨萬象猶東溟之導百
川功不相推德無升降何為止嘆孝
經一卷耶野老荅云三德之基人倫
為主百行之首要道為源是以太昊
炎皇謂之務本武發周且稱為大哉
至如訓子夏於色難示子游以知敬
先王奉法則軋象著明哲后尊親則
山川表瑞遂有青鴈合節白雉馴飛
墳栢春枯潛魚冬躍行之邦國政令
形于四海用之鄉人德教加於百姓
故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也至如履霜露而興感懷茶蓼

而經悲寒林之慟既增風樹之心逾
切足以俯迴上聖跂及下愚者矣
案禮記云孝者畜也鈞命決云孝者
就也度也譽也究也畜也余雅云
善父母曰孝孝之為義繼於奉親雜
記云畜者為孝之道養德順理不逆
於時是名為畜就者成也言天子之
孝謂禹之德能盡力溝洫以成大功
非食畀宮故仲丘云吾無間然度者
諸侯之孝上奉天子下率一國守其
法度義無違犯譽者卿大夫之孝勤
德內省一心事上苟利杜搜無法不
為隣國傳芳清猷自遠究者盡也
士者事也能辯然否以効一官審德
正務忠順不失竭誠盡事厥志匪移
周禮師氏職云以德教國子一日至
德以為道本二曰愍德以為行本三
曰孝德以防惡逆言其覆載之功則
謂之至德也語其裁成之用則謂之
愍德也譽其仁愛之心則謂之孝德
也仲丘叙孝先述愛親揚名然後天
經地義周公論孝先稱覆燾宰割後
陳好於父母夫子生平季周長於末

俗觀孝悌之云絕慨禮樂之已崩曾
參薦行謹於事親因其侍側為明孝
道弟子存錄名曰孝經鈞命決云百
王聿脩萬古不易者孝之謂歟秦懸
呂論一字翻成可責蜀桂揚言千金
更招深恠孝經德也川阜無貴孝感
神明功作造化比重則五岳山輕方
深則四瀆流淺風雨不能亂其波濤
虛空未足據其令譽言約指引盡美
盡善法師佛教可得聞乎請試言之
以開未悟余對之曰內將外反真與
俗乖雖迹異九流理難一致唯達觀
之士方能會通若欲統其指歸詳其
始末者則性相無以涉其門色心不
能到其境忘言絕慮既杜口於毗耶
盡照窮神爰掩室於摩竭冲邃幽
簡義和之職詎知微密希夷上林之
書不載尋夫真土應土皆沐慈風上
方下方咸霑聖教創於鹿野終彼鶴
林則有三藏三輪之文四乘四階之
說半字滿字之引旨貫花散花之別
談滔滔焉涌難竭之泉湛湛焉垂長
生之露其言巧妙其義深遠辭八河

之歸海猶万象之趁空難解難入稱諸佛任理之經隨類隨宜号至人權化之典自維水紆壘書之頌芳園立華蓋之祠朱士行之高流飲稱池之八味鄰嘉賓之世族佩伽陀之一丸莫不同悟已身等有佛性體茲煩惱即是菩提假令疎通知遠之書玉洞金章之字子房授履之術文喜問道之篇語未涉於空空事終淪於有有並挂八魔之網還榮四倒之籠先生向談孰為盡善野老謝曰謂老將智耄又及之略聽法音悅焉如失敬聞命矣當具奉行

辯正論卷第七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七 第三張 既

辯正論卷第八

唐沙門釋法琳

既

出道偽謬篇第十

靈文分散課

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課

改佛經為道經課

偷佛法四果十地課

道經未出言出課

道士合氣課

叙天尊及化跡課

諸子為道書課

靈文分散課

君子曰良有以也良有以也天蘭庭鮑肆日久愛其先狎陽文敦洽龜積錄其曲情是以庶焉殊形秦人一其貌麟窟異質魯俗迷其容吹簪之儔頻至於此余今考其浮詐重示後昆矣安太上洞玄靈寶黃錄簡文威儀經云尤始天尊告太上大道君曰下元黃錄靈仙品功過開度其文在靈仙宮中舊有八百部自經龍漢舊文分散遂至赤明其文改易多有煩猥

今故抄集下元八十一條撰為要用上應三元之數中應八景之神下應二十四氣常有三部威神侍衛靈文君子曰靈文真錄出於自然天尊所保之文眾聖所行之法藏於玉檢秘在玄臺三部威神四邊侍衛元於元始極於無終何為涉龍漢而分散至赤明而改易耶改易便為不實分散即是無靈有何詐妄頻招毒孽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課靈寶諸天靈書度命妙經稱天尊言大劫交周天崩地淪六天之中欲界之內雜法普滅無有遺餘太平道經佛說法華小品經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之內至大劫交周天地改廢其文乃沒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金書玉字靈寶真經並出元始處於二十八天無色界之上大劫周時並還天上大羅天中玉京之山七寶玄臺穴所不及大羅天是五億五千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天之上天也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與運同滅能奉之者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世世

辯正論卷第八 第三張 既

不絕靈寶真文度人奉行經云十方大聖自作是言以何因緣得是太上之任道言自稱元始開光以來至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九億劫度恒沙之衆赤明以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七百億劫會青帝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洪氏積三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誕於狀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無量之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大上之号在玄都玉京以我信靈寶之故

甄鸞笑云此之真文既在五京山中
灾所不及而復說言自然之文與運
同生同滅生滅之日豈非灾也又云
我身常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
劫生死計靈寶運滅之日大上理不
獨存而云長生不死之大法者此言
為妄說耳又云玉京之山在衆山之
上灾所不及者理合可疑何者一切
法悉皆元常形色之類无有存者玉
京之山金臺玉闕七寶所成即為色
界所攝既屬色界云何常耶又云赤
明之歲歲在甲子赤明之号拒可信乎

儻改佛經為道經評

太上仙公請問經云龍駕曜虛項負
圓光身生天光老子曰世世生王侯家
是謂轉輪聖王家終入真仙之道也
太上靈寶五練生尸妙經云天尊於
香林園中上智童子輪天觀世音等
前進左札上白天尊

前進左礼上白天尊

本相經云天尊說法時訖闍婆及人
非人等六牙白鳥四衆圍繞一百數
匝天尊以中夏一音演說斯義衆生
隨音顚解天台山有神人名曰天尊
三十六天提鍾鳴角作樂而去往天
尊所十旬得達頂有肉幘頂背圓光
耳高於鬚額有三乳手過於膝臍臍
底踞面首平澤此是天尊八相後摠
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妙姿又啟十行
十迴向十住為十仙十勝十住處節
級而立始從歡喜乃至法雲相好具
足亦之金對其有十障及四道果又
云坐禪者斷煩惱想神心定湏弥頂
上釋提桓因宮辟方四千里周迴一
千二百門其中小宮三千六百區五
城十二門統以琉璃為地也三十二天

輔弼四遠又云天尊在林中出眉間
白毫光明照南方大千國土聲聞緣
覺知進而觀知進者諸漏已盡更無
煩惱

改法華經
摩訶般若

方等經雨卷亦名妙法彌多子經是
魏世道士張達所造偷佛家大方等
經名也妙法彌多子取妙法蓮華經
彌多羅旦子名也

迴二乘之津塗宣一乘之正路純
一無雜問以何為一乘二乘何名純
一何名無雜案法華經有一乘二乘
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名為
七善云何歟之

阿吒單國阿隸國反真國阿盤吒國
赤眉國阿對提國

問此六國今在何處書籍所載亦無其名仍是改換佛家外國名字

當歸命三十六真人擬佛家三十五佛名歸命師

擬佛家三歸命師
十五條名

子吼真人取吼子吼 歸命寶勝真人取寶勝

命寶勝真人寶取

各各手跪合掌如法懺悔三三合

如法懺悔三三合

為一改三三
合九種今身若先身有罪盡懺

先身有罪盡懺

悔與悔字同

問帝代相承九土之內唯有長跪頻

首稽首稽顙叩頭博賴等語書史之中元無不跪合掌之事道家但有脫巾伏地亦無乎惡恙令迴向一切供養一切恭教也

歸命無上天尊歸命天尊上尊也

歸命方等真經歸命方等真經歸命四維上

下虛空法界得道聖衆歸命方等真經教化衆生盡得多羅果問云何名迴

向凡幾迴向用幾法成迴向何處六

十四真步虛品偈云

有見過去尊自然成真道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如淨琉璃中內現元始真

聖尊在大衆敷演化迷強

妙法蓮花經偈云

又見諸如來自然成佛道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

世尊在大衆敷演深法義

改諸如來為過去尊改佛道為真道

改真金像為元始真改深法義為化

迷強王得無漏果

問云何名無漏果

至齊景明元年八月十六日道士陳

顯明從堂車子受得此經智慧思微

辯正論卷第八

第六張

既

定志經言法師為度十戒五戒是佛家五戒又云往昔恒沙之數者問若道家先有十戒出於自然老子既世世為帝王師古來人主皆應遵行其法云何至今不聞傳者然外國有八大河一名恒河二名辛頭其河廣大沙數無限佛借為喻脩列衆經今稱恒沙復出何處信偷佛經其賊現矣又云樂淨信者吾今身是法解者左玄真人是法解妻者右玄真人是並改金光明法華等經

太玄真一本際經護國品卷第二

是時元始天尊成就五方國土度一切人

切人

君子曰若天尊出世度一切人者必應動聖放光天人雲集何為書案不

載今古莫傳九州之中無一見者其為詐妄皆此類焉

聖行品有三達五眼六度四等五濁

六通等語亦有未度令度未安令

安未脫令脫化引三乘入一乘道一

念了達三世

道性品有正定七小劫三有四魔四

念了達三世

辯正論卷第八

第七張

既

趣五道六根六塵六識三途等語復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四攝四辯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之說

君子曰如前所列法門名字並偷佛

經為其偽典一一尋檢部部括窮備

取涅槃般若之文或偷法華維摩之

說其為竊盜取驗目前博識名儒咸

所詳究未遑妻出略舉其大旨也

昇玄內教經云道言五品五氣周派

八極或号元始或号老君或号太上

或号如來當思念遊諸天宮宅與帝

釋問佛論經

九轉仙經第五布施轉云旅行於佛僧

靈寶經十三願者當觀現在佛法改云

十四願者當觀未來佛法普化元倫改云

十五願者當觀過去未來佛道悲元

穢改云疵改云仙公請問經云又見道士勇猛精進

又見賢者勇猛精進改云不積真人行品云二者見佛身如金

野色相具足太上消魔寶真經云若

見居家妻子當願一切早出發獄攝

意奉戒改云意奉戒改云

意奉戒改云

第八張

元陽經云太上靈寶從無央數劫來在道為道本在佛為佛先十方之佛皆始於靈寶也東方香林剎土其佛名入精進菩薩號敬首元陽又云赤松子遊仙觀元陽宅中變化事其中備有華嚴善才童子求善知識入法界及現神通等語靈寶妙真經偈云假使聲聞眾如稻麻竹筴遍滿十方剎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通智而靈寶唯改佛一字以為道字及其體狀全取法花自餘之文例皆採撮宋人謝常侍為駁道論以問道士顧歡歡荅言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改法花為之乃是羅什好妄與弟子僧禪改我道家靈寶以為法華非改法華為靈寶也准如此狀可以情求靈寶之經不言可見若言羅什改靈寶經為法華者出何記傳止可誑此東土以惑下民不應源向西域所在皆有今彼沙門來遊此國其所持經以樹茶抄寫今日又遣譯人對之翻解與今經文不異以此驗之定知道士偷改法華以為道經此事誠

可信如前所列非止一部凡是道書除五千文之外悉皆偷採妄置已曲誠如涅槃經之所說也竊以佛之與僧代代相承前賢後哲人人欽敬蓋由威靈化被理事可詳所以往古來今名僧繼踵猶如師子得無畏焉有喻香林栴檀園遠住持國界冥潤雖量以慈修身安人恕已慎行之美无辱先乎立身奉道揚名現矣其若偷改道經為法華者既習學詭言寧有許多勝行心用高潔智海即深而道士既奉真文何事愚短相次書史所載未得其一以此往推改撰正經以為邪典其義可曝眾共詳焉

偷佛法四果十地謬

又案度身品云居軋子於天尊所聞說法解定便獲須陀洹果道又云玄中養於靈鷲山中說五部尊經度人無量又云與太和先生於檀毒山中大度王民号曰沙門素文始傳云老子在蜀賓國彈指引諸天王及羅漢五通飛天大衆一時俱至遣尹喜為師又云得道菩薩為老子作頌又重寶智慧罪根品云恒沙天人聞法得道已成如來此等妄說既多為謗亦甚所以然者佛之與道教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道以自然為宗佛以因緣為義自然者無為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梯大乘顯十等之級從凡入真具有文證未知道家所列四果十地名與佛同修行品次未見其說又復道家所修或有吸氣以冲天或飲水而證道或聞法以飛空或餌草而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或云九重天或云三万六千或云八十一天或云六十大梵或云三十六天或云三十二帝或云二十八天或云二十四帝或云一十

八天或云九真天王或云九氣天君或云欲界六天或云四方氣君或云三元三天或云九宮天曹或云玉清大有或云玄都紫微宮或云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略伴其目未識此天為同為別為重為橫為高為下為虛為實修何業行而能昇陟服食何草而得往生因緣次第未聞其說然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虛妄之情見矣

道經未出言出謬

按玄都觀道士等所上一切經目云取宋人陸修靜所撰之者依而寫送檢修靜舊目注上清經有一百八十六卷其一百一十七卷已行於世從始清以下有四十部合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修靜經目又云洞玄經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一卷已行於世其大小劫已下有十一部合一十五卷猶隱天宮未出檢今經目並注云見在陸修靜者宋明帝時人也以太始七年因勅上此經目修靜注云隱在天宮未出於世從

辯正論卷第八 第十段 說

此以來二百許年不聞天天下降又不見道士昇天不知此經何因而來昔文成以書飯牛許言王母命至而黃庭元陽以道撥佛張陵創造靈寶以吳赤鳥之年始出其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經當時事露而寢文成致戮於漢朝鮑氏滅族於往昔今之學者仍踵其術良可悲矣漢劉禹傳稱張魯祖父陵桓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為經師衡傳子魯魯為嗣師號曰三師其末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聚合醜徒頗為非擾三人之妻號為三夫人陵為蟒蛇所螫弟子亦相次餒蛇皆云白日昇天欺詐妖妄傳記所明也案她書云上代已未至於符她皆喚眾僧名曰道士魏太武時有妖人覆誦之欺詐誰惑自号天師始偷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案礼良弓之子必善為箕良治之家能為裘者以其事類然也若陵道實朴素其子孫何所承

辯正論卷第八 第十段 說

稟於誰若此又案三元品經稱積善之人則有積善子孫來生其家積惡之人則有不善子孫來生其家張陵既白日昇天有何不善而招此妖妄子孫也穿鑿之端皆此類知矣

道士合氣謬

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曰礼法男女至朔望之日先齋三日入朝師入私房來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命聽許立功訖出日夜六時常立功德又案真人內禮道家人侍律稱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之教不得好外交接失內養之礼不得好在前後失內修之事老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王池入玄冥行道半守昇太清又云老子曰我師教我通師精會食金丹昇太清我行三五七九呼吸太玄生門口堅守玉池拜道母赤松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王池入玄城行氣半守昇太清又真人內礼詣師家行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

辯正論卷第八 第十段 說

醜近好抄截越次又道士札律云玄子曰不滿意得度世不嫌垢世可度陰陽和合乘龍去赤松子曰木昇仙開生門真人紫府開勝戶

甄鸞笑曰昔年二十之時心好道術就諸道士先行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孔兩口兩舌四手令心正對陰陽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真決在於丹田唯以禁秘為急不泄道路不得更相嫉妬行者突厄皆除為真人度世延年交夫易婦唯色為先父兄立前不知羞耻自稱中氣真術今民間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許

叙天尊及化迹謬

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云天尊過去世是道民姓樂名淨信由供養道士得成天尊右玄真人者過去時施比丘財帛飲食今成真人者是亦不可何者道有十号皆自然應化天尊先天而生不由業行而得本无父母不稟陰陽何有過去修因今成无極自相矛盾偽妄可知若實氏族所生何

為傳記不載靈寶度命經云天尊出遊西河之邊坐弱水之上口吐五色之光普照諸天四方邊國普見光明長幼男女皆往稽首天尊口吐五篇真文宣示男女者今略詳之所以然者亦縣神州大人坐虞城邑聚落戶口衆多天尊誠心計應平等何為遠遊邊國近捨中華為是神力所不周為當夏民勞不堪化縱其勞也不應考彼邊夷遠夷既蒙聖力而再容中土何不降慈光而現德若不能來此即是無靈但揣虛談還成說論比來南人行性畜使經過其所未詳絕無蹤緒智慧罪根經云不得輕師悞法愍誕三寶第十二戒云不得竊取佛經妄宣道要

十二門論云寂寂難真際蕭蕭避智河一入大乘海孰量千劫多超陵三界外慈心出世羅

佛為無心宗亦是有物因立功無定主本願各由人虛懷濟羣品汎愛奉來均

諸子為道書謬

檢玄都觀經自稱道家傳記符圖論等摠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二十四十卷見有本計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五十六卷是道經傳及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是諸子論等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被檢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所上目錄其目及本今並未見

養生經一部十卷

莊子

神仙傳一部十卷

抱朴子

列仙傳一部十卷

抱朴子

夷夏論一部五卷

抱朴子

莊子一部十七卷

莊子

抱朴子一部二十卷

抱朴子

廣成子一部四卷

抱朴子

尹文子一部二卷

抱朴子

淮南子一部二十卷

淮南子

文子一部十一卷

文子

列子一部八卷

列子

抱朴子服食方一部四卷

抱朴子

崔文子經一部七卷

崔文子

鬼谷子經一部十三卷

鬼谷子

服食禁忌經一部五卷

服食禁忌

黃帝龍首經一部五卷 書女聖人等說

治練五石一部八卷

惟異志一部十二卷

興利宅舍法一部五卷

太玄鏡經一卷

案摩經一卷

治病經一卷

說陰陽經一卷

日月明鏡經一卷

崔文子肘後經一卷

陶朱變化術經一卷 陶朱公撰

彭祖記經一卷 彭祖等撰出

養性經一卷

定心經一卷

鬼谷先生變化類經一卷

師曠為西宮子授藥經一卷

九宮著龜序經一卷

導引圖一部一卷

河岳文一部九卷 河岳天等撰

芝草圖經一卷

芝草圖六卷

鄒陽子經一卷

江都王恩聖一部二卷

辯正論卷第八

第八十八

道德玄義三十三卷 孟智周撰

必然論一卷

榮隱論一卷

遂通論一卷

歸根論一卷

明法論一卷

自然因緣論一卷

五符論一卷

三門論一卷 右八論陸修靜撰

道士所上經目皆云依宋人陸修靜

所列檢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

圖等合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无

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乃有二

千四十卷其中多取漢書藝文志目

妄注八百八十四卷為道經論據如

此狀理有可惟何者指如韓子孟子

淮南之徒並言道事又復八老黃白

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

辟兵煞鬼之法及樂方呪厭並得為

道書者其連山歸藏周林太玄黃帝

金匱太公陰符陰陽書五姓宅圖七

十二雜書等亦得為道書乎素修靜

目中並無前色今輒集之彼將何據

辯正論卷第八 第十九

笑道論云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

道經也若有依據何以前後注列不

同乎且人之有惡恐人知之已若有

善慮人不見所以道士自書云不受

道戒者不得轉讀道經即如此狀道

有何醜慮人知乎若道士所注以諸

子為道書者民中諸子悲湏退入已

不索陶朱者即是范蠡也范蠡親事

越王勾踐君臣悲因於吳堂食果飲

尿亦以甚矣又復范蠡之子被戮於

齊父既有變化之術何以不能變化

免之案造立天地記稱老子託生幽

王皇后腹中即是幽王之子又身為

柱史復是幽王之目化胡經言老子

在漢為東方朔若審余者知幽王為

大戎所煞豈可不愛君父與神符令

君父不死耶又漢武窮兵疲弊中國

天下戶口至減太半老子何忍不與

其符令用辟兵以此驗之呪厭之方

何其謬歟何其謬歟玄都館經目錄

六道經記符圖論凡六千三百六十

三卷二千四十卷已有本見行其四千

三百二十三卷指陸修靜目錄既无

辯正論卷第八

第五

正本何謬之甚也然修靜為目已是大偽今玄都錄復是偽中之偽

唐代相承篇第十一

道家無金對密迹師子

釋老形服異

道家節日

鍾幡不同

器名不同

不合行域

依法朝拜

請立經目

玄都東華非觀

梁武捨道詔文

道家無金對密迹師子

案道家四見論凡有二十一條大義

一日序致二日列名三日釋名四日

辯色五日氣數六日里數七日重數

八日異名九日出體十日多少十一

異同十二廣釋十三增減十四龜細

十五三縛十六七惡十七乘劫十八

壽命十九事相二十五岳二十一問

答按明道家三十六天從初皇曾託

無上大羅僞序諸天及道神等所住

辯正論卷第八

第二十一張 既

宮殿樓閣金闕玉城寶樹璇技祥禽瑞鳥羅列其中唯有仙童玉女侍衛太

上本無金對之神不見密迹力士之像

案道家玄妙內篇大真科九天生神

章渾成岳無上真人傳五岳神仙岳

清虛傳左仙公傳玄都律瓊文帝

章登真隱決太平真料衆經讚誦

諸天內音太霄隱書元上真書等並

無金對力士之神案三天正法經

外國放品經玉緯經三道順行經

洞玄經洞神經洞真經靈書經玄

升經觀身大成經定志經度人經

寶玄經等具序太玄之都王光之州

金真之郡天寶之縣元明之鄉定志

之里金闕玉京及清虛宮極真宮紫

陽宮等並是道家尊神所坐之處但

有麒麟鳳凰白雀朱鸞鸞鶴靈鶴赤

鳥青雀等羅布苑囿之中散在宮臺

之內亦無金對之神及密迹力士之像

今道士改金對名天罡者案曹氏太

一式經云黃帝遭蚩尤喪亂之世有

神女明陰陽開闢之節以達從幾迴

行之度通六甲屈申之微探鬼神盈

縮之應以推天地窮精入微故設日

辯正論卷第八 第二十一張

月星辰四時五行六律七變八節九宮十二辰上以神將立号下以日辰

為名宿合之辰以為月神月建之氣

以為辰名天罡者八月之神月建在

酉言万物強固柯葉以定發實堅對

故曰天罡諸書並云天罡是月將名

也非道家神洞房內經有金對力士

神呪經有密迹力士三万億者悲是

浪語

按九流百氏之書羽虫三百六十風

為其上毛虫三百六十麟為其上甲

虫三百六十龍為其上春秋云麟鳳

五靈王者之嘉瑞未論師子不道辟

邪在此典墳无所不述自漢已還唯

傳西域曾有獻者以今驗昔即事可

知若言道家先來有者甚大河漢不

近人情彼三天神仙大道儀有金對

力士度人經有五色師子本相經有

七色師子本相經云天尊門內有師

子猛虎守門左右拒天力士威赫前

後者案漢魏及晉三都兩京江南淮

北諸道士觀唯以孤觀成經本元天

尊形像及金對神今日作者悲是修

辯正論卷第八

第二十三張 既

靜張賓等偽經所說然金對師子乃是護法善神自晉已前道士觀內亦未曾有乃至碑頌贊詠皆所不論史籍文典之所不載請問多識前古即世通儒考校正典自知虛實若依度人本相經等天尊須臾師子不坐蓮花釋老形眼異

如來有紅爪紺髮果胥花目万字千軻月面日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所著之衣金縷織成坐千葉蓮花之上有形可圖有相可彩

老子鼻有雙柱兩耳參漏頭尖口高厚脣踈齒脚踏二五之畫手把十字之文戴法天之冠曳像地之履髮白面皺顏老色褻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所以然者道本无形但是尤氣養生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謂得道古來通儒以氣為道無別道神若言有者古來書籍曾所不載今作道形依何取則如其有者昔所未傳道家節曰

案道家金錄玉錄黃錄等齊儀及同

卷八

卷二四

神自然等八齋之法唯有三九之節言功舉遷上言功章三會男女具序鄉居戶屬以請保護正月五日為上九節七月五日為中元節十月五日為下元節恰到此日道士奏章上言天曹冀得遷延延年益年七月十五日非道家節

道家鍾幡不同

依道家法尋常六時不合打鍾何者案道士所尚備在三大齋法如金錄黃錄等齊儀種種備設本不論鍾亦不鳴鼓但言安施既訖尊卑相次從外壇入至自天門先叩齒進入中壇三上香竟然後上啓玉京仙經步虛詞云長齊會玄都焉玉扣瓊鍾法鼓會群神靈唱靡不同此言眾仙集會於是設樂乃鳴鼓擊手磬瓊鍾只是玉磬歌唱以樂道君故諸天內音又云鳴樓都之鼓長手擊鍾言偕九成之樂朝宴玉京非如佛家六時打鍾集眾行道請捨齊儀取分皂白又依道法不合則一制懸幡案金錄黃錄大齋儀及玄都律諸天內音等種種羅列並

卷二四

卷二五

不道幡如步虛詞讚詠玉京但云煌煌耀景迢迢寶臺金刹金姿龍駕來鳴鳳應節靈風扇華紫烟成宮天樂相娛絕無幡事請依彼儀洞房內經有十絕靈幡連書九尺素書命魔置五方也隨方為色以白土書青繒上作東方神名以白粉作古字當方安書東方神名之以護命也若山居則書五色繒上作符文九天風氣玄丘真書但有兩脚都不雜色更无大幡其金錄等齊文不列鍾幡亦无制罰之儀

明真科云拔贖死竟常以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又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及以八節甲子庚申為明真齋春九日九夜夏三日夜秋七日七夜冬五日五夜四季之月十二日十二夜於中庭燃一長燈高九尺啓請天仙地仙真人飛仙日月九宮五帝五岳三河四瀆鬼神晝燃香夜燃燈道士於中庭燈下連燈行道遍礼十方靈寶天尊皆脫巾叩頭博頰或八或十一過或二百八十八

卷二五

卷二六

過若厄難用丹書真文五篇於中庭置
五案各置一方上安真文又用上金
五兩作五龍形以鎮五案又以五色紋
繒為信以鎮五帝之座又隨年以紫
紋為信受真文用金龍三枚投水府
靈山及住宅三處用金錢二萬四千
以資二十四氣六時懺謝中庚行事
並不懸幡打鍾科中不說其事

佛說太子瑞應經云佛初生時有五
百師子從雪山來侍列門側薩婆多
論云有石師子吼伏諸異道守護伽
藍出自西域今日獻者還從彼來以
今證昔事符目驗仁王經云幡長五
丈樂師經云四十九尺備皆五色雜
綵用以護國續命轉障消灾挂在龍
鉤懸於鳳剎假令道家有之教宗既
殊幡製亦異不應色彩無別量數共
同孟蘭盆經云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
獻盆供者能救七世父母之苦比見
諸州道士亦行斯法豈不濫哉
器名不同

僧祇等律云應法澡灌咽細腹護
淨便易生善長道最為要用是以為

佛所欽刺諸弟子並令畜之以見道
士亦將此器若樂習佛家之規亦須
受持僧用之鈴鈴既不肯用之其瓶
理亦宜廢案內法藏上坐受食先呪願
及唱等供施法並出十誦等律以見
道士亦皆呪願及唱等供道先充文
何所憑據檀者西域之音此地往翻
名之為施越者度也若能行檀當得
越度生死故云檀越其優婆塞者清
信女也比見道士亦呼俗人為檀越
優婆塞據何典籍以為此說請各依
經別立名字若以道士受斯佛法不
肯改者亦請改彼道字名為菩提若
以為是西音而不肯稱者其檀越優
婆塞之名亦不得嘆

不合行城

太子瑞應等經云二月八日者乃是
四天王捧太子馬足踰城出家因此
有行城之法為退太子馬跡表應聖
之情比見諸州縣道家亦行斯法行
城之時仍唱願我坐道場香花供養
道唯改佛字為別但道家既无此法
明知虛妄不實若言有者出何經語

即以此為准諸事多附佛儀
依法朝拜

四分律及諸經皆云白衣僧僧不敬
俗若依道家老子是師稱曰拜帝比
見道士不拜君王雖順道士之情交
違老子之誥苟貪進已弗悟乖宗但
欲達身寧期失旨若依奉師之法即
合道士稱目女官云妾元正冬至並皆
持笏曳履朝拜主上斯則更易道士
之澆風還敦老子之本教
請立經目

案古及今佛家立一切經目具辯翻
譯帝代并注疑偽別部恐惑亂黎民
故也今道家先無翻譯仍立記目或
依傍佛經或別頭假造而不記年月
不詳世代裝潢帶軸與真經一種詐
言空中自出或道各乘飛來感行於
世疑誤下愚近如大業末年五通觀
道士輔慧詳三年不言改涅脛經為
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出城門家內
見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為尚
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被戮耳
目同驗事發者既余不發者有之請

今大德名僧儒生道士對宰輔朝後
詳論內外經史判定是非立目為記
以息邪偽令慕道之侶得依宗旨學
永絕迷妄

太玄是都東華是宮

西見論六三東
之於次四民天

所謂東華南極西玄北真行仁者生東華
宮行禮者生南極宮行義者生西玄宮行
行者生北真宮言三界之內大劫之時有四
行者端為難民王母迎之於二四天下民
也釋名云都者觀也言華夏之地帝王
所居万邦歸漆虞華物麗謂之陸海
有所觀觀故云都也蔡文云京都皆
大也大謂之都小謂之邑天尊所治故
稱玄都釋名云天子所居曰都曰宮諸
侯所居曰第曰宅止客曰館集賢曰
觀如今鴻臚及弘文也是以張衡兩
京左思三都下言觀也今以都宮而
為觀者非其義也釋名云觀者於上
觀望也漢宮殿名長安有五十餘觀
今雅釋宮了無觀字若改都為觀便
是降尊就卑以觀代宮復是退大作
小且四民天宮非是天尊所坐之殿今
為道觀理不可也名既不正法亦是
邪何得以界觀之名廢仙宮之号
歸心有地篇第十二

辯正論卷第八 第三十張 既

梁武皇帝捨道勅文

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
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
十方菩薩僧伏見經文玄義理必須
詮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
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
門入無為之勝路據空察理淵玄微
妙就義立談因用致顯故如來漏盡
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
炸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
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衆生於苦海引
含識而趣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
之深際言垂四句論絕百非應述婆
婆亦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
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此土根
情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
林亦是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鵬樹間
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遇大聖法
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无虧弟
子經遲迷荒航事老子虛華相承淙
此邪法習因善發奔迷知反今捨舊
習歸源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
家廣弘經教化度衆生共取成佛入諸

辯正論卷第八 第三十張 既

地獄普濟群萌寧可在正法中長淪
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楚得生天涉大
乘心離一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
攝受蕭衍和南

勅旨神筆自書於重雲殿重閣上發
菩提心于時黑白二万人亦同發心
受持

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
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皆
是外道朕捨外道以事如來若有公
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
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為化
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
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偽就真捨
邪入正經教成實論說云若事外道
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
是無記不當善惡事佛心強老子心
少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
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邪
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善皆是邪
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陳邁

天監三年四月十一日功德局主

辯正論卷第八 第三十張 既

◇高麗大藏經◇

五九〇

尚書都功德主顧

尚書令何敬容

中書舍人任孝恭

御史中丞劉洽

詔告舍人周善

邵陵王啓

勅捨老子受菩薩戒文

目綸啓目開如來端嚴相好魏魏架

于有頂微妙色身的顯乎元際假

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波

若之利鑄取涅槃之實果汎生死之

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

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

五時四諦利益之方無盡並冰清日

威露豁雲除燭火翳光塵熱自靜可

謂入俗化於塵底出世成此真如使

稠林邪逞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

聲馨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樹始乎迦

維德音感於京洛恒星不現周鑒姬

微滿月圓安漢感育夢五法用傳萬

德方兆華洛潛故覽扇高風資此三

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

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哀臨

辯正論卷第八 第三三張 既

民舍光宇宙照清源表垂無尋緝以
按梨庭以本願力攝受羣生故能隨方
逗藥示權目顯崇一垂之旨廣十地
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京正識幽顯
靈機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拘起
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慨懷
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
覆護饒益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
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屋接
影破邪外道堅持政國伽藍精舍寶
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目昔未
達理源京承外道如欲須甘果而種
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
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
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
慈曲垂矜許謹啓

天監四年三月十七日侍中安前

將軍丹陽王邵陵王目蕭綸啓

勅能改迷入正可謂是有值勝因宜

加勇猛也

天監四年三月十八日中書舍

人目任孝恭宣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辯正論卷第八 第三四張 既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
國公足下法琳草衣野客木食山人尤
類曲針誠同腐芥不被知於當世分
緘口以終身既德愧內充譽慙外滿
匪唯孤負慧遠實亦帶累道要是以
畢志青溪歸心紫蓋覆船巖下永味
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
林藪更入譚塵久客秦川俄離楚塞
蒹葭八水暮墜三陽口腹之弊已淹
仲叔之情何寄卧靈臺而起悵遊白
杜而興墜南巢之惡倍增北風之悲
愈切居生坎壈稟命迭遭空詠七哀
徒吟九歎撫躬予影運也如何加以
病在膏肓風纏腰理累年將息未覺
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
七略難甚緣山万卷百家杳猶行海
前回傳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
今重修辯正頗為經書罕脩史藉靡
充雖罄短懷未知克就仰惟僕射公
運籌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之器
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
爽朗識度含弘既握靈龜之珠爰佩
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變理文昌

辯正論卷第八 第三五張 既

德鏡摺紳譽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
世号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
之訪寒灰更煖朽木翻榮昔王祭閔
書取資蔡氏相如達賦必賴揚侯意
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已采内外
文集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披覽
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所請
悚息何言

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
寧无前以傳子調言略呈小論既蒙
上達復荷褒揚哉在中心但知慙德
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破邪不
逢君子誰肯為珍比者海内諸州四
方道俗派通抄寫讚詠成音迴邪見
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之力
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切仰用莊嚴並
將迴向耳請公為弘護極越

辯正論卷第八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八

第三十六張

破邪論卷上

大唐濟法寺沙門擇

法琳

撰

襄陽法琳法師集序 虞秘書製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策能測至理凝
邈豈繩準所知寔乃常道無言有崖
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窟宜著乎
至於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
九流百氏之目三洞四檢之文苟可
以經緯聞其圖可以心力到其境者
英猷茂實代有人焉法琳法師者俗
姓陳潁川人晉司空群之後也自梁
及陳世傳纓冕爰祖及伯累葉儒宗
法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該衆典
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節淹通留連
清翰發摛微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
之量如愚若訥外間内明之巧固能
智周測海道亞弥天豈止標類山濤
神仲庾亮而已余其文情乃典而不
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並奏等五色
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群
迷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
調高實釋種之梁棟蓋人倫之羽儀

者矣加以縣乏扶危先人後已重風
光之拂照林檎愛山水之負帶煙霞
願力是融晦迹肥脰以隋開皇之末
隱於青溪山之鬼谷洞焉迴排巖崖
則蔽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
其間採五芝而偃仰遊八神而寢息
餌松木於溪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
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
年然其疊嶂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
所棲盤古賢之所遊踐莫不身至目
觀攀穴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
行於世太史令傳亦學業庸淺識慮
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將恐震
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
惑法師懲彼昆虫又撰破邪論一卷
雖知震衛同奏表異者九成輿驥並
馳見奇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
分流訂以凡測聖之疊責以俗拔真
之各引文證理非道則偏曲致深情
指周密莫不轍乱旗靡瓦解冰銷
入室有操矛之圖厥角無容頭之地
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
見日同迷蹤而得道法師著述之性

破邪論卷上

第三張